

凤山县志

施序

梁序

王序

王序

李序

凡例

輿图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施序

从来山川风土，何限于薄海内外！即荒陬殊域，素未入版图而一经圣天子恩波所沾被、化日所照临，优游岁年，生聚而教训焉；安在井里桑麻之不咸歌乐土、诗书礼乐之不渐拟中邦耶！

台湾地当海外，从古职方所不载。曩吾先襄壮公平海功成，疏诸朝，郡县其地；分为邑治三，而凤山其次也。邑以山得名，属郡治之南，周围疆界延袤可数百里，与台湾、诸罗二邑鼎踞各一方。计自隶天朝版籍以来，设官分治，三十余稔于兹矣。近者邑宰李君鸣琴斯土，政修事理，百废具兴。念邑乘犹阙，无以昭长吏职；爰请诸上官，集诸才士次第而编辑之。书既成，以地为先襄壮公开辟，而余提师继父任，走邮筒征序于余；盖追念所自也。

余按其輿图，观其規制，见夫祀有典、赋有额、军防有所以及宦迹人物之悉陈、民风物产之具列，参稽既详，纪载尤备。余用是抚今追昔，思夫昔之穷

陬绝徼，今皆比屋连庐，人烟丛簇矣；昔之蔓草荒榛，今皆青畦绿亩，稼穡盈宁矣；昔之蛟宫鲸窟、雕题黑齿所凭依，今皆家塾党庠，学士经生所讲诵矣。一方如此，他邑类然。可知盛朝车书一统，声教无远弗逮；实能使异方殊俗，渐化而与中华等。乃益追想吾先襄壮公伏钺专征，仰藉圣天子庙算威灵，得乘风破浪，为天家廓未入之版图。当年事业，幸至今犹赫赫人耳目间也。

夫开疆赖有人，保治尤赖有人。余不才，膺兹重寄，惴惴惟陨越是惧。所愿与封疆诸当事暨僚属各将吏，殚心经理，百计绸缪；思所以整饬汛防、抚安黎庶，俾新造邦土，永固苞桑于万年，庶可以答主恩、承先烈而无惭陨越也。因斯志告成，嘉李君纂辑心劳，且寓意相劝勉；遂不辞所请，涉笔而序诸简端。

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提督福建水师等处地方军务、统辖台澎水陆官兵事务、总兵官左都督，带余功一次、加三级，施世骠撰。

梁序

「凤山县志」成，邑宰李君抱是编而请于余曰：愿得一言以弁其端也！余语之曰：子知夫志之所系者重乎？「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大司徒掌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其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而太史轸轩所至，复采其声诗以备列国之风。举凡户口、阨塞、学校、选举、祭祀、秩官之大以及百工末技、昆虫草木之微，无不犁然毕载于天府。秦虽焚诸侯之史记，而图籍具在，故萧何入关得以收之。厥后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其间「天官」、「河渠」诸书，「地理」、「食货」诸志，莫不采择旧闻、考据图籍，以成一代之典；俾世之欲观形势、考风俗者览之，若指诸掌。其为事顾不重与？今台湾之入版图三十余年于兹矣。圣天子大无外之化，虽海外穷荒之岛自古不通中国者，皆臣妾而郡县之。设之官司、立之学校，卫以重兵、通以商旅；易雕题黑齿之乡，为文物声名之俗。幅员之所及、声教之所暨，洵历代之所未有。中朝士大夫之欲睹形势而考风俗者，不知几何矣！而纪载之书缺焉未备，迟之至今而始获睹其成，是何前人之安于陋而子之勤厥职也？李君曰：不然。夫事无一定之重轻也，相其时之缓急而重轻之；故前之人不嫌于有所俟，而后之人亦不得以自诿。方台地之始平也，划削数十年盘踞之残孽，人心未定、番汉杂处；莅兹土者，以拊循长养为急。又其学舍、仓库、廨宇之制，课农、度地、征收之法，纤悉毕集；以责效于一旦，固未暇遑笔墨之事也。今则不然。规制已定，纲举目张，踵成法而奉行之，自簿书期会之外，非有艰巨之事之待经营规度也；因得以其暇，考山川、询土俗。其父老之有识者愿献其刍菘，以广见闻；其子弟之秀良者皆怀铅握槊，愿少供

纂修之驱使。皆曰庶几勒成一书，上以备太史之采风、下以当凡莅兹土者旧令尹之告也。则是今日之事之重，诚无踰于此者；而犹得以前人之缓缓之乎？在昔「周礼」之作，成于永清大定之后；而迁、固之书，皆历数朝而始出焉。岂非修明礼乐，不可责之经纶草昧之时；而典章图籍之修，不可缓于风气大备之日与？余既乐其书之成，又嘉其不自矜共能以掩前人也，于是乎书。

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七月，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兼理学政按察使司副使加四级纪录六次，寿春梁文煊撰。

王序

志于内地郡县为重，而于海外郡县为尤重。何也？内地郡县建设既久，规模素定；风气相承，典章文物纵有散佚，犹时时杂见于他书。一经修举，秩然可考。海外则本我皇上圣神天纵，首辟洪荒，径始、善后多端，不纤悉搜罗、毕登于简，何以上佐职方着无外之模！后之君子有志修明，亦苦于今日之湮没而不彰者多矣。

余不敏，叨守是邦。计延袤二千余里间，沾王化几四十年；生齿日繁、货殖日广，学校兴而人文蔚起、兵防密而守御倍严，番黎之愚弱有恤、奸宄之流窜有防，山林川泽开治既多、丁粮杂课额不加溢。凡有事物，皆有可记；曷敢以载笔诿非我事？顾自前观察高公初纂「郡志」已数经考订而定，然只备其大纲；其条分缕解，尚俟三属县志成，相为辅翼，则在各尹之雅有同心也。岁丁酉，诸令周君先以志成告，台、凤因之亦踵事开馆。兹「凤山志」又成，李君来乞弁言。余为较阅，其卷有十、其目有六十五；其为词也简而该、其叙事也周而晰。佳哉志乘之手，擅史氏长矣！余与李君共事，知其勤敏精鍊之才、廉平公正之心，政教卓荦，素为上宪所奖荐；宜其书成，体裁谨严、义例周备，足垂一邑不刊之典。嗣是「台志」不久亦竣，可继「诸乘」并呈宪览，与「府志」长相表里。且征圣朝经制之详，治外无殊乎治内也，岂不洵称盛事哉？余既藉光弥甚，乃不辞固陋而为之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秋，知台湾府事，上党王珍雄樵氏撰。

王序

夫邑之有志，盖以验风俗、核贡赋、考文物、观政治者也；其所关亦甚巨矣。台湾远在重洋，雕题黑齿之族从来未奉教化。自康熙二十二年始隶职方，建为台郡；立属邑三：台湾县附郭，凤山居南，诸罗居北。各设有司以理之，选教职以训之，特命宪副以统之，再置总戎以镇之，几与内地之郡邑无异。而莅兹土者，以草昧初开、诸事尚简，故邑之志乘无闻焉。北平李君博雅多闻

、经纶素裕，当其宰南平也，抚字维勤、催科有术，士民亦输将恐后，新旧钱粮俱于岁内全完；仰邀两院给匾优奖，题请议叙，特旨加级。此其治绩之章章可考者。迨调补凤山以来，尤多善政。前抚军陈大中丞又经特疏荐举，不次之擢，当在指顾间矣。乃念我皇上轸恤荒服，蠲赈频施；各宪台仰体宸衷，时加教养。迩来海隅渐有起色，生齿日以繁、田土日辟、商贾日以集；民间子弟殫心诵习，而文风亦日以兴。不有以志之，后之采风问俗者凭何考证乎？于是退食之余，加意旁搜广辑。或得于耆旧之传闻、或得于耳目所听睹；至于诗歌记载有关于风教者，一言必录、片纸不遗。延集宿儒俊彦论定而纂订之，越五月而「凤邑志」成。己亥秋七月，李君持其书诣余索序。余受读终卷，举凡一邑之封域、规制、祀典、秩官、武备、赋役、人物、风土、艺文、杂纪，无不该载。由邑而综于郡、由郡而汇于省，将来修明「大一统志」，史氏必重有藉于是书也。李君非具良史才，奚能淹博而精详若此哉！夫既宪副梁公暨郡伯王公咸乐君之有功于书，克观厥成，各以如椽手笔弁其册首；余固陋不文，焉用序为？然幸而同事岩疆，躬逢其盛；爰赘数言，以纪其大概云。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秋七月，台湾府海防总捕同知加一级，虞山王礼谨序。

李序

方輿图志，古也。凤山自康熙二十二年开拓台疆，始得为邑；事多创始，百废未兴，志无由也。三十余年来，圣天子文教覃敷，民风丕变。户口日以繁、土田日以广，农耕于野、商贸于市，家弦户诵之风，盖彬彬乎盛矣。凤之事物殆非昔比也，于此弗志，后将何稽？「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广轮之数，凡山林、川泽、原隰、名物皆辨焉。又有职方氏之图，若人民也、财用也、九穀六畜也，纤悉毕记；曰山镇、曰薮泽、曰川、曰浸、曰区产、曰民生，细大不遗。志曷可少哉？

夫天下者，郡之积也；郡者，邑之综也。天下所志视诸郡，郡国所志视诸邑；邑之所志，宜详而不宜略也审矣。况凤山初入版图，前未有志；志之更不可不详。城郭津梁之创置、山川疆域之险易、丁粮之增减、水利之废兴、学校祠坛选举之宜详、阨要兵制之损益以及风声时尚忠孝节烈，罔有或阙。下至一名一物，苟有可观，皆有可取；苟有可取，皆有可志。矧邑自淡水而南，文身黑齿之所聚族也，其庐舍、其服饰、其器用，饮食居处，与汉人迥不相侔；志之又安可以或略？余自五十六年春调宰斯邑，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参之「郡志」不无异同。因详请各上宪开局纂辑，延明经陈君文达、凤山学生李君钦文、诸罗学生陈君慧，相与参互而考订之，凡五阅月而脱稿。分为十卷，列其目六十有五；事必周详，言必有据。目前考证，瞭如眉睫；而后之采风问俗，庶

可按策而稽，饰华增美，以上佐圣天子文明之治焉。是为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夏六月，知凤山县事加一级，李丕煜撰。

凡例

一、凡郡邑志书，类皆博稽典籍、咨询故老，以是着之史册，足以正人心而维风俗；垂之奕祀，足以藉旧章而镜得失：良非苟焉已也。凤邑地属开辟，征信无资；虽有府志，略而不详。自愧才非良史，焉足以证今而传后！惟撮其大要者辑而成之，以俟后之采风问俗广厥见闻焉，斯已耳。志为卷有十、为目六十有五；序次于篇首。

一、邑治之地，较台湾为广，而视诸罗则惟十得其三。迭耸峰峦，鲜千里之绵亘；纡回溪涧，乏百出之分流：「郡志」「山川」几尽之矣。今止按其次第、溯其源委，绘之于图；毋使参差遗陋，俾观者了然目睫间焉。

一、「祀典」，为经国大谟；今天下车书统一，九州岛之内奉为宪章，罔有或殊。邑治为新造之邦，苟有缺略，无以昭圣天子崇文之治；故特编为一卷，志之必详，使荒徼人士咸仰而遵行之。

一、名宦、乡贤，所以崇德报功，亦以示奖劝至意。邑治新辟未久，后之官斯土者，保无有循良着绩跻于前代者乎？贤士大夫，保无有立德、立功足称不朽者乎？故附其目于「祀典」之后，宁详毋阙；亦以昭盛世从祀之典也。

一、人物，实有关于盛治。其间以科名显者，固足为楨干之资；至于忠臣、孝子、烈女、贞妇，无非闲气之所鍾，而为国家之瑞。故并志之，以俟表彰。

一、邑治居民丛处，鸡犬之声相闻；然皆四方杂萃，非如内地之聚族而居者也。风声气习，难以一辙。至于番俗，不特与汉人异，即各社亦多有不同者。悉详载之，以备参考。

一、有田有赋，普天无异。台湾正供悉皆本色，邑治亦然。自开辟以来至康熙四十三年止，旧额、新垦详诸「郡志」；故依「郡志」所载录之；其民丁之有增者补之。附之以「存留经费」，亦足以见「生食为用」之道也。

一、海外土产，飞潜动植之类，「郡志」载而略；以彼时草创，地未尽辟，无由多详也。数十年来，圣天子德教远施，土广物丰，故「诸罗志」搜括靡遗。然地分南北，物产亦有不尽同者。姑就「郡志」、「诸志」之中而损益之，岂曰将以求异乎？增其所有、删其所无，不至眩人耳目斯已尔。

一、灾祥、古迹、寺庙、坟墓，各志俱载，四海攸同也；怪异之事，不登焉。邑治属在海外，间有一二，或得之传说、或得之亲见、或采诸「郡志」之中，集为「杂记」，附诸「外志」之末，以广见闻。

一、「艺文」，最宜慎选。邑治新拓，搜辑无自。就「郡志」中择其事之有关于化理、文之有系于风教；而又采其新篇，略加次第而登载之。外此，概不录焉。虽不敢谓摘藻撷华，亦庶几不失立言之体云。

輿图

卷之一

封域志

星野建置疆界形胜山川海道（附）

先王立国，画地分疆，罔有或紊；定其高下、辨其燥湿，合人情、宜土俗，抑何其周且至也！台湾僻处荒裔，万顷汪洋；其土肥、其地广、沃野千里、不是过矣。而凤山实隶于南焉，山则拱秀于东、水则环流于西；分野于兹而定、创建由兹而起，纲举目张，实有赖于是。是乌可以弗详耶？志封域。

星野

建置

疆界

形胜

山川

海道（附）

星野

宇宙茫茫，星野于何而知。盖星以辨野、野以载星，俯仰之间，亦有故而可求者。台郡星野从闽，凤山于台郡为属邑，则星野亦宜从闽审矣。按闽，「禹贡」扬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牛女于辰为丑，银海之属、星纪之次。银海，元武象也；星纪，吴越分也。刘向曰：『吴越，属斗牛女分』。晋、隋、元志：『吴越，其辰在丑』。伊古以来，未有非之者。而说者曰：『吕宋居巽已入翼十度，日本在寅艮入轸八度；台海背接吕宋、右连日本，其值翼九度无疑』。夫台之去吕宋也，水道七十更有奇；其去日本也，水道亦七十更有奇。二岛不在九州岛之内，荒远难稽，星野实不足拘。若由台开棹中流，至澎四更焉止耳；由澎至厦，七更焉止耳。澎旧隶同安，星野其能别异乎？澎不能别异，而谓台星野其能别异乎？且自省会达鸡笼水道亦祇七更，浮屿如关童，白畎以及旗干等处，似蛛丝马迹、脉络昭然可寻；是凤山星野当依「郡乘」从闽省牛女，确乎某不可易也。倘谓凤山星野入翼九度、诸罗星野入翼八度，则同郡之地至差一度，而吕宋水道去台六、七千里而遥者反谓其入翼十度；舍耳目之

近而持渺茫无据之论，未敢以为信也。

建置

台湾地极东南，孤悬海外，原无所谓凤山县也。前此，莫可稽矣。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舟遇风经此。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干沿海作乱，都督俞大猷追杀之，逃居打鼓山。斯时荆棘盈郊、居民鲜少，鹿豕猿獐之属出没靡定，雕题黑齿之辈踪迹莫稽；既非族类，安能久留，遂遁去。

天启元年，东洋甲螺（番设以管汉人，即所谓头目也）颜思齐引倭踞之，郑芝龙附焉。崇祯间，荷兰舟遭飓风借居于倭，筑土城一（安平镇城是也）、赤嵌城一（在台湾县，今贮火药军器）。时荷兰甲螺郭怀一谋逐荷兰，事觉被戮，其党悉受诛。

怀一既死，何斌立焉。国朝顺治十八年辛丑，郑成功江南败归；适斌逃厦，谋成功以袭台。舟至鹿耳门水涨，扬航而入（鹿耳门，入台必经之港也。港道窄，仅容一舟；两傍皆沙线，舟犯之立碎。是时水涨丈余，故得入焉）。荷兰力战不利，遂归故国。成功居于土城，改名安平镇城。设一府、二县；曰万年县者，即今凤山界也。后复改二县为二州而裁其府，设安抚司；州官以管汉人，安抚以管番民。分淡水溪为界，溪以北汉人居之、溪以南土番处焉。成功死，子经嗣，制皆由旧。辛酉经死，子克塽立。福建总督姚启圣纵反间计，阴结伪行人司傅为霖内应；事垂成而泄，诛为霖而尽僇其与谋者。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上命施琅为水师提督、挂靖海将军印，统大师进剿。由铜山直抵澎湖虎井澳，伪将刘国轩率舟师拒之。师败，克澎湖；事在六月二十二日也。按六月多飓风，非行兵之时；虎井多老古石，非泊舟之处。当我舟之次虎井也，国轩抵掌而笑曰：『焉用战为』！詎知风反为恬，险反为平。克塽见天意有归，人心离叛，纳款归诚。

八月，我师入台时，鹿耳门水亦骤涨，岂非天涌安流而迎我王师哉！琅因具疏，请留台湾为四省之藩篱。设县治于兴隆庄，取其名曰凤山；盖因其地而称也。声威远暨、德教覃敷，扩海宇而壮山河，振古未有若斯之盛哉！

疆界

「郡志」载：县治在台湾府南一百二十五里。东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山港二十五里，东西广五十里；南至沙马矾头三百七十里、北至台湾县文贤里二赞行溪一百二十五里，南北延袤四百九十五里。当其时，以新造之域，事多创始，未及周详；东西朔南之区仅得之传闻，约略计之，非确有所征而实有所据也。

康熙五十三年，上命大人涉波涛、历险阻，亲按疆域，勘丈里数，而远近确然画一，较之「郡志」大相径庭；登版图于天府，疆域庶乎其不差矣。县治

东南抵高冈，西北临大海；东、北界诸罗县，北界台湾县，南至沙马矾山：隶台湾府（南八十里）。东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仔巷一十里，东西广三十五里；南至沙马矾头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赞行溪六十五里，南北延袤二百七十五里。

形胜

邑治旗、鼓两峰，实天生之挺翠；龟、蛇二岫，壮文庙之巨观。十里荷香，莲潭开天然之泮水；七鲲渔火，海岛列图画之藩篱。半屏以嵯峨得名，凤山以形似志异。胜概殊观，莫过于此。至若傀儡高峰，近接天际；琉球孤屿，远映海中。山曰沙马矾，挺一方之特秀；城曰安平镇，冠三邑而称奇。岂非海外之雄图，亘万古而不渝者哉？

六景：凤岫春雨、泮水荷香、冈山树色、娜娇潮声、安平晚渡、鲲身晓霞。

山川

邑治之山，自大冈山迤■（迤里）而南二百有余里。其近而附于邑治者，如列嶂、如画屏，曰半屏山（莲池潭直通于山下）。浓遮密荫，近接于半屏山之南者，为龟山（山多乔木。下有观音亭，上有天妃宫；别见「寺庙」部）：是邑治之左肩也。秀茂屹立，而特峙于大海之滨者，曰打鼓山（俗呼为打狗山，原有番居焉。至林道干屯兵此山，欲遁去，杀土番取膏血以造舟；番逃，而徙居于今之阿猴社）；水师之营垒在焉。从打鼓山蜿蜒而下，势若长蛇，为蛇山：是邑治之右肩也。隔海参差、远近浮沉而列于打鼓山之左右者，西有石佛（大石屹立于海中，形似佛，故名。舟经此，鸣金鼓以献纸）；石佛之北有石塼、石佛之南有凉伞礁（皆石生海中，而以形名者），皆所以冯翼乎兹山者也。有横列于东南形似飞凤，曰凤山（旁有二小石如翅，故名）。又有数小峰圆净丰满，错落于凤山之东北者，曰凤弹（形似卵，俗呼为凤卵；文庙视此为案山）。其在西南而与凤山相附者，曰凤鼻（有小仑形似鼻，故名）：悉皆环拱于邑治之前，而为邑之对山也。其在打鼓山之西南，曰旗后山（山不甚高，临于海边）；为渔人采捕之区也。有如丘、如陵浮于平原旷野之中，为漯底山（其顶宽平，上有小窍出水；别详「古迹」部）。台之山皆在东，而此则独位乎西，率皆近而为邑右之外辅也。穿田过港，逶迤六十余里，北趋而列于汪洋万顷之际，为七鲲身（土阜结成，如鲲鱼鼓浪；虽波涛冲涌，不至崩溃）；则又远而外辅于邑治之西北，而为全台之拱卫也。由凤山过淡水溪，坡峨平衍，时有火出其上者，曰赤山（详见「古迹」）；巡司之衙署在焉。由此而南，悉属番社之所集也。其自凤弹而联于东北之方者，亦曰赤山；以其土赤色而名也。起伏盘曲，屹然中立，而众小峰拱持于侧，若菩萨之端坐，曰观音山

。七峰磊落，圆密如星，而联于观音山之北者，曰七星山。两山相联，有泥水滚出，而大滚水（山无甚高。「府志」注：此山甚高，非也）、小滚水以名（离大滚水山十里许，地势相接）。玉笋瑶簪、孤峰秀出，曰尖山。俯而视之，则有巨石圆秀，其形若冠（人呼为纱帽石）附于山上者，为小冈山。有丛林阴翳，平豁而宽广者，曰大冈山（与小冈山相联，无甚高。内地来台，舟过澎湖东吉，即见此山）：是为邑治之分支，而与台湾之猴洞诸山、诸罗之南马仙山相界者也。东而趋入大山，雾瘴烟霭、冲霄而起，耸出于郡山之巔者，曰傀儡山（山高，常带雾。内地舟至澎湖，天时晴霁即见。内多野番，性极■〈舛上马下〉悍；常杀人取其头，去肉存骨，饰以金而悬于门首）；昔皆负固，而今渐次来归者也。罗列震方，峰峦不可胜纪。重迭复袖，类皆人迹不到、野番出没之处，而总以傀儡山概之。由东而趋于南，崎岖屈曲，险而峻绝者，为蜈蚣岭（过岭，尽为山后之山）。绵亘于蜈蚣岭之左，蹲踞峻嶒，飘渺于烟霞之外者，为娜娇山（山高而险，下有番社）。又南，而龍巖磅礴，直抵于波涛之中者，则为沙马矾头山（吕宋往来之船，以此山为指南。相传常有仙人降游，详「古迹」）。邑治之山，至此而尽。其在西南大海中，突起一峰，郁乎苍翠，为小琉球（山下多巉岩巨石，大舟难以湾泊。近有驾小舟到此，斫取薪木）：是又邑治之外辅，若远而若近者也。自沙马矾回转而东，则有两峰并峙，高出于天际之表者，曰网卒山，老佛山。自两山络绎于北，若连若断、或高或低，累累而不绝者，又有朝华离山、大柴高山、霄马干山、大乌万山，率皆背立于傀儡山之后，而俯临于大海之中者也。又北，而为卑南觅山（有社曰卑南觅社）；则与诸罗之崇爻山相界。邑治山后之山，至此而止焉。

台湾大海在西，而水源则出自东，无以异也。邑治背西北而面东南，其视海，则在西北、西南之区；而水源之所从出，则在乎东北、东南之地。其间有自大山发源而流入于海者，谓之溪；有从海流入而与溪会、或海■〈汙义〉无源随所至而止者，均谓之港；有承杂流之水，源浅而流不长者，则坑以名。邑自府治抵海，溪港之类亦不多见。其港之在西北者，曰万丹港（海■〈汙义〉），冬天港口沙流塞断；春夏雨水冲开，纔有港道。有汛，详「防汛」）。发源于东北之山者，曰浊水溪（自大滚水山流出，水皆浊，故溪流亦浊）；合小冈山南之水，受鲫仔潭流，会弥陀港（港口甚阔，水不甚深）入于海。弥陀港之北，为竹仔港（海■〈汙义〉）港口窄狭，船不得通。竹仔港之北，经台湾之蛻港（海■〈汙义〉）港口宽大。其防汛系台邑所辖）而发源于大冈山之北，曰冈山溪；过依仁里，为二赞行溪（春冬驾竹桥，夏秋有渡；详「桥梁」，「津渡」）；经长治里至永宁里，合喜树仔港（海■〈汙义〉）有桥，详「桥梁」；有汛，详「防汛」）之水入于海。邑治西北之水，尽于此。外此，则为七鯤

身，与安平镇大港（有汛，详「汛防」）相联；汪洋大海，一望无际矣。其港之在西南者，曰打鼓仔港（海■〈汙义〉港北为打鼓汛、港南为岐后汛；详「汛防」）。分一条而南入，为前镇港（小船到此。有汛，详「汛防」）；又入，而为凤山港（有桥，详「桥梁」。港小，船不得到）。至凤山庄止，分一条而北入，为硫磺港（竹筏）；港北，则为兴隆庄。有发源于东北之大山，过大泽机、搭楼二社，受巴六溪之水，曰淡水溪（有渡，详「津渡」）；西出而为西溪（有汛，详「汛防」），合冷水坑（水源自赤山仔受众小流。坑甚窄狭）之水入于海。淡水溪之南，为力力溪（春冬水浅，行人可渡；夏秋水深，设竹筏济人），发源于东南之大山，会东港（海水流入而与溪会。有汛，详「汛防」）入于海。力力溪之南，发源于大山，经放索社为放索溪（春冬水浅，可渡；夏秋水涨，设竹筏以济人）；会关帝港、茄藤港（有汛，详「汛防」），西出为鳌兴港（海水流入而与溪会）入于海。邑治西南之水，尽于此。过此，则历大昆鹿、加六堂诸社而为沙马矾头，浩乎其靡有涯焉。

海道（附）

汪洋浩瀚，何从而计其路程；然南北往来，亦各有可考者。邑治由七鯤身南至打鼓仔港，水程三更；打鼓港至沙马矾头，水程四更；则以北风为顺。西北至厦门，水程一十一更；以东南风为顺。由沙马矾头南至吕宋，水程六十四更；以北风为顺（往吕宋之船，自沙马矾头发，两日夜即见吕宋山。沿山而行，四、五日夜始至）。由七鯤身西北至日本，水程七十余更；以东南风为顺。北至福州闽安镇港口，水程一十五更；以南风为顺（凡往内地之船，俱经澎湖。往福州之船，风顺则向北直去，不用到澎湖焉）。

卷之二

规制志

城池衙署公馆学宫义学社学文庙田学田义学田仓廩

社仓坊里街市桥梁津渡水利邮传阨塞养济院义冢

画土分疆，而后其制不可不详也。邑初开疆，规自今始，而制必衷诸先王。城郭有设欤？学宫有建欤？州党乡闾有学欤？何者为听政之所？何者为防患之密？市里、津梁必修，水旱、丰凶必备；下而至于无告之穷民，皆得所养焉。岂曰将以饰大观、夸盛事乎！盖规既定而制必周，用以彰圣天子无外之模，而着道一风同之化焉。志规制。

城池

衙署

公馆

学宫
义学
社学
文庙田
学田
义学田
仓廩
社仓
坊里
街市
桥梁
津渡
水利
邮传
阨塞
养济院
义冢
城池

县治在兴隆庄，城未筑。

按康熙二十二年间开辟台疆，就兴隆庄而卜县治。创制方始，百废未兴。兼以汪洋遥隔，砖石之属无所取焉，工料又数倍于内地；苟非糜金数万，难观厥成。宰斯土者薄俸无力，乌能计及。今圣天子深仁厚泽，无远弗届；三十余年海波不扬，民歌乐土。无事之日，高枕可以无虞；苟或草寇窃发，高垒何在？深沟何在？其不为刘却之剽掠者，吾未之见也（却，诸罗人也。四十二年作乱，毁营汛、散官兵，劫掠市中财货）。「诸罗志」曰：『有不藉壁垒而坚者，薊竹是也。其附根节密，其枝横生、其薊坚利，若环植而外布渠答（铁蒺藜也），坚筑敌楼于东西南北之冲，即矢石炮火可左右下，敌不得近；虽云梯百丈，无所用之。此固一时权宜之计，然亦不患守御之无备矣』。果如其法而植之，三、四年间参天丛茂，藉以为壁垒焉，则亦庶乎其可矣！

衙署

凤山县署：在兴隆庄。四十三年奉文归治，知县宋永清建。年久倾圮。五十七年，知县李丕煜重修大堂以听治、川堂以退食，后堂为住宅；东西庙房斋阁，各有次第。大门、仪门，规制整肃。仪门之内，则书吏宿焉；大门之内，则舆隶居之。诸费悉捐己俸，不与民间。

典史署：在兴隆庄县治之西。康熙二十二年建，历任官重修。

淡水巡检司署：原在下淡水东港；水土毒恶，历任皆卒于官，甚至合家无一生还。康熙五十一年，巡检赵元凯移建下淡水赤山之巔。秩满，转迁。淡水司之升始此。今仍之。

儒学署：未建。

朝廷设儒学一官，资以教育士子、作养人才。虽云苜蓿寒毡，而实有名教之任。知县治民、教谕课士，不可偏废。矧凤邑属在海外，更宜化导振兴，使之渐仁摩义；处则为有用之材、出则为庙堂之用。学署岂可缺乎哉？当俟庀材鳩工而为之建也。

参将署：在兴隆庄县治之右。康熙二十三年建，历任官重修。

守备署：在兴隆庄参将署之前。康熙二十三年建，历任官重修。

公馆

公馆之设，为造谒上司居停地，毋致扰累民居者也。而县官之公馆，不宁惟是。县治离府八十余里，业户居郡城者十之七、八焉；正供概系本色，开征之后，就府治催此，民之输将更便、官之催科不烦。而水师之粮米亦多取给于凤山，稍有疏略，不无侵渔之患。故县官不惮跋涉，而仆仆来往者，势不得不尔也。

凤山县公馆：在府治东安坊。康熙二十三年建，历任知县捐俸重修。

典史公馆：在土墘埕保。康熙二十三年建，历任捕厅捐俸重修。

儒学公馆：原在西定坊，历任教官居焉。四十六年倾圮，仅存空地；司铎者赁屋而居。五十四年，教谕郭涛详请变价，得白金五十五两；捐俸凑置房屋一座，在东安坊，用银七十五两。外修理费白金口十余两，悉系诸生协力而成。前后余地宽敞。五十八年，教谕富鹏业捐建土地祠于署右，建茅亭小屋于署后，为讲学之地，蒔花木以供清玩。

参将公馆：在府治镇北坊。康熙二十二年置，历任官重修。

学宫

学宫之建，有由来矣。始于隋、继于唐，而盛于宋。此合九州岛而言也。凤山之学，则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知县杨芳声建焉，在兴隆庄。前有莲池潭，为天然泮池；潭水澄清，荷香数里。凤山对峙，案如列榜。打鼓（山名）半屏（山名）插于左右，龟山、蛇山旋绕拥护，真人文胜地，形家以为甲于四学。年久飘摇，仅存数椽以栖先师之神，而风雨不蔽。遇春秋丁祭，张篷行礼，祭毕撤去。四十三年，知县宋永清捐俸重建，高大前制。大成殿在前、启圣祠在后，两庑、棂星门毕备。奈海外飓风时作，栋宇虫蛀，几于倾圮。五十八年，知县李丕煜复起而重新之。庙貌岿然，规制悉周；壮丽巨观，莫有过于此

者矣（详载「艺文」「重修文庙记」）。

康熙二十四年，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直省各府州县文庙。二十五年，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四贤赞」，颁行直省各府州县，勒石学宫。二十六年，驻防镇江将军董某疏称：『臣见京口官兵径过文庙，多有不下马者；乞通行禁飭』。于是诏于学宫照墙东西，各立下马牌，天下群知有文庙之尊矣。

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

益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传，而圣人代宣其蕴。有行道之圣，得位以绥猷；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此正学所以昌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绪、仰溯前徽，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炳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尧、舜、文、武之后，不有孔子，则学术纷淆、仁义湮塞，斯道之失传也久矣。后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为治国平天下之准，其奚所取衷焉！然则孔子之为万古一人也，审矣。朕巡省东国，谒祀阙里，景仰滋深。敬摛笔而为之赞曰：

清浊有气，刚柔有质；圣人参之，人极以立。行着习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极，惟后绥猷。作君、作师，垂统万古；曰惟尧、舜，禹，汤、文、武。五百余岁，至圣挺生；金声玉振，集厥大成。序「书」、删「诗」，定「礼」、正「乐」；既穷象系，亦严笔削。上绍往圣，下示来型；道不终晦，秩然大经。百家纷纭，殊途异趣；日月无踰，羹墙可晤。孔子之道，惟中与庸；此心此理，千圣所同。孔子之德，仁义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几夙夜，勩哉令图；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载历庭除，式观礼器；摛毫仰赞，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圣为归；百世而下，以圣为师。非师夫子，惟师于道；统天垂世，惟道为宝。泰山岩岩，东海泱泱；墙高万仞，夫子之堂。孰窥其藩？孰窥其径？道不远人，克念作圣。

四贤赞

颜子

圣道早闻，天资独粹；约礼博文，不迁不贰。一善服膺，万德来萃；能化而齐，其乐一致。礼乐四代，治法兼备；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

洙、泗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明德新民，止善为期；格致诚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修统绪，修明训辞。

子思子

于穆天命，道之大原；静养动察，庸德庸言。以育万物，以赞乾坤；九经

三重，大法是存。笃恭慎独，成德之门；卷之藏密，扩之无垠。

孟子

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

生员额数（附）

取士之制，明以前，额数无可稽矣。明初设廩膳，府学定为四十人、县学定为二十人。后复添设增广附学。明季间，大约科、岁每学各取进一百零名。国朝顺治四年，定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十二名；先科考，后岁考。十五年岁考，复定府学二十名、大县学十五名、中县学十二名、小县学四五名。十八年，科、岁考并为一次。康熙九年，复定府学二十名、大县学十五名、中县学十二名、小县学七八名。十二年，仍行科、岁两试；先岁考，后科考。十八年，又改定科、岁各取进四名。至二十年科考，再定科、岁各十五名；其大小学额数，依康熙九年例，遂为定制。其廩额：府学廩膳已成材生员四十名，增广未成材同；大县学、中县学廩膳二十名，增广同；小县学廩膳十六名，增广十二名。康熙二十三年，置凤山县。二十五年，题定照内地中县学之例，岁、科两考各取进文生员十二名；廩生减内地之半定为十名，增广同。重津远隔，学使难以亲临；照陕西延安、广东琼州之例，以台厦道兼理学政。各项册务，附福建学臣解部。

武生：国朝顺治初年，武童考试依文童例，三年一岁考，取进无定额。武生于岁考录科，无科考。九年，令直省督、抚、提、镇于本省就近副、参、游内，委谙练骑射者一员，会同学道取进武童。康熙十年，题定武童进学额数，上、中、下县悉依文童取进之例。十四年，题准学道考试武童，不必会同地方武职官。凤山县学，自康熙二十六年，始每岁考定，照中县学之例，取进十二名；亦归台厦道考试。

顺治九年，命礼部刊刻「卧碑文」于学宫之左，晓示生员：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廩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已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员不可求官长、结交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康熙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行天下学宫，训饬士子：

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临驭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朴槭作人之意。乃比来士习未端，儒教罕着。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亦由尔诸生积锢已久，猝难改易之故也。兹特亲制训言，再加警饬，尔诸生其敬听之！

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源委有叙。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讲究！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勿杂荒经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子衿挑达，自昔所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语流言，胁制官长；或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泼奸猾，欺孤凌弱，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纵幸脱褫朴、滥窃章缝；返之于衷，能无愧乎？况乎乡会科名，乃抡才大典，关系尤巨；士子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顾乃标榜虚名，暗通声气；夤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进取；嚣凌腾沸，网利营私；种种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贵以正。若兹厥初拜献，便已作奸犯科；则异时败检踰闲，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家宣猷树绩，膺后先疏附之选哉？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惓惓。兹训言颁至，尔等务共体朕心，恪遵明训。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国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荣，即尔祖父亦增光宠矣！逢时得志，宁俟他求哉？若仍视为具文，玩愒勿做，毁方跃冶，暴弃自甘，王章具在，朕不能为尔等宽矣。自兹以往，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者，并宣传集诸生，多方董劝，以副朕怀；否则，职业弗修，咎亦难追，勿谓朕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听之哉！

社学生：顺治九年，准乡社学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免其差徭。提学按临，造册申报查考。康熙二十五年，裁去。

赞礼生：康熙二十五年，令府、州、县学慎选在学肄业、文行兼优、声音宏亮者补充。赞礼生，大学六名、小学四名。考试时准为优等，不许滥充；仍行报部。

乐舞生：康熙二十六年，令郡、县选乐舞生，以青年无过、俊秀子弟补充，习乐、习舞。每学八十六名。大令乐以祀先圣，免其差徭。督学按临之日，造册申报，准其应试。

奉祀生：康熙二十五年，令圣贤嫡裔有充奉祀生者，仍给衣顶，开名数报部。

国朝顺治二年，诏各省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举行乡饮酒礼。设宾、僎、介、主，读律令，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其动费，于存留钱粮内支办；永为定例。

九年，颁行「六谕」，令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每月朔望宣诵。

- 一、孝顺父母。
- 一、尊敬长上。
- 一、和睦乡里。
- 一、教训子孙。
- 一、各安生理。
- 一、莫作非为。

康熙九年，颁「上谕」十六条。十八年，颁乡约全书，每月朔望，有司偕绅衿齐集明伦堂及军民人等俱听宣讲。

-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 一、笃宗族，以昭雍睦。
- 一、和乡党，以息争讼。
- 一、重农桑，以足衣食。
- 一、尚节俭，以惜财用。
- 一、隆学校，以端士习。
- 一、黜异端，以崇正学。
- 一、讲法律，以儆愚顽。
- 一、明礼让，以厚风俗。
- 一、务本业，以定民志。
- 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 一、息诬讼，以全良善。

一、戒窝逃，以免株连。

一、完钱粮，以省催科。

一、联保甲，以弭盗贼。

一、解讎忿，以重身命。

是年，恩诏：给赏耆民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

二十七年，恩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

四十二年三月，奉恩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至百岁者，题明给与建坊银两。

五十二年三月，恩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至百岁者，题明给与建坊银两。

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恭遇皇上六旬万寿，各省耆老亲诣阙廷叩祝。皇上召至畅春苑宫门外，赐宴。奉上谕云：『「书」称「文王善养老者」。孟子云：「七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做官之贤否，移风易俗之效验；所以不暇讲究孝弟之本心。今日之会，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稍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之重，此誠移风易俗之本、礼乐辞让之根，非浅鲜也。昨日甘霖大沛，四野沾足，朕心大悦。尔等毋误农时，速回本地。特谕』。

义学

在兴隆庄文庙之左。康熙四十九年，知县宋永清建。

社学

在土壑埕保。康熙二十八年，知府蒋毓英置。

文庙田

在硫磺水土番园。载中则园九十里六分零。康熙四十八年，知县宋永清置。

按文庙之田年所收之粟，除纳正供外，拨二十石为看守文庙殿夫之劳。掌其事者，首贡廩生也。正供及所费之外，估其价值，上下手相承，以为修理文庙、义学之用。宋之用心，可谓周且至矣。数年前，庙墙！，尚有修葺之役；比年来，听其倾坏而不顾，致费有司之经营。所当更为设法，俾毋侵渔之患，则善矣。

学田

一、在赤山庄。下则园十甲。岁输正供粟二十四石满，其余为师生灯火之资。康熙二十六年，教谕黄赐英置。

一、在嘉祥里。下则园二十甲。岁输正供四十八石满，其余为师生灯火之资。

义学田

在兴隆庄。下则园四甲三分。岁输正供十石零三斗二升满，其余为义师束脯之资。康熙四十八年，知县宋永清置。

仓廩

一、在兴隆庄。计十二间（内兴隆庄七间，系伪时建；嗣后管事自修。观音山庄二间、赤山庄二间、半屏山庄一间，系四十五年各庄管事自建自修）。

一、在嘉祥里。一间（系管事自建自修）。

一、在观音山庄一间（系管事自建自修）。

一、在安平镇城内。计十间（系伪时屋。历年各业户管事同修）。

一、在土壑埕保。计六间（康熙三十一年，知县闵逵置。历年业户管事同修）。

一、在府治东安坊公馆西。计三十间（系伪时建，名万年仓。历年业户管事同修）。

一、在府治东安坊公馆南新营尾。计一十一间（系各业户管事同建同修）。

一、在府治东安坊公馆北。计五间（系各业户管事同建同修）。

社仓

按社仓之设，系康熙四十八年福建巡抚张伯行令各县设立。捐粟则官与绅衿共之，看守则仓长与乡耆同之。出入听民间自便，官不得过而问，令各学教官查核其实数焉。

一、在兴隆庄。一间。

一、在下中洲。一间。

一、在内土库。一间。

一、在半路竹。一间。

一、在半屏山过甲。一间。

一、在下陂头。一间。

一、在港东里嵌顶。一间（俱系康熙四十八年知县朱永清捐建）。

坊里（原辖七里、二保、六庄、一镇、十二社。今兆民日众、人居日广，复设港东、港西二里；合九里焉）

县属辖九里、二保、六庄、一镇、十二社。里、保、庄、镇皆汉人所居

，社则土番处焉。

里：仁寿里、维新里、长治里（俱在县治之北）、嘉祥里（在县治之东北）、依仁里（在县治之北，与台湾县交界）、新昌里（在县治之西北）、永宁里（在县治之西北，通七鯤身）、港东里、港西里（俱在县治之西南）。

保：喜树仔保、土墘埕保（俱在县治之西北）。

庄：兴隆庄、大竹桥庄、小竹桥庄（俱在县治之南）。

镇：安平镇（原统称台湾。及郑氏居此，名曰安平镇。考泉州南关外六十里有埠头曰安平，为郑氏聚族；而斯地亦以安平名者，不忘故土也）。

社：上淡水社、阿猴社、搭楼社、大泽机社（以上俱在县治之东）、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小琉球社、加禄堂社、娜娇社、卑南觅社（俱在县之西南）。

街市

兴隆庄街在县治内。

下陂头街属竹桥庄。店屋数百间，商贾辏集。庄社街市，惟此为最大。

新园街属港西里。近年始设。

万丹街属港西里。近年始设。

——以上俱系县治南。

楠仔坑街东属观音山庄、西属仁寿里。

中冲街属仁寿里。近年始设。

阿公店街属仁寿里。

半路竹街属维新里。

大湖街属长治里。

——以上俱系县治北。

安平镇街商贾辏集。近海街市，惟此为最大。

桥梁

赤山仔轿属港西里，在赤山仔山下。木为之。乡人同建。

凤山港桥属凤山下庄。木为之。乡人同建。

竹仔轿在竹桥庄。木为之。乡人同建。

万丹轿属港西里。木为之。乡人同建。

坑仔口桥属观音山里。木为之。三十一年，南路参将吴三锡建。历年居民同修。

鲫鱼潭桥北属维新里、南属仁寿里。三十三年，南路参将吴三锡建。大水冲坏，夏秋之间行人涉水以济，往往淹没。五十三年，居民林鼎取石于半屏山砌而筑之以为基，上架以木，可通车马，坚牢殊甚。由是，人无淹水之患。

二桥仔属长治里。架竹为桥，可通车马。夏秋间，溪水涨满冲去，以竹筏济人。九月，则仍架桥以通车马。

二赞行桥属长治里；桥北属台湾界。架竹为之；上覆以土，可通车马。夏秋之间，溪水涨满冲去，以小船济人。九月间，复架桥焉。

大甲桥在依仁里。三十一年，南路参将吴三锡建木桥，以通往来。夏秋水涨冲去。厥后，居民重建重修。

喜树仔桥属永宁里。架木为之。由陆路往七鯤身经此。

津渡

硫磺水渡竹筏济人。在硫磺水港。

淡水溪渡阔数里许。秋冬水涸，往来可通；春夏涨满，非舟莫济。奸人藉此居奇，设渡船横索渡钱，行人病之。五十七年，知县李丕煜改归番社佣工撑船，民便利涉，奸计莫施；仍令巡司王国兴稽察。

喜树仔渡属永宁里。小船济人。

安平镇渡自镇至台湾大井头，相距水程约五、六里；风顺片时登岸，风逆则迟。若风大，则不得渡。

以上市镇、桥梁、津渡，有为「郡志」所未载；盖当时地方初辟，居民鲜少。今开疆已久，人居稠密，生聚教训，靡不毕周。故凡街市、津桥之属为昔无而今有者，毕详考而登之，以征土广民聚之盛焉。

水利

邑治田土，多乏水源；淋两则溢，旱则涸。故相度地势之下者，筑堤蓄水或截溪流，均名曰陂。深而有泉者，虽旱不涸；浅而无泉，积雨水以资灌溉者，曰涸死陂。不用筑堤而地势卑下，有泉不竭而不甚广者，曰潭、曰湖；无泉堪以积雨水者，亦曰潭、曰湖；有源而流长者，曰港、曰坑。郡志所载，年久而坏者删之，未及载者补之。大约陂之名十有七，而有泉者六、无泉者十一；潭之名有五，而无泉者四、有泉者一。而以港名者二、以湖名、以坑名者各一。名虽不同，是皆有利于田土者也。至夫就海滨筑岸以资采捕，谓之塼；其有益于民间之食者不小，故附载于后。

陂（台湾概写为「埤」。考「正字通」，非此义；应从「陂」为是）

将军陂在凤山下庄。有泉。开台后，将军施所筑，故名。又名新陂。

竹桥陂在竹桥庄。水源在阿猴林来，灌竹桥庄之田。伪时所筑。又名柴头陂。

三镇陂在维新里。有泉。灌三镇庄之田。伪时所筑。

三爷陂在维新里。有泉。灌三爷庄之田。伪时所筑。

大湖陂在长治里。有泉。灌大湖庄之田。伪时所筑。

赤山陂在赤山庄。周围百余丈，注雨水以灌赤山庄之田。伪时所筑。

赏舍陂在凤山庄。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苏左协陂在维新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乌树林陂在维新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北领旗陂在维新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王田陂在嘉祥里加冬脚。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大陂在嘉祥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五老爷陂在衣仁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大水冲崩。五十七年，业户再筑。

中冲崎陂在仁寿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祥官陂在依仁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硫磺水陂在硫磺水。有泉。灌文庙田。

新园陂在长治里。注雨水以灌田。伪时所筑。

潭

草潭在观音山庄。有泉。灌田甚广，而鱼利亦甚奢。

石螺潭在仁寿里。注雨水以灌田。产鱼亦多。

莲池潭在兴隆庄。修且广，为学宫泮池。莲花香闻数里。兴隆庄之田，资以灌溉。产鱼甚多，奉文归学掌管。年久淤泥壅塞。四十四年，知县宋永清重浚。

鲫仔潭在维新里。雨则满，旱则涸。有桥（别载「桥梁」）。

金荆潭在凤山打鹿洲。雨则满，旱则涸。灌凤山庄之田。

湖

竹仔湖在长治里。雨则满，旱则涸。

港

井水港在半屏山。水源自观音山出，灌芦竹潭之田。属仁寿里辖。

菱角港东灌嘉祥里之田，西灌长治、维新二里之田。

坑

红毛寮坑在依仁里。水源自台湾县红毛寮出，灌依仁里之田。坑广而流长，虽大旱而水源不竭。

塍

大湖塍在长治里。

风柜门塍在永宁里。产虱目鱼甚多。

竹沪塍在长治里。

盐埕塍在永宁里。

邮传

铺兵之设，所以传递公文。始于宋之建隆间，沿至于今罔有易焉。内地十里为一铺，铺各有兵，仍旧制也。邑自建置以来，有县治必有文移之往来，有文移必有飞递之供役。自兴隆铺北而至于府治铺，凡有六；自兴隆铺南而至于淡水铺，止有一。其里道之远近不同，大率以十里、十五里为率；惟兴隆铺至淡水铺，则五十有二里焉。铺兵共二十八名，淡水司弓兵一十八名，（工食附「赋役志」）。

兴隆铺在县前。设铺兵四名。

楠仔坑铺在楠仔坑街。设铺兵四名。

中冲崎铺在仁寿里。设铺兵四名。

鲫仔潭铺在仁寿里。设铺兵四名。

二赞行铺在长治里。设铺兵四名。

府前铺在台湾府前。设铺兵四名

——以上俱属县治之北。

淡水铺在港西里。设铺兵四名。

——属县治之南。

——淡水巡检司弓兵一十八名。

阨塞

澎湖为台湾之门户，鹿耳门为台湾之咽喉；鸡笼则北方之险要，沙马矶则南隅之砥柱：此就全台而言也。圣天子威灵远震，规画毕详；水陆安置，碁布星罗，靡不择其要而阨之矣。凤山地处于南，于山则无迭嶂之延亘、于水则鲜滢洄之湍激。所以由来添兵之议，屡见详于北而未尝计及于南，岂诚置之不论哉！诚以民居接壤、烟火相联，无容多虑也。间尝举其要而论之：如水之打鼓、陆之淡水，二者最为阨地。打鼓距鹿耳门水程不过二更耳，而船之自内地来者，遇北风盛发，恒至打鼓登岸。全台恃鹿耳门为咽喉，港口窄狭，舟不得进；而凤山之打鼓，则直可扬帆而至，所当加意以备不虞者也。今分水师把总带兵驻防，加以哨船二只时出巡察，制云周矣。而又密迹于南路之营盘，首尾可以相应。所贵精其器械、勤其操阅，以示安不忘危之意。至于下淡水之地，离邑既遥，奸宄易以窃发。今分陆路之千总带兵汛防，若再严其稽察，加以训练，则奸宄无从而生，黎民得安衽席；无事共享升平，有事则不患无备。苞桑之固、盘石之安，宁有过于是哉！

养济院

陀在土墘埕保。康熙二十三年，知县杨芳声置。

义冢

在府治之宁南坊魁斗山（俗呼为鬼仔山是也）。

卷之三

祀典志

文庙坛庙祠

历代之祀各有定制，而国朝之典为加详；大合乐祀春秋，诏天下大小武臣俱入庙陪祭。其尊礼圣哲、宣赞文治，超百王而特盛者也。朱子阐明圣道，开万世之愚蒙，功为不少；升之十哲之位，典尤隆焉。他如坛壝、庙祠，亦各祭所当祭；毋僭毋渎，用协典则。岂曰谄鬼神而不务民义乎？至于名宦、乡贤，虽以新辟之区，不能无待；而巨典所彰，不可缺焉而不存也。志祀典。

文庙

坛

庙

祠

文庙

考祭义：汉祀孔子于阙里。隋始命州、县学，皆以春秋仲月释奠。唐贞观四年，诏郡邑学立孔子庙。宋、元因之，庙崇王号。宋真宗加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加大成至圣文宣王。先贤、先儒，历代加封公、侯、伯有差。舞乐，南宋用六佾，唐用宫悬。宋景佑间，始诏上丁释奠，设登歌之乐。明永乐八年，正文庙，圣贤塑像以祀。成化间，加八佾之乐。嘉靖九年，诏封号曰至圣先师孔子；撤座像，题以木主。乐仍用六佾。国朝崇文重道，视前代为特隆。康熙二十六年，诏天下郡县选举乐、舞生，大合乐以祀先圣。定例：丁祭，国子监十筮十豆，舞仍六佾；各府、州、县八筮八豆，舞亦六佾。其祭先师，用帛一、羊一、豕一、爵三、登一、钶二、簠二、簋二、筮豆各八；四配，共享羊一、豕一、各帛一、爵三、登一、钶二、簠一、簋一、筮豆各六；十哲，共享帛二、豕二、各爵一、钶一、簠一、簋一、筮豆各四；每庑共享帛一、豕一，每四坛，共享爵四、簠一、簋一、筮豆各四。外用勺一以挹酒、云鬯樽一以盛初献酒，象樽一以盛亚献酒，牺樽一以盛终献酒。大合乐，麾一、祝一、敔一、琴六、瑟二、钟磬各十有六、埙二、篪二、箫四、凤箫四、笙六、笛四、搏拊鼓二、应鼓如之；乐生三十八人，工歌六人。旌二、钥三十六，翟如之；舞生二十六人。祭于春、秋二仲上丁之日。正献官一（掌印官是也）、分献官四（殿上佐贰、两庑教官）。是年，诏天下：武臣自副将以上入庙陪祭行礼。四十九年，诏自把总以上俱入庙陪祭行礼。自是，而弁韜诸臣皆得有事春秋。由汉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五十一年，诏以朱子升十哲之末位。

凤山二十五年设学，乃有释奠之祭。庙在县治之兴隆庄（详见「规制」）。

其祝文云：维某年某月某日，某官敢昭告于至圣先师孔子：惟先师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维兹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祇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复圣颜子、宗姓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

东配（二位）

复圣颜子回（鲁人。兖国公）、述圣子思子伋（至圣孙。沂国公）。

西配（二位）

宗圣曾子参（南武城人。郕国公）、亚圣孟子轲（邹人。邹国公）。

东哲（原五位，今诏朱子升十哲之末，见祀六位）

闵子损（鲁人。费国公）、冉子雍（鲁人。薛国公）、端木子赐（卫人。黎国公）仲子由（卞人。卫国公）、卜子商（卫人。魏国公）、朱子熹（新安人。徽国公）。

西哲（五位）

冉子耕（鲁人。郚国公）、宰子予（鲁人。齐国公）、冉子求（鲁人。徐国公）、言子偃（吴人。吴国公）、颛孙子师（陈人。陈国公）。

东庠先贤（三十一位）

澹台子灭明（武城人。金乡侯）、原子宪（鲁人。任城侯）、南宫子适（鲁人。汝阳侯）、商子瞿（鲁人。须昌侯）、漆雕子开（鲁人。平舆侯）、樊子须（鲁人。益都侯）、公西子赤（鲁人。巨野侯）、梁子鱣（齐人。千乘侯）、冉子孺（鲁人。临沂侯）、伯子虔（鲁人。洙阳侯）、冉子季（鲁人。诸城侯）、漆雕子哆（鲁人。汉阳侯）、漆雕子徒父（鲁人。高宛侯）、商子泽（鲁人。邹平侯）、任子不齐（楚人。当阳侯）、公良子孺（陈人。牟平侯）、奚容子蒧（鲁人。济阳侯）、颜子祖（鲁人。富阳侯）、句井子疆（卫人。濠阳侯）、秦子商（鲁人。冯翊侯）、公祖子句兹（鲁人。即墨侯）、县子成（鲁人。武城侯）、燕子伋（秦人。汧原侯）、颜子之仆（鲁人。宛句侯）、乐子欬（鲁人。建城侯）、邾子巽（鲁人。高堂侯）、公西子舆如（鲁人。临朐侯）、公西子蒧（鲁人。徐城侯）、陈子亢（陈人。南顿侯）、琴子牢（卫人。阳平侯）、步叔子乘（齐人。傅昌侯）。

西庠先贤（三十一位）

宓子不齐（鲁人。单父侯）、公冶子长（齐人。高密侯）、公哲子哀（齐人。北海侯）、高子柴（卫人。共城侯）、司马子耕（宋人。睢阳侯）、有子若（鲁人。平阴侯）、巫马子施（鲁人。东阿侯）、颜子辛（鲁人。阳穀侯）

）、曹子恤（鲁人。上蔡侯）、公孙子龙（楚人。枝江侯）、秦子祖（秦人。鄆城侯）、颜子高（鲁人。雷泽侯）、壤驷子赤（秦人。上邽侯）、石作子蜀（成纪人。成纪侯）、公夏子首（鲁人。巨平侯）、后子处（齐人。胶东侯）、公肩子定（鲁人。梁父侯）、鄆子单（聊城人。聊城侯）、罕父子黑（鲁人。祈乡侯）、荣子旗（鲁人。厌次侯）、左人子郢（鲁人。南华侯）、郑子国（鲁人。胸山侯）、原子亢（鲁人。乐平侯）、廉子洁（卫人。胙城侯）、叔仲子会（鲁人。博平侯）、狄子黑（卫人。林虑侯）、子蔑子忠（圣兄孟皮子。郚城侯）、施子之常（鲁人。临濮侯）、秦子非（鲁人。华亭侯）、申子枨（鲁人。文登侯）、颜子噌（鲁人。济阴侯）。

东庠先儒（旧有朱熹今升十哲，见祀一十七位）

左子丘明（汶上人。中都伯）、穀梁子赤（鲁人。睢阳侯）、高堂子生（鲁人。莱芜侯）、毛子萇（河间人。乐寿伯）、杜子子春（偃师人。侯氏伯）、王子通（河津人）、欧阳子修（庐陵人）、周子敦颐（道州人。道国公）、程子颐（洛阳人。洛国公）、张子载（郟州人。郟伯）、杨子时（将乐人。将乐伯）、罗子从彦（南剑人）、陆子九渊（金溪人）、蔡子沈（建阳人。崇安伯）、许子衡（河内人。魏国公）、陈子献章（新会人）、王子守仁（余姚人。新建伯）。

西庠（先儒一十七位）

公羊子高（临淄人。临淄伯）、伏子胜（济人。乘氏伯）、子国子安国（先圣十一世孙。曲阜伯）、董子仲舒（广川人。广川伯）、后子苍（郟城人）、韩子愈（南阳人。昌黎伯）、胡子瑗（秦州人）、程子颢（洛阳人。豫国公）、邵子雍（涿州人。新安伯）、司马子光（涑水人。温国公）、胡子安国（崇安人。建宁伯）、李子侗（剑浦人。越国公）、吕子祖谦（寿州人。开封伯）、张子栻（汉川人。华阳伯）、真子德秀（建宁人。浦城伯）、薛子瑄（河津人）、胡子居仁（余干人）。

启圣祠

在大成殿之后。祭于春、秋二仲，与释奠同日。□教官先行致祭。其牲帛、笾豆视四配，四配视十哲，四从祀视两庠。祭仪如先师庙，惟用鼓吹，无乐舞。

其祝文云：惟公诞生至圣，为万世王者□功德显著。今兹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用伸常祭；以先贤颜氏、曾氏、孔氏、孟孙氏配。尚飨！

东配先贤

颜氏无繇、孔氏鲤。

西配先贤

曾氏点、孟孙氏成。

东从祀先儒

周氏辅成、朱氏松。

西从祀先儒

程氏晌、蔡氏元定。

按启圣旧无祭。宋真宗封齐国公，元文宗封启圣王、明嘉靖封启圣公，立祠以祀。启圣之祀，自〔此始〕。以颜子父无繇、曾子父点及孔鲤、孟孙氏配，〔并以〕程晌、朱松、蔡元定从祀。万历年，复以周辅成从祀，位居程晌之上焉。

坛

社稷坛

坛而不屋，宣天地之气也。其制：高三尺四寸，方、广各二丈五尺，东西南北出陛各三级。坛下，前一十五丈，东西南各五丈，缭以垣，由北门入。神以柱石为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顶形如钟，瘞于坛之正中近南。上露圆尖神牌二，左稷、右社，以木为之；朱漆青书，题「本县县社之神」、「本县县稷之神」。牌藏于城隍庙，祭之日始设于坛以致祭。社祭五土、稷祭五谷。宋合社稷、风雨师共一坛以祭，明则另立一坛以祭焉。

邑治坛未建，每岁以春、秋二仲上戊之日，就兴隆庄龟山之阴，设神牌张篷以祭。正印官莅祭，行三献礼。祭品，用羊一、豕一、笱豆各四、簠簋各二、铏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用黑色）。

其祝文云：品物资生，蒸民乃粒；养育之功，司土是赖。惟兹仲春（秋），礼宜告（报）祀。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尚飨！

山川坛

坛之制：坐北、向南，东西南北出陛各五级。不设石主，他制与社稷同。历代之祭，其典不一。唐则合山川、雨师、雷师以祀，宋则合山川、社稷以祀，元则合祀风云雷雨、社稷，而别祀山川。明初，分山川、风云雷雨为二坛：城西北为山川坛，城西南为风云雷雨坛。六年，合山川、风云雷雨为一坛。十四年，更以城隍合祭焉。神牌三：中为风云雷雨之神，左本县境内山川之神，右本县城隍之神。

邑治坛未建，每岁以春、秋二仲上巳之日，就兴隆庄龟山之阴，设神牌张篷以祭。正印官莅祭，行三献礼。祭品，用羊三、豕三、笱豆各四、簠簋各二、铏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用白色）。读祝在风云雷雨神位前。

其祝文云：惟神妙用神机，生育万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某等钦奉上

命，职忝兹土；今兹仲春（秋），谨具牲醴庶品，用伸常祭。尚飨！

邑厉坛

厉祭之典，由来旧矣。至各府、州、县设坛以祭无祀鬼神，则自明洪武三年始。坛之制：方、广各一丈五尺，高二尺；前陛三级，余无阶。每岁祭凡三举：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先期三日，主祭官牒告城隍。至日，迎城隍神位于坛上，主其事；牲用羊一、豕一，爵三。设无祀鬼神牌于坛下左右，书「本县境内无祀鬼神」。用羊二、豕二解置于器，酒醴、羹饭、冥衣毕备。其行礼止于城隍神位前。

其祝文云：某官尊奉礼部札付，为祭祀本县阖境无祀鬼神等众事。钦奉圣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无不有人、无不有鬼。神人□□□□□虽殊，其理则一。故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必立君以主之。君总其人，又设官分职于□州县以各长之，各州、府、县又于每处户内设一里长以细领之。上下之职，纲纪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国各府州县祭境内山川及祀典神只，庶人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社之神；上下之礼，各有差等。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为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间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兽毒虫所害者、有为饥饿冻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无子孙者。此等鬼魂，或终于前代、或歿于近世，或兵戈扰攘流移于他乡，或人烟断绝久阙其祭祀；姓名泯歿于一时，祀典无闻而不载。此等孤魂死无所依，精魂未散，结为阴灵；或倚草附木、或作为妖怪，悲号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风雨之中。凡遇人间节令，心思阳世，魂杳杳以无归；身□沉沦，意悬悬而望祭。兴言及此，怜其凄惨。故敕天下有司，依时享祭。在京都有泰厉之祭、在王国有国厉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厉之祭、在各县有邑厉之祭、在一里又各有乡厉之祭，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仍令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钦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违，谨设坛于城北，以三月清明日（或七月十五日、或十月初一日）置备牲醴、羹饭，专祭本县阖境无祀鬼神等众；灵其不昧，来享此祭。凡我一县境内人民，倚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逃避差役、靠损贫户者，以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告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的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还生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县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

蠹政害民者，灵为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盐察之明，官府非谄谀之祭。尚飨！

庙

城隍庙

城隍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邑未有设。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李丕煜捐俸鼎建；在兴隆庄文庙之后，而隶于右焉。

其祝文云：敢昭告于本县城隍之神曰：惟神妙用神机，生育万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某等饮崇上命，忝职兹土；今当仲春（秋），谨以牲醴，用伸常祭。尚飨！

旗纛

军牙六纛之神，无立庙。镇防官设位于衙署之右，霜降前一日率军士具仪仗、肃军容，迎旗纛于演武亭，用羊一、豕一、帛一以祭，行三献礼。祭毕，仍束装戎服，依次而回。

其祝文云：惟神正直无私，指挥军士；助扬威武，皆佚神功。某等领承上命，守御兹土；时维季秋，谨以牲醴庶品，用伸常祭。尚飨！

祠

八蜡祠

邑原无八蜡祠。康熙四十五年，蝗虫为灾、知县朱永清祷之有应，乃建祠以祀。盖仿古者蜡百神于南郊之义也。庙在兴隆庄龟山之阴。

名宦祠（未建）

乡贤祠（未建）

卷之四

秩官志

知县典史巡检儒学教谕

台属县设有三，凤山序居其二。令以主治河阳，花满春郊；属以分猷苜蓿，香盈几席。或捕盗、或抚番，虽秩之大小不同与职之烦简互异，要皆竭臣工之心力，上以分黼座之忧勤者也。溯自开辟至今，任不一氏；为历志其名，亦使后之人拟而议之曰：某也贤、某也否、某也廉、某也贪，以为劝惩之一助焉尔。志秩官。

知县

典史

巡检

儒学教谕

知县

杨芳声：直隶万全卫人，岁贡。由同安县知县调补，康熙二十二年任。秩满，升户部江南司主事。

闵逵：江西南昌县人，己酉顺天举人。康熙二十九年任。秩满，升行人司行人。

朱绣：陕西凤翔人，乙丑进士。由仙游县知县调补，康熙三十四年任。以忧去。

刘国辅：奉天人，岁贡。由福安知县调补，康熙三十八年任。秩满，升湖广□□知州。

宋永清：旗下籍，山东莱阳人，监生。由武平知县调补，康熙四十三年任。秩满，升直隶延庆知州。

时维豫：旗下籍。由武平知县调补，康熙五十一年任。秩满，升泉州府厦门同知。

李丕煜：直隶滦州人，岁贡。由南平知县调补，康熙五十六年任。

典史

王辂：直隶北山卫人，吏员。康熙二十二年，由同安县典史调补。秩满，升汉中府照磨。

刘麟趾：山东济宁州人，吏员。康熙二十九年任。秩满，升湖广潜江县主簿。

戚嘉灿：顺天通州人，吏员。康熙三十三年任。

鲁论：直隶房山县人，吏员。由建安县典史调补，康熙三十七年任。秩满，升赣州照磨。

章寿昌：顺天涿州人，吏员。由清流县典史调补，康熙四十二年任。秩满，升刑部司狱司。

阎瓚：山西乡宁县人，吏员。由仙游县典史调补，康熙四十五年任。卒于官。

叶廷献：霸州大城县人，吏员。由崇安县典史调补，康熙四十五年任。卒于官。

侯天福：开封府密县人，吏员。由闽县典史调补，康熙五十二年任。秩满，升广东永福司。

周起渭：直隶通州人，吏员。由南安县典史调补，康熙五十六年任。

巡检（下淡水巡检司巡检）

袁玟：顺天右卫人，吏员。晋江祥芝司调补，康熙二十三年任。卒于官。

谢宁：浙江会稽县人，吏员。康熙二十五年任。卒于官。

楼鸿基：浙江义乌县人，吏员。康熙二十七年任。卒于官。

高宗游：江南山阳县人，吏员。康熙三十三年任。卒于官。

沈翔升：直隶燕山右卫人，吏员。康熙三十三年任。告老解任。

孙朝聘：直隶香河县人，吏员。由侯官县五县司调补，康熙三十八年任。卒于官。

郭培桂：山东金乡县人，吏员。康熙三十九任。卒于官。

徐志弼：山东登州人，吏员。由同安县灌口司调补，康熙四十一年任。卒于官。

赵文秀：直隶保定府人，吏员。由仙游县迎仙司调补，康熙四十二年任。卒于官。

冯吉：直隶大名府人，吏员。由侯官县五县司调补，康熙四十六年任。以忧去。

赵元凯：保定府安肃县人，吏员。由永福县际门司调补，康熙五十年任。秩满，升河南府照磨。

王国兴：直隶大兴县人，吏员。由桃源店司调补，康熙五十五年任。

儒学教谕

黄赐英：晋江县人，癸卯举人。康熙二十六年任。秩满，升直隶乐平县知县。

黄式度：晋江县人，庚申举人。康熙三十年任。秩满，升山西临县知县。

丁必捷：平和县人，岁贡。由松溪县教谕调补，康熙三十五年任。以忧去。

郑占春：福清县人，岁贡。由永春县教谕调补，康熙三十七年任。秩满，升山东栖霞知县。

吴周楨：晋江县人，岁贡。由闽清县教谕调补，康熙四十二年任。秩满，升京卫武学教谕。

施士岳：晋江县人，岁贡。由福清县教谕调补，康熙四十七年任。秩满，升四川遂宁知县。

郭涛：福清县人，岁贡。由永春县教谕调补，康熙五十一年任。五十五年秩满，升直隶永年知县。

富鹏业：晋江县人，乙酉举人。由连城县教谕调补，康熙五十六年任。

论曰：古公侯之封，不过百里；今之县令，其受视古公侯有过之、无不及也，凤山僻在海外，建邑虽历三纪，而生聚未尽蕃也、游惰未尽农也；弦诵者未尽比户、鼠窃者未尽屏迹也。于是乎有师儒以课士、有捕尉以诘奸、有巡司以佐治，令从后而观厥成焉。众正汇征，相助为理。若此者，亦祇尽臣分所当

、茄藤塘目兵五名、麻网塘目兵一十一名（康熙五十六年新设）、大昆鹿塘目兵一十一名（康熙五十七年新设）。

分防风弹汛：把总一员，步战、守兵六十名。内分打鹿潭塘目兵六名、小竹桥塘目兵五名、□□□塘目兵五名、□□门塘目兵五名。

分防观音山汛：把总一员，步战、守兵一百三十名。内分□□□□□□名、□□□□□□□□名、□□□□□□□□名、□□□□□□□□名、□□□□□□□□名、角宿塘目兵五名、援剿右塘目兵五名、赤嵌塘目兵五名、弥陀港塘目兵五名。

分防康篷林汛：把总一员，步战、守兵七十名。内分半路竹塘目兵八名、大湖塘目兵六名、陂头塘目兵五名、冈山塘目兵七名、府底塘目兵六名、濑口塘目兵五名。

右陆路防汛，南至下淡水、北至濑口，□□险夷，置兵之多寡；悉属南路参将统辖焉。

历官

南路营参将

田朝弼：陕西米脂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五年，赴部候补。

杨懋绂：江南宝应县籍，辽东义州人，将材。康熙二十五年任。二十九年升副将。

熊成秀：山东历城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九年任。三十年革职。

吴三锡：浙江绍兴府人，将材。康熙三十一年任。

赵文璧：浙江人，癸丑探花。由海坛镇标左营游击调升，康熙三十五年任。

林云汉：直隶通州人，戊辰榜眼。由邵武城守营参将调补，康熙四十年任。四十四年，升务关营参将。

何肇彩：福建同安县人，行伍。由邵武参将调补，康熙四十四年任。四十八年，升□州副将。

魏平：福建漳州府人，功加左都督。由□□镇左营游击升补，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三年，升广西浔州副将。

马建邦：陕西西宁卫人，行伍。康熙五十四年任。五十八年，升北直独石路参将。

守备

许祥：浙江诸暨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五年，赴部候补。

陈斌：福建莆田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康熙二十九年，升河南南汝左营游击。

张星光：山西夏县人，己未进士。康熙二十九年任。三十四年，升浙江黄岩镇标守备。

戴坤：山东人，行伍。康熙三十四年任。

张龙贵：山西襄垣县人，将材。由江南江北东海营守备调补，康熙三十六年任。

谢时晟：江南昆山县人，癸丑进士。由建宁城守右营守备调补，康熙四十年任。

陈平：福建泉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四年任。

高必华：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五年任。

李应源：江南华亭县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五十四年，升湖广夷陵镇标左营游击。

秦简瑞：广东广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四年任。康熙五十八年，升北直柴沟堡守备。

千总

马龙：陕西肤施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五年，撤回候补。

戴参：福建长泰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

俞启：福建连江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

黄宗：福建漳浦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

刘奇：山西平阳府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七年，升澎湖水师左营中军守备。

庄成名：浙江台州府人，行伍。康熙二十八年任。

张彦卿：福建浦城县人，行伍。康熙三十三年任。

陈望：福建长泰县人，行伍。康熙三十九年任。

魏朋：山东济宁州人，行伍。康熙三十九年任。

郭正伯：福建漳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一年任。四十五年，请复姓名陈国星。

王才：□□□□□人，行伍。康熙四十二年任。卒于官。

陈鹿鸣：福建福州府人，□□。康熙四十二年任。卒于官。

周特士：福建福州府人，武举。康熙四十五年任。卒于官。

宋仁：□□□□□人，行伍。康熙四十七年任。

林治：□□□□□人，行伍。康熙四十七年任。

池有成：福建同安县人，武举。康熙五十一年任。五十二年，卒于官。

张林：福建安溪县人，行伍。康熙五十二年任。

□□□□，□□□□□□选。

□□□：□□□□□□，□□。康熙五十六年□。

张天虎：陕西宁夏人，行伍。康熙五十二年任。五十□年，□□赴部候选

陈一得：福建漳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五年任。

把总

曾■〈火丰〉：福建平和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五年，撤回候补。

毕友成：浙江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二十七年，革职。

陈良选：福建平和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二十六年，革职。

庄成名：福建漳州府人，行伍。康熙二十五年任。三十八年，补本营右哨千总。

张彦卿：福建浦城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七年任。二十三年，补本营右哨千总。

沈右：福建同安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七年任。

陈辉：福建龙溪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七年任。

张弘祥：浙江人，行伍。康熙二十八年任。

周连：福建漳州府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

李克和：福建漳浦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七年任。

□其彪：江西人，行伍。康熙二十七年任。

张良：江西广信府人，行伍。康熙三十七年任。

李隆：福建泉州府人，行伍。康熙二十九任。

李三英：福建泉州府人，武举。康熙四十二年任。

李荐：福建泉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二年任。

彭灿：山东人，行伍。康熙四十二年任。

蔡有德：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七年任。

陈浩：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四十七年任。

何杰：福建同安县人，行伍。康熙四十七年任。

朱球：□□□□□人，行伍。康熙四十八年任。

沈加禄：□□□□□人，行伍。康熙四十九年任。

曾光：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二年任。五十七年，拔补福宁右营□□千总。

李美：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二年任。五十五年，卒于官。

孙寿：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二任。五十六年，军政参革。

薛雄：福建漳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五年任。

李兴盛：福建连江县人，行伍。康熙五十六年任。

林富：福建汀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七年任。

张文学：福建福州府人，行伍。康熙五十七年任。

水师防汛

按水师副将统辖三营，驻扎邑治之安平镇；而不详其营制、不列其历官者何也？水师一协实为台湾一府之额设，而非凤山一县之额设也。特以安平镇之城远眺于汪洋万顷之中，为全郡之扼要，故置重镇以驻之，而分其汛于南、北、中之三路。兹所载者，惟东邑治之防汛云。

驻防安平镇：副将一员，游击三员，守备三员，千总五员，把总十员（以上各官，副将不时驾船出哨，游、守则分三县地方轮班游巡，千、把总则分三县地方轮班防汛。盖一协而全台沿海要区悉赖焉，当斯任者其可不加之意乎）。配船步战、守兵八百五十六名，战船二十二只。

防守红毛城：千总一员（三营轮拨），步战、守兵五十名（内中营十六名、左营十七名、右营十七名）。

防守大港汛：□□一员（中营拨），步战、守兵六十名（中营拨），战船一只。

□□□□□□：步战、守兵一十名（中营拨）。

□□□□□□：□□□□□□□□（□营拨），□□□□。

□□□：□□□□□（□□□□□）。

墩台

□□□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港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打鼓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岐后汛：炮台一大座（安炮六位。镇标右营拨兵三十名看守）、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溪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东港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汛：炮台一座（安炮一位）、烟墩一个、望高楼一座。

（下有脱页）……………

卷之六

赋役志

户口土田田赋盐饷陆饷水饷杂税存留经费（附）

国家用度既已取诸民间，而百凡白兴作又复藉夫人力，赋役之际，亦在位

者之所宜深念也。虽山林川泽为天地自然之利，而定其经制、轻其差徭，使户口蕃息、家多盖藏，人事节宣之功居多焉。善乎！孟子之论富民也：「易薄以先之、时礼以继之」，斯真千古为治之龟鉴也。志赋役。

赋役考

「禹贡」三壤有则，「周官」少司寇掌登民数，盖因地定赋，义取均其事役，原不忍尽民之力、尽民之财也。汉制：民十五以上、五十六以下出赋钱；固户口之赋之所由始。唐立租、庸、调之法（丁男田百亩，岁纳粟二石谓租。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及绫口各二丈、棉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调。每丁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谓庸），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法，以丁身为主。迨德宗朝，杨炎变为两税并租、庸、调而一之：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以见居为簿、人以贫富为差。其法，以资产为主。以丁身为主者弊至于田亡而赋存、户亡而籍存；以资产为主者，弊至于庸钱既纳，而差役如故：其累均也。然自两税之行，相沿至今不废者，时为之也。明初，以黄册定天下户口、土田之赋；后流为四差之弊（里甲均徭，驿传机兵）。万历中，变而为「一条鞭」；括一县丁粮、徭役，备载每名一岁应纳之数，下帖民间使纳银而官办其差徭。乃行之既久，遂以差徭合征之赋为正赋。

至国朝定鼎，又有轮值之大当（九甲一切夫役、杂费，俱就现年征比）。是明初黄册已不免于两税之外，另有差徭；自一条鞭法行，则又折差徭为额征，而力役之征终不能免；大当继之，在当日特以济一时之急，不意久而不革，遂相习为固然也。及甲寅三藩之变，兵饷米运色日益繁。康熙十九年，总督姚启圣慨然请除大当。其时台虽未附，然自二十二年至今，民得含哺鼓腹，不知有额外之征、无名之赋者，皆姚公之力、圣天子之赐也。前郑氏不分主客，计口算丁；今则三县以有室家者均编客户，单丁不与焉。康熙五十二年，诏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宜施宽大之恩，共享恬熙之乐。嗣后直隶各省地方遇编审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不许有司于造册之时藉端需索，用副朕休养生息之意』。于是部议：俟后编审，另造新增人丁为盛世滋生户口册。大哉皇仁，与天无极；自兹以往，永无加赋之累矣。然户口常额恩诏已定，而土田利弊百出难穷。盖昔郑氏上下率自占其田园，以十分为一甲，有官佃、文武官佃之分；而征输之额，其则例亦遂以别。内附之后，官佃、文武田园通匀，无异旧时课额各为豁减，听民自征，无参差畸零之费；而所耕田园，有子孙世业之安。故合一县之地而计之，其则有三；合田园之主而名之，其目有四。一曰官庄，是郡属各官招垦以递授于后官者也

；一曰业户，是绅衿、士民请垦纳赋或自承买而赋于官者也；一曰管事，是乡众共推一人理其乡之赋税差役，公计田园以酬其劳而赋税不与之者也；一曰番社，则番自为耕，无租课而有丁米而且赋及番妇者也。至于田园三壤，则肥磽之不一。其……（原刊本缺两页）。

户口

土田

田赋

盐饷

陆饷

水饷

杂税

存留经费（附）

〔户口〕

……丁五百八十二，合计通县共二千四百四十五户、四千零七十八口，共征银一千九百四十一两一钱二分八厘。

康熙五十五年编审，增出滋生人丁一百三十四，奉文永不加赋。

外八社土番，并归本县四千三百四十五丁口。内除老疾番少男女、番妇七百五十三丁口豁免外，实在派征男女番三千五百九十二丁口。内教册、公廨番丁九十七丁，每丁征米一石，共征米九十七石；壮番一千三百九十五丁，每丁征米一石七斗，共征米二千三百七十一石五斗；少壮番二百五十六丁，每丁征米一石三斗，共征米三百三十二石八斗；壮番妇一千八百四十四口，每口征米一石，共征米一千八百四十四石。以上八社土番丁口共征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折粟九千二百九十石六斗。

土田

台之田园，各有上、中、下则之殊。总以十分为一甲，每甲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其坵段之方圆曲直不等，则计尺寸折算。

康熙二十二年地归版图，清查本县旧额田园，实在共五千零四十八甲六分零八毫三丝六忽。内田二千六百七十八甲四分九厘六毫八丝一忽（内上则一千八百零四甲三分八厘七毫五丝六忽、中则一百八十七甲二分二厘六毫二丝一忽、下则六百八十六甲八分八厘三毫零四忽），园一千三百六十九甲七分一厘一毫五丝五忽（内上则七百三十八甲九分一厘一毫一丝五忽、中则二百二十九甲二分一厘五毫六丝四忽、下则一千四百零一甲九分八厘四毫七丝六忽）。

今康熙二十四年，新垦田园共五百二十五甲五分六厘五毫二丝八忽。内田二百六十六甲五分六厘零六丝八忽（内上则八十三甲九分七厘、中则九十甲零

五分二厘、下则九十二甲零七厘六丝八忽），园二百五十九甲零四毫六丝（内上则九十一甲一分六厘、中则七十六甲五分、下则九十一甲三分四厘四毫六丝）。

二十五年，新垦田园共一百七十甲八分九厘八毫二丝八忽。内田三十九甲六分（内上则九甲二分、中则七甲三分、下则二十三甲一分），园一百三十一甲二分九厘八毫二丝八忽（内上则四十甲零九分一厘、中则二十九甲二分、下则六十一甲一分八厘八毫二丝八忽）。

二十七年，新垦田园共一百八十六甲八分八厘三毫三丝八忽。内田八十五甲零六厘七毫零八忽（内上则一十三甲、中则三十八甲六分、下则三十三甲四分六厘七毫零八忽），园一百零一甲八分一厘六毫三丝（内上则五甲、中则一十六甲、下则八十甲零八分一厘六毫三丝）。

二十八年，新垦田园共二百七十七甲八分二厘二毫。内田三十三甲九分五厘（俱下则），园二百四十三甲八分七厘二毫（内中则五甲、下则二百三十甲八分七厘二毫）。

二十九年，新垦田园共四百六十三甲三分三厘。内田一百三十六甲三分（俱下则），园三百二十七甲零三厘（内中则一甲、下则三百二十六甲零三厘）。

三十年，新垦田园共一百零四甲零四厘。内下则田八甲，下则园九十六甲零四厘。

三十一年，新垦田园共一百九十五甲六分五厘。内下则田一十六甲四分九厘，下则园一百七十九甲一分六厘。

三十二年，奉文令里民自首二十九、三十两年新垦田园共二百五十甲三分三厘二毫四丝。（内）二十九年新垦下则田一十五甲三分、下则园一十一甲，三十年新垦下则田四十七甲四分三厘八毫四丝、下则园一百七十六甲五分九厘四毫。

三十二年，新垦田园共二十六甲四分五厘。内下则田四分，下则园二十六甲零五厘。

三十三年，新垦田园共四十一甲二分二厘。内下则田七甲四分二厘，下则园三十三甲八分。

三十四年，新垦田园共一百一十甲九分三厘二毫四丝二忽。内下则田五甲二分，下则园一百零五甲七分三厘二毫四丝二忽。

三十五年，新垦田园共二百八十五甲八分七厘二毫五丝七忽。内下则田二十三甲六分五厘，下则园二百六十二甲二分二厘二毫五丝七忽。

三十六年，新垦田园共一百五十三甲五分零二忽。内下则田七十九甲二分

，下则园七十四甲三分零二忽。

三十七年，新垦田园共一百二十六甲一分九厘。内下则田七分三厘，下则园一百二十五甲四分六厘。

三十八年，新垦田园共四百一十二甲一分一厘三毫四丝八忽。内下则田一十九甲八分二厘四毫六丝，下则园三百九十二甲二分八厘八毫八丝八忽。

三十九年，新垦田园共二百七十甲四分九厘八毫七丝四忽。内下则田二甲六分四厘，下则园二百六十七甲八分五厘八毫七丝四忽。

四十年，新垦下则园六十甲零五分二厘。

四十一年，新垦下则园一十二甲三分。

四十三年，新垦下则园六甲五分。

以上自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新垦田园共三千六百八十甲零六分一厘八毫五丝七忽。内田七百八十七甲七分七厘零九丝四忽（内上则一百零六甲一分七厘、中则一百三十六甲四分二厘、下则五百四十五甲一分八厘零七丝六忽），园二千八百九十二甲八分四厘七毫八丝一忽（内上则一百三十七甲零七厘、中则一百二十七甲七分、下则二千六百二十八甲零七厘七毫八丝一忽）。

合计通县新、旧田园，共八千七百二十九甲二分二厘六毫九丝三忽。内田三千四百六十六甲二分六厘七毫七丝五忽（内上则一千九百一十甲五分五厘七毫五丝六忽、中则三百二十三甲六分四厘六毫二丝一忽、下则一千二百三十二甲零六厘三毫八丝），园五千二百六十二甲五分五厘九毫三丝六忽（内上则八百七十五甲五分八厘一毫一丝五忽中则三百五十六甲九分一厘五毫一丝四忽、下则四千三十甲零六厘二毫五丝七忽）。

田赋

国朝议定赋役规则：上则：田每甲征粟八石八斗，园每甲征粟五石。中则：田每甲征粟七石四斗，园每甲征粟四石。下则：田每甲征粟五石五斗，园每甲征粟二石四斗。

旧额田园，实征粟二万九千零一十八石一斗二升二合九勺三抄六撮。

康熙二十四年新垦田园，应于二十五年起科粟二千八百九十六石一斗九升九合七勺八抄。

二十五年新垦田园，应于二十六年起科粟七百三十石零二斗三升一合八勺七抄二撮。

二十七年新垦田园，应于二十八年起科粟八百六十七石零六升八合零六抄。

二十八年新垦田园，应于二十九年起的科粟七百八十石零一升七合八勺。

二十九年新垦田园，应于三十年起科粟一千五百三十六石一斗二升二合。

三十年新垦田园，应于三十一年起科粟二百七十四石四斗九升六合。

三十一年新垦田园，应于三十二年起的科粟五百二十石六斗七升九合。

三十二年里民自首二十九、三十两年开垦，遵照部文以自首之年起科粟七百九十五石二斗八升六合八勺。

三十二年报垦，应于三十三年起科粟六十四石七斗二升。

三十三年报垦，应于三十四年起科粟一百二十一石九斗三升。

三十四年报垦，应于三十五年起的科粟二百八十二石三斗五升七合八勺八撮。

三十五年报垦，应于三十六年起科粟七百五十九石四斗零九合一勺六抄八撮。

三十六年报垦，应于三十七年起科粟六百一十三石九斗二升零四抄八撮。

三十七年新垦田园，应于三十八年起科粟三百零五石一斗一升九合。

三十八年新垦田园，应于三十九年起科粟一千零五十石五斗二升八合六勺一抄二撮。

三十九年新垦田园，应于四十年起的科粟六百五十七石三斗八升零九勺七抄六撮。

四十年新垦田园，应于四十一年起的科粟一百四十五石二斗四升八合。

四十一年新垦田园，应于四十二年起的科粟二十九石五斗二升。

四十三年新垦田园，应于四十四年起科粟一十五石六斗。

康熙二十四年起、至四十三年止新垦田园，共征粟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五石八斗三升四合九勺二抄四撮。

合新旧田园征粟，共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三石九斗五升七合八勺六抄。另征八社土番男妇丁口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折粟九千二百九十石零六斗，计通县新旧田园并番男妇丁口米折粟，共征本色粟五万零七百五十四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六抄。

盐饷

盐埕一千三百二十二格，共征银一千六百八十两。

陆饷

旧额：民丁三千四百九十六（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共征银一千六百六十四两零九分六厘。

康熙三十年起、至五十年止，新增人丁五百八十二，共征银二百七十七两零三分二厘。

土番社四社，共征银一百七十九两二钱二分二厘四毫（内加六堂社征银四十九两三钱九分二厘、娜娇社征银五十一两一钱五分六厘、琉球社征银九两八

钱七分八厘四毫、卑南觅社征银六十八两七钱九分六厘）。

生番归化山猪毛社（大泽机后山顶）、八丝力社（巴六溪山顶）、加蚌社（与加无朗社相连）、加无郎社（下淡水山顶）、礁勝其难社（与加无郎社相连）、加少山社（在阿猴山顶）、北叶安社（与施汝腊社相连）、山里留社（与施汝腊社相连）、施汝腊社、锡干社（与施汝腊社相连）：共十社，年输鹿皮五十张折银一十二两。

按下淡水，在伪时只有八社纳粟之番。自入声教，又有四社内附，年增饷银百有余两。已足征帝德远被，土地不辟而日扩矣。乃五十四年山猪毛等十社亦闻风来效贡职，不敢或后。信乎梯航日出之乡，凡有血气者之莫不尊亲也。封疆末吏，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土墾埕瓦厝一百零一间（每间年征税银三钱零三厘八毫），共征银三十两零六钱八分三厘八毫。

草厝一百零二间（每间年征税银二钱一分七厘），共征银二十二两一钱三分四厘。

安平镇瓦厝三十间（每间年征税银三钱零三厘八毫），共征银九两一钱一分四厘。

水饷

安平镇渡船三十四只，计载梁头九百八十九担（每担征银七分七厘），共征银七十六两一钱五分三厘。

采捕小船二百五十六只，计载梁头五千零口十八担，共征银三百八十七两九钱二分六厘。

港潭六所（除抛荒无人承贖一所），实五所，共征银二百一十八两零三分零四毫。

杂税

罟、罾、■〈罍上令下〉、縶、蚝、■〈彡衮〉、泊三十五张条，共征银二百六十七两一钱二分。内罟一十一张（每张征银一十一两七钱六分），共征银一百二十九两三钱六分；罾二张（每张征银四两二钱），共征银八两四钱；■〈罍上令下〉一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縶一十一条（每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共征银六十四两六钱八分；蚝八条（每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共征银四十七两零四分；泊二条（每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共征银一十一两七钱六分。

采捕乌鱼给旗九十四枝（每枝征银一两零五分），共征银九十八两七钱。

蔗车九张（每张征银五两六钱），共征银五十两零四钱。康熙三十二年新升蔗车二十张，共征银一百一十二两。

存留经费（附）

各项正杂饷税，额银四千八百五十一两七钱四分七厘六毫。除解兑兵饷银二千九百四十一两一钱四分九厘五毫五丝一忽九微，实存支应银一千九百一十两零五钱九分八厘零四丝八忽一微。内支給款目：

分巡台厦道薪俸银四十二两九钱五分六厘（闰年加银三两五钱七分九厘六毫六丝七忽，照例奉裁充饷）。皂隶一十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七十二两（闰年加银六两，年带征银二两四钱），实给银七十四两四钱；快手一十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七十二两（闰年加银六两，年带征银二两四钱），实给银七十四两四钱；听事吏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

本府知府薪俸银四十二两九钱五分六厘（闰年加银三两五钱七分九厘六毫六丝七忽，照例奉裁充饷）。库子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

本县知县俸银二十七两四钱九分（闰年加银二两二钱九分零八毫三丝三忽，照例奉裁充饷），薪俸银一十七两五钱一分（闰年加银一两四钱五分九厘一毫六丝七忽，照例奉裁充饷）。门子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皂隶一十六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九十六两（闰年加银八两，年带征银三两三钱），实给银九十九两二钱；马快八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四十八两（闰年加银四两，年带征银一两六钱），实给银四十九两六钱；灯夫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轿伞扇夫七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四十二两（闰年加银三两五钱，年带征银一两四钱），实给银四十三两四钱；禁卒八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四十八两（闰年加银四两，年带征银一两六钱），实给银四十九两六钱；库子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斗级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民壮五十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三百两（闰年加银二十五两，年带征银一十两），实给银三百一十两。

本县典史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闰年加银一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照例奉裁充饷），薪俸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照例奉裁充饷）。门子一名，工食银六两（闰年加银五钱，年带征银二钱），实给银六两二钱；皂隶四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带征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马夫一名，工食银六两（闰年加银五钱，年带征

银二钱），实给银六两二钱。

台湾府学斋夫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

本县儒学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闰年加银二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照例奉裁充饷）。本县学斋夫三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八两（闰年加银一两五钱，年带征银六钱），实给银一十八两六钱；膳夫二名（工食银连闰），共银一十三两三钱二分三厘三毫三丝；门斗三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八两（闰年加银一两五钱，年带征银六钱），实给银一十八两六钱。

下淡水巡检司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闰年加银一两六钱二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照例奉裁充饷），薪湊俸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照例奉裁充饷）。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共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带征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

本府进表合用绫袱纸张，实给银二两五钱二分八厘九毫八丝二忽一微。

本县圣庙香灯银，二两五钱二分。

春秋二祭启圣公、文庙、山川、社稷、邑厉等坛祠，银一百四十八两。

乡饮二次，银六两。

习仪、拜贺、救护，银六钱。

祈晴、祷雨谢神香烛，银一两二钱。

修理文庙、城隍、社稷、无祀等坛祠，银一十一两三钱五分七厘。

新中举人花红旗匾，银一两三钱三分三厘三毫三丝；会试举人盘费，银三十两；进士花红旗匾，银二两；本县学岁贡生旗匾，银一两二钱五分；本县学廩生一十名（每名连闰该廩粮银二两八钱九分三厘三毫三丝），共银二十八两九钱三分三厘三毫。

存恤孤贫夏冬衣布银（本县属孤贫六十名口，每名年给银一两五钱八分七厘三毫），实给银九十五两二钱三分八厘。孤贫月粮（每口月给银二钱三分零九毫二丝八忽），实给银一百六十六两二钱六分八厘一毫零六忽。

囚犯月粮，银二十两。

下淡水巡检司弓兵一十八名（每名工食银一两七钱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七微），共银三十一两八钱（闰年加银二两六钱五分，年带征银一两零六分），实给银三十二两八钱六分。

县前、下淡水、楠仔坑、中冲崎、鲫鱼潭、冈山、台湾府等七铺，每铺司兵四名共二十八名，每名工食银六两、火把银八钱四分，共银一百九十一两五钱二分（闰年加银一十五两九钱六分，年带征银六两三钱八分四厘），实给银

一百九十七两九钱零四厘。

论曰：内地郡县赋役折色者多，台以新辟海邦，独就田征穀、计口输银者，因地制宜；在圣天子劳来德意，原无内外之殊也。至如八社番未种地，土番识番字者每名岁征一石，壮番一石七斗，少壮番一石三斗，番妇亦每口一石。嗟此番黎，蠢愚无知，竭终岁之勤动，以餬其口犹且不足，复加以丁口之米；至其妇女，亦岁令纳米焉。当日以初平定，章程草创，或未及详。要之，朝廷蠲租赐复、泽及万汇，岂惜此数千稻谷以重困无知之民哉！倘得男番之米匀减一石、番妇之米尽行豁免，则少一分、民受一分之惠矣。「诸罗志」所引宋永清赋役之论，盖有慨乎其言之也！

卷之七

风土志

汉俗番俗（附番器）气候岁时风信潮汐物产

风之行也自上，俗之成也自下。然而五方之嗜好不同，四时之消长亦异。惟剂于中和，使无愆伏之患；示以樽楫，用追康阜之隆。庶乎时既若而地效灵、因之波不扬而海清晏；则太和已在宇宙，而熙皞可望唐虞。于以征一道同风之盛也，顾不休与！志风土。

汉俗

番俗

气候

岁时

风信

潮汐

物产

汉俗

台郡古荒远地，所聚庐托处者，非有祖贻孙承世其家业也；大抵漳、泉之人来居之。此外，或自福兴而至，或自惠、潮而来。虽各循土风，而大端亦不甚远焉。兄弟患阂墙矣，台则同居常至阅世；葬地在必择矣，台则亲柩不致久淹。邻里诟谇，榔槌可以解纷；有无相通，倾囊亦所不惜。至于平原沃野，有竹木果植之饶；滨海溪渠，萃鱼盐蜃蛤之利。服贾则用舟楫，任载必需车牛。农无火耕水耨之瘁，商有冰纨毡裘之华。岁不再收，□□□□□□，隙地并蒔花蔬；则农之无遗力也。□夫巾帼之流，从容就义、白首完贞，所在多有；则女之能立节也。乃淳未尽还、仆未尽返者，何也？昔者，岐、丰之地，文、武治之，而兴让畔之风；政、亥继之，而为惨刻之习。是移而易之，不在伤肌肤

之效也。

夫服饰僭侈、婚姻论财、好饮酒、喜赌博、子不择师、妇入僧寺、好观剧、亲异姓，全台之敝俗也。凤山自县治北抵安平镇等处，俗略与郡治同。由县治南至金荆潭一带，稍近乔野。自淡水溪以南，则番、汉杂居，而客人尤伙；好事轻生，健讼乐斗，所从来旧矣。噫！衣食者，民生之大命也。而台俗宴会之设，动费中产；即厮役牧竖衣曳绮罗，虽贩妇村姑妆盈珠翠。男不耕而食者有之，女不织而衣者有之。积习不变，伊于胡底？虽冠、婚、丧、祭与内郡同，但缛节太烦而真实不足，浮费过盛而权舆难承。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信斯言也，将淳可尽还、朴可尽返，海外之治蒸蒸近古矣。

番俗

土番之俗，与汉人不同。不知姓字，不知年月生辰。父母外，无伯叔甥舅之亲，无祖先祭祀之礼。

男女皆跣足裸裎，以短衣蔽其上，以青布围其下。番妇又用青布裹胫，头上多戴花草。男约十四、五岁，或编藤箍腰，使嫫于奔走；拔去髭须，不留身上一毛。女发稍长，断其半，以草束之；齿用生草染黑。穿耳孔，以木环贯其中。手带镯，或铜、或铁。鸟翅垂于肩、螺贝悬于项相夸诩，以为美观。

俗重生女，不重生男；以男则出养于人，女则纳婿于家。婚嫁之初，男吹嘴琴，女出与合；当意者，告于父母，具酒食邀饮同社之人，即成配偶，名曰「牵手」。一切耕作，番妇同之。偶有不合，不论有无生育，辄出其夫，所有家私则平分焉；番妇复「牵手」于他番。

产子，同婴儿赴水濯之。疾病无医药，惟濯于河；曰：『大士置药于水以救我』。冬日，亦浴水中以为快。

死则县黑布于竿鸣锣，使同社闻之。所有器皿、衣服，与生人均分；将死者应得之数，同其尸埋于门内之右。三日后，会集同社启土，取死者出，各酌以酒，然后葬；葬无棺槨。

不晓卜筮，凡出门樵猎，必听鸟声以占吉凶而后往。

无寒暑，夜必炉楫楸于地，环而寝坐其侧；樵采、获稻皆然。无楫楸，则析薪、扫败叶同爇至旦。

其庐舍，高地四、五尺，广狭如舟形，门柱皆画五采；常扫地，不着一尘。四围植椰树、修篁。家无被褥，寝以鹿皮。厨无鼎灶，■〈木戈〉三足于地以架锅。碗则用椰瓢，箸则用手指。

米随日而舂。酒嚼米而成；客至，酌以相敬，必先尝而后进。

手各带两铁圈，走则相撞有声。所执镖鎗长五尺许，取物于百步之内。弓

用坚劲之竹为之，以麻绳涂鹿血为弦、以鸟羽系竹矢为翎。

耕田以草生为候，秋成日谓之一年。

土官有正、副，大社五、六人，小社亦三、四人。各分公廨，有事则集众于廨以听议。能书红毛字者，号曰教册；掌注销入之数。削鹅毛管濡墨横书，自左至右，不直行。

由淡水再入深山，又有状如猿猱，长仅三、四尺，语与外社不通。见人，则升树杪；人视之，则张弓相向。

又有一种凿穴而居者，名傀儡。番性好杀，下山藏于茂林丰草中，伺人过，取其头，饰以金；且多聚髑髅以示勇。

番俗虽不尽同，撮其大略如此。

（附）庐舍器用

番屋之制，不圆、不方，广四、五丈，深十余丈。联梁通脊，形若余皇。悉于脊头开门，封土为□。高三、四尺，架木桥而上。四壁悉□篔簹，覆以茅草，□洒绝尘。前后左右疏通，外环植薊竹，密卫如城。编竹为门，自成一家。屋边六畜圈栏、廩困悉备焉。

匏，大约容二、三斗，味苦不可食；截其顶、出其瓢，选小匏之底截以为盖，适相配焉。悬之室中，以多为富。番人往役以实行李，雨行不濡、水渡可浮；轻而且便，虽重价沽之不售也。

萨时宜，制长三寸许，如竹剖半，狭其一端，炼铁为之。绳贯凹中，约于掌背，束铁剑脊钏于手。□行则手随之而动，萨时宜自击于钏脊，声铿铿然。疾行则疾响，若驷马和鸾，而清音彻越，远□过之。

臂环，以铁为之。形如蛭壳联串二三十环，铮亮如银。束至手弯以为饰。

芦笛，截芦近尺，骈管而吹之。以线札其口如鸭嘴，声亦凄然而悲切。每于秋高月夜间闻之，令人起塞上之思。

鼻箫，截竹尺余，□□孔；另通小孔如豆大于竹节之旁，按于鼻孔以气吹之。调既不宛转，声亦不响亮。

□琴，削竹如弓，长尺许；以丝线为弦，一头以薄篾折而环其端，承于近弣弦下末迭系于弓，而□其背、爪其弦，自具一种沉曼之音。骤聆不甚入耳，静听之亦觉纤逸。夜深，番男女潜相弹和以逗情私；然幽响不能远闻。

鏢鎗，以竹为杆，长五、六尺。鎗簇铁齿，勾倒「个」字，活入杆中；系长绳于杆末。鏢鹿中之，则钩入而难脱；鹿善逸狂奔，则杆绳绊继于杂木，追而获之。

短刀，长止尺许；或齐头、或尖叶，快不可当。番男女出门，以木鞘韬之，横系于背之腰间。

弓，以竹为之。而密札其藤于竹上，不用筋角胶漆；以苕绳为弦，渍以鹿血，坚韧胜于丝。无弰，不虞其反弛。底局虽膂力挽之，不能壳也。

箭，取坚直之小竹为之。羽括四面密缠以丝，不需胶漆；镞则自炼铁以制，薄而尖小，铍利穿骨。

灶，■〈木戈〉三木于地，阁木扣于上；或以三石块支之，若鼎峙焉。无釜铛，陶土为之；圆其底、缩其口，微有唇起以承甑（即木扣也）。甑者，剝巨木而虚其中，若通筒；编箴为脐，盛米通气以炊。

臼，以巨木为之。高二尺余、径三尺许，虚其中；旁通三、四小孔，覆于地上。凿其面如锅底，盛米于内，番妇执杵以舂。舂则左右其手；昏暮之间、黎明之候，丁东之声远迩相间。番之制器，殆别有一种心思焉。

藤笼，以藤为之。有底、有盖，与箴笼同。其制或方、或圆，或猪腰形；番用以贮物者。汉人则加以漆、钉以铜，更为坚固；盛衣服、器皿之属，雅致殊甚，并堪锁钥。

霞篮，编竹为之。其制圆，以贮米、粟、豆、麦之类；小者容一、二斗，大者可三、四石。番无升斗，以此量籽粒之多寡焉。

木牌，以坚木为之。高不满四尺、阔二尺余。形如龟壳，以五色画八卦、彩云、花鸟之类。内横一木，手执之可以蔽身。

禾间，所以贮粟者。于居室前后竖竹为墙，上盖以茅，广不过丈，高止八、九尺。下用竹木横直迭架，离地二、三尺，编竹为席置于上及四旁之间。所收禾粟，悉贮于内。上可以蔽风雨，下可以去湿气。

气候

台湾气候异于内地，大抵暑多于寒。凤山自下淡水外，多与郡治同。富贵之家，兽炭、貂裘既无所用，细民即无衣褐，亦可度岁。花卉或不时盛开，木叶或经年不脱。瓜熟于冬，凉生于雨：此寒暑之气候，一也。

春苦旱、秋苦潦。西南云合而沛甘澍，东北云密而负日暄：此雨暘之气候，二也。

四时之风，惟飓为甚。雷轰浪激，楫倾樯摧；奔涛之声，闻数百里。晓东而暮西，与内郡之早西暮东者异矣：此风飏之气候，三也。

自凤山溪南至于淡水等处，早则东风大作，及晡郁蒸，入夜寒凉。冬少朔风，不用装绵。土多瘴气，来往之人恒以疾病为忧。此淡水之气候，四也。

岁时

元日，早起礼神、祀先毕，无贵贱，御新衣诣亲友贺岁，主人出辛盘共款。往来交错，数日仍止。

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东郊，备仪仗、彩棚前导；士女蜂集看春以为适。

上元，作花灯、火炮之属。子弟扮仙狮、竹马、龙灯庆乡间，主人酬以厚礼；否则，坚辞不纳也。别有善歌曲者数辈，制如飞盖状，行游市中，丝竹杂奏，谓之「闹伞」。各市镇坊里神祠，必延僧道设醮。醮毕，里众集饭祠中。数夜之间，又有无赖少年挟鼠炮以角胜负，虽延烧衣履不惜也。

二月二日，乡间居民仿古「春祈」，敛金宰牲、演戏祀神毕，群饮庙中，分胙而归，谓之「做福」。

三月三日，采鼠曲草合粉为粿荐祖考，余以相赠遗。不闻有士女秉蒿之风。

清明，追荐祖先，插柳户上。前后日，人多墓祭，邀亲朋与俱；舆步壶浆，络绎郊原。妇女盛服靓妆，驾车同至墓所。祭毕，藉草衔杯，递相酬酢。妇人设帷车中以饮，薄暮乃归。

四月八日，有洗佛之会；寺之僧尼主之。妇人多诣寺中参拜焉。

端午，家蒸角黍，取「阴阳包裹」之义。服雄黄酒，悬艾及菖蒲于门首。儿童带蚩虎，系以五色缕。俗斗龙舟，游人放口持豚酒饷之。

六月一日，家制半年丸，以红曲杂米粉为之。亦颂祷团圆之义云尔。

七月七夕，女儿乞巧，持瓜果、熟豆相为赠遗。

七月十五日，作盂兰会。以一老僧主之。黄昏后，登坛说法，设酒食以祀鬼，谓之「普施」。人家亦以是日追荐祖先，与清明同其孝享。而说者谓是日乃地官赦罪，使赴厉坛之祭；今而祭其祖先，是以有罪待祖先也。噫！春露秋霜，孰无报本之思？谓以有罪待祖先，此正所谓强词夺正理耳，恶足训乎！

中秋，祭土地。乡村里社悉演戏，为费甚奢；仿古「秋报」之义也。是夜士子会饮，制大饼，中书「元」字，用骰子掷四红得者，取「秋闱夺元」之兆。

重九日，登高；菊尊萸佩，互为潦倒。好事作风鸢，放于旷野之处，方言谓之「放风筝」。夜则悬灯其上，远望若炯炯巨星。但时当朔风，声近悲切，不免发「旅人思归」之兴耳。

十一月冬至，家家作米丸祀神。祭毕食之，谓之「添岁」；即所谓「亚岁」也。

腊月二十四日，俗传众神上天；备牲醴以祀，谓之「送神」。二十五日，俗传为天神下降；家各荐茶果如仪。至来岁正月四日复祀，谓之「迎神」。

除夕，前数日亲朋持礼物相赠，谓之「馈岁」。是夕祀先、礼神，谓之「辞年」。祭毕，举家拥炉饮酒，谓之「守岁」；爆竹之声不绝焉。

至于客庄，亦多内郡之人；故仪文不至大相远云。

风信

清明后，地气自南而北，则以南风为常；霜降后，地气自北而南，则以北风为常。反其常，则颶风将作（颶音列，风暴至也）。

南风柔而顺，北风烈而严。南风驾船，常患风不胜帆，故以舟小为速；北风驾船，常患帆不胜风，故以舟大为稳。风大者为颶（音具；海中大风。「南越志」：『颶风者，具四方之风也』。杨升庵曰：『以颶作颶，误』），又甚者为台（考「字汇」无此字，今姑从俗）。颶常骤发，台则有渐。颶或倏发倏止；台则常连日夜，大约发于六、八月居多。至九月，则北风初烈，或至连月，俗称「九降风」是也。船在洋中，遇颶犹可为，遇台则难当矣。又有风骤起者，曰「报头风」。凡过洋，以三、四、五月及七月、十月为稳；盖三、四、五月少报风，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天多晴而风顺也。最忌六、九及十二月；六、九（月）多报风，十二月风时难定也。

十月以后，北风常作，报风无定期，舟人乘风隙以来往。五、六、七、八月应南风，台发，则北风先至，转而东南，又转而西南乃止。九降，则无雨而风。五、六、七月间风雨俱至，即俗所谓「西北雨」、「风时雨」也。舟人视天色有点黑，则收帆严舵以待之；瞬息之顷，风驰雨骤，随刻而止。若预待少迟，则难以济矣。

天边有断虹，亦台将至。止现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如蜃尾者，曰屈蜃。出于北方，又甚于他方。海水骤变，水面多秽如米糠及有海蛇浮游水上，亦台将至。

十二月二十一起，一日有风，应明年正月有大风；二日应二月，三月以至九月俱按日相应。或一日之间风作二次，则来年所应之月，台颶亦二次焉；多亦如之，无不应者。

凡山澳泊船之处，有南风时澳、有北风时澳。南风，则以南负山而北面海者为澳；北风，则以北负山而南面海者为澳。独五、六月应南风，或骤遇北风，不可泊北风澳；盖以北风转南，呼吸变更，台雨严厉，恐驾避不及也。

每年每月各有报日，名目虽怪诞不经，而验之多应。今并志之，以便于趋避；亦舟行者之急务也。正月初四日，接神报；初九日，玉皇报（是日有报，各报俱验；若无报，则各报俱不验）；十三日，关帝报；二十九日乌狗报。二月初二日，白须报。三月初三日，上帝报；十五，真人报；二十三日，妈祖报（真人报多风，妈祖报多雨。以上三个月共三十六报，此其大者）。四月初八日，佛子报。五月初五日，屈原报（系大报旬）；十三日，关帝报。六月十二日，彭祖报；十八日，彭祖婆报；二十四日，洗炊笼报（此三报，俱系大报旬）。七月十五日，鬼仔报。八月初一日，灶君报；初五日，系大报旬；十五日，魁星报。九月十六日，张良报；十九日，观音报。十月初十日，水仙王报

；二十六日，翁爹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普庵报。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报；二十九日，火盆报（自二十四日至年终，每遇大风，名送年风）。

潮汐

天地间，一气耳。海潮者，地之喘息也。记云：『卯、酉之月，气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气以变而盛：故潮独大』。此以余月、余日论也。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来。气升于北，北盈则南虚，地必南俯，故潮皆趋南；气升于南，南盈则北虚，地必北俯，故潮皆趋北』。此以地乘气、潮因地论也。惟俯仰之形与喘息之义，略有异焉。月临卯、酉，则潮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北。此以太阴天盘论也。自朔至望，常缓一夜潮；自望至晦，复缓一昼潮。此太阴西没之期缓于太阳故也。海之极远者，其得气尤专，故潮因之；东海、南海，其候之远近可考矣。若昼潮大于春、夏，夜潮大于秋、冬；潮涨多在春、夏之中，涛大每居朔、望之后。此则天地之常数，统四海而一者也。然亦止于封域之内。若夫南望北斗与蒸一羊脾熟而天复明之外，及今红毛番所言彼地有夏秋暨昼、春冬永夜之处。又船为风所飘，尝至万水朝东，水各东流而强急，无复潮汐南北流；愈甚，则水泥而沸，非东风盛发，难以返棹。凡若此类，理之所穷，又非人所能蠡测矣。

台郡地属东南，日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临卯、酉，仅在初昏。故潮之长退，视同安金、厦亦较早。同安金、厦，初一、十六潮满子午，而尽竭于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满卯、酉，而尽竭于子、午。台则初一、十六潮满己、亥，而尽竭于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满寅、申，而尽竭于己、亥：差二时焉。则潮又以地异矣。且如台之半线以下，潮流过北、汐流过南，与澎岛同；半线以上，则潮流过南、汐流过北。惟习知其候者，舟行据其上流，方保无恙。

夫潮也涌从何来？汐也归于何处？其吞吐消长，真不可以究诘；故以为地之喘息焉。

物产

稻之属

早尖：有赤、白二种。粒小，早熟。种于二、三月，成于六、七月。园中种之。

埔尖：赤多、白少。种于三、四月，成于八、九月。园中种之。

尖仔：以纯白者为佳，诸稻之极美者。种于五、六月，成于九、十月。田中种之。

糯稻：即秣也。「古今注」谓『稻之粘者为秣』。有早种、晚种。岁时以为团、粽、糕、粿，酿酒尤佳。

虎皮秫：壳赤，有文。米白，粒大。

赤壳秫：壳赤，米白而粒小。诸秫中之最下者。

大伯姆：种于窳下之田。水高一尺则长一尺，水不能浸。米白而大。

竹丝秫：米青白色，故名曰竹丝。

生毛秫：以其壳有毛，故名。粒大而米白。

过山香：味香赛诸秫。粒长而大，较诸秫倍之。置一撮杂他米以炊，满锅皆香。土番种之园中。购者必数倍以易焉。

鹅卵秫：粒短而肥，壳薄而色白。性甚软，诸秫中之最佳者。

禾秫：壳白，而米极软。土番种于园。登场后会社饮酒，八、九月之候也。

麦之属

大麦：「说文」曰：『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冬至种，清明熟。三、四月之间，青黄未接，赖此以当穀；其有益于民食者甚大。

小麦：磨粉成面，为用甚巨。种于深冬，成于初夏。

荞麦：色黑，而实三棱。秋种而冬熟。亦可磨粉。敛汗用之（见「药部」）。

番麦：似黍而低；花吐于心、实结于叶。一叶一茎，茎可百余粒，状如石榴子。初生色白，熟则黄。煨而食，亦香美焉。

黍稷之属

黍：粒圆，色黄；可以酿酒。「说文」曰：『以大暑种，故谓之黍也』。

薯黍：叶长大如芦，粒差大而色赤。俗呼芦黍，即秬黍也。

黄粟：稷之别名。有粳、糯二种。

麻：即胡麻；一名脂麻。台产甚多。有白、黑二种，可作油。葛雅川以一叶两夹者，名巨胜。

鸭蹄黍：穗似鸭蹄，故名。

菽之属（物理论」曰：『菽豆之总名也』）

黄豆：皮黄，粒大倍于白豆。台产甚多。贩至内地，人甚珍之。

白豆：皮白，粒小。可作腐，亦可为酱。下淡水多种之。

黑豆：皮乌。可作豉。亦可和药浸酒，服之能愈风疾。

米豆：皮白，可和米作饭。一名九月豆；以其九月而熟也。

绿豆：皮绿，粒小；性凉。为粉甚佳；用以作糕点，尤称美焉。

虎爪豆：以其形似虎爪，故名。一穗数荚，一荚可三、四子。无甚佳，故人亦不贵之。

落花生：俗名土豆。蔓生，花开于丛，实结于根；一房可三、四粒。堪充

果品；用以榨油，可代口。

蔬之属

姜：种于山口少水之处，乃能盛长。

葱：有风葱、香葱、麦葱三种。风葱可治小儿风疾。

韭：叶狭小者为真；阔而差大者，蒜瓣包麦所生也。茎曰韭白，根曰韭青。割而复生，不用再种。

薤：有青、白二种。似韭，而叶差大。「尔雅」谓薤为鸿茱、「本草」谓之菜芝，均是也。

胡荽：俗呼园荽。茎柔，味辛香。西方书又名兴渠。

芥菜：有二种。一种紫芥，可作芥辣用。

六月菜：俗呼辣芥。

萝卜：性甚冷。一名萝菔。昔婆罗门僧东来，见食面者，曰：『太热，奈何？』及见食中有萝菔，曰：『赖此解之耳』。

白菜：「通志」曰：『本出北地，今海外亦多』。茎阔而白者为佳。

苋菜：「埤雅」曰：『有红苋、白苋二色。茎叶皆高大』。俗传：不宜与鳖同食。

芥蓝菜：「通志」曰：『叶如蓝而厚，青碧色，菜之美者』。俗呼为隔蓝菜。相传大士口鲤鱼，以此菜隔之。未知是否？

茗苳菜：叶厚而柔，晒之难干。「本草」谓其补中下气。俗呼为厚苳是也。

菱：俗呼为红根菜。种自颇菱国来，作菠凌非。

茼蒿：「泉郡志」曰：『叶似艾，花似小菊。性冷，微香』。

芹：有荻芹、赤芹二种；荻芹茎白，赤芹茎赤。一名水菜英。「尔雅」谓之楚葵。兴隆庄产最多。

油菜：「通志」曰：『似白菜；色青，根微紫。子可榨油，谓之油芥』。

白花菜：茎红黑色，枝叶微带毛。花白，故名。腌以为菹，味极香美。

浮藤菜：蔓生，茎微红，叶略圆而厚；子紫黑色。俗谓之罍菜。

菜瓜：蔓生。「泉郡志」曰：『色绿而斑点。又有白者，曰白瓜』。

丝瓜：亦名菜瓜，俗呼鼠瓜。老则其中有丝；去皮取丝，用以擦锅去垢。又呼为天罗布。

金瓜：有二种。小而圆，有瓣，色鲜红；但以充玩，不堪食也。又有圆而大且长者重至数斤，老则色黄；可充蔬菜。泉人呼为番冬瓜。

王瓜：「本草」一名土瓜。漳、泉谓之刺瓜；熟于三、四月。凤山十二月即熟焉。

苦瓜：以其味苦、故名也；亦名口瓜。俗呼「防羊」，言不可与羊同食也。

冬瓜：形似枕，大者重可二十余斤。性寒，经霜。陶隐居曰：『利解毒消渴』。

茄：有紫、白二种。一名落苏。「南方草木状」谓：『种茄宿根，有三、五年渐成大树。熟时，梯树取之』。此则不经见之物也。

匏：蔓生。有葫芦匏、有长匏、有劲匏。大者，土番佩以渡水。

长豆：亦名菜豆。荚小而长。有青、紫二种。

扁豆：俗呼肉豆，泉人呼为乳豆。形似皂荚，色青。花有红、白二种。

刀豆：形似刀，皮厚。而中有子，皆可食；味甚甘美。

紫菜：生粘海滨石上。潮满，其散鬢鬢然；潮落，复粘于石。又以其生于子月，故亦名子菜。

瓮菜：「遯斋闲览」曰：『本生东彝古伦国，番船以瓮盛之，故名』。种于园者为园瓮，种于水者为水瓮。

枸杞菜：陆玑曰：『一名苦杞。生于春；味苦，食之能清心明目。子可入药。惟甘州出者佳』。

果之属

西瓜：内郡熟于六、七月；凤山则种于深秋，熟于隆冬。贡大庭，以三月万寿前至京，名曰万寿果。其余以渐次熟焉。

龙眼：形圆如弹丸。壳黄，肉白而甘味，亚内地。后荔枝熟，又称为荔奴。

榎：实如猪腰子，熟于夏。有香榎、木榎、肉榎三种；香榎最佳而少，木榎次之，肉榎为下。此台果之上者。肉粘于核，必切片而始堪食也（按榎，「正韵」无此字；台人因其名，会意书之）。

波萝蜜：实生树干，大如斗。色绿，似如来顶，液粘如漆。子略似栗，熟而食之，味亦颇甘。

橘：柑属。江以南多有之。皮薄而光，俗通呼为柑误矣。又有公孙橘，长年俱花；实前结者红，后结者青。味酸不堪食。

柑：橘属。皮厚而皱，种类甚多。凤山止有红柑、雪柑二种，其味比内地颇酸。

木瓜：树直而高，无旁枝。花色白，实结于干。腌而食之，甚佳；能疗足疾（见「药部」）。

凤梨：叶似蒲而阔，两旁有刺。果生丛心中，至熟而色黄；味酸甘。未有叶一簇似凤尾，故名。

释迦果：树高出墙，实大如柿。色绿，如释迦头。味甘而腻。熟于夏、秋之间。又名番梨。

椰子：树高数丈无旁枝，似槟榔而干尤大。壳坚，可作瓢。壳外有衣如棕，用以洗锅，可去油垢。

槟榔：树似栝桐，叶亦相类。干有节，有房如箨。花在房中，花开而房脱；色白，细而香。一穗结实数百粒，熟于秋。切开，夹以扶留藤、蛎灰食之，可去瘴气。淡水产甚多。

扶留藤：蔓生。子如桑椹。其藤可夹槟榔而食，根尤佳。俗呼为萎藤是也。

。

桃：花开于春，熟于夏。味酸于内地，亦不及北淡水之多（又载「花部」）。

梅：四月熟。味酸而生津，所谓「望梅止渴」是也。北淡水多于南淡水（又载「花部」）。

石榴：种自涂林安石国，故名安石榴。有红、白二种；红者实大而味甜，白者实小而味酸涩。可疗痢疾。

番石榴：俗呼梨仔菱。花白而味香。实大者如口，皮青，肉微红；气浊，非佳果也。旷野之口，无处不生。

柑子蜜：形如弹子而差大。和糖，可充茶品。

番柿：形似柿，有毛。俗所谓生毛柿是也。

柚：种类甚多。凤山有红、白二种。其味酸，比内地之文旦仙凡矣。

菱：「说文」曰：『菱，■〈卩菱〉也』。一名芰，俗呼为芰角。「武陵记」以两角曰■〈卩菱〉，三角、四角曰芰。凤所产者，惟芰而已。生水面。

甘蔗：俗呼为荆蔗；又曰牙焦。花色红如莲，子随花阖；一阖有十余子，阖落而子现，味甚甘美。

桄榔子：五月熟。子若多生，则是岁有年。树似栝桐，中有屑如面。

甘蔗：「广志」：『一名藟蔗。顾凯之食蔗自尾至本，曰：「渐入佳境」』。煮糖另是一种，曰竹蔗。

菩提果：俗名香果。花白；实青黄，味甘而香。置诸几案，以供清玩，真不愧其名云。

香椽：俗曰香圆。初生色青，熟则黄；味淡而香。四时俱有。

佛手柑：状如佛手，其指有屈者、有伸者。色黄，中无肉；其味清香异常。

。

薯：皮有紫色者佳，白者稍逊。蔓生。叶长而尖，结根而成；一根可数条。有一根一条者，长四、五尺，重至十余斤；俗呼为田薯。

芋：一名土芝，一名蹲鴟。凤之芋有三种：曰槟榔芋者，中有红根相连，如槟榔子；曰秣米芋者，以其软而粘也；又有淡水芋，大者重四、五斤，不歉蜀中焉。

山药：「本草」曰：『薯蕷生于山上石隙之间，有长至六、七尺者』。

布之属

毛布：番妇以兽毛和苧织成。汉人买以代毡，或为包裹之用。

货之属

盐：濼口所出。色黑而粒大，腌物不至朽腐。「汉书」：『牢盆煮盐，用铁为之』。凤山止用晒法。

糖：蔗汁煮而成红糖，红糖覆以泥土而成白糖，再煮则为水糖。

酒：用草曲制之，杂以糖水，无甚佳者。惠、泉、镇江诸酒，俱来自内地。

曲：以草和米粉制成，名曰白曲。

油：有脂麻油、蓖麻油、菜油、落花生油四种。麻油胜于内地。

藤：有水藤、莉藤二种。郡所产水藤尤多。

菁■〈廿殿〉：种之园中。本地出者，其色比内地尤佳；商多贩往内地各处发卖。

菁子：内郡多来台采买。

纆：粗而且短，不及内地之细润而长也。土番间或种之，汉人则无有也（俗作苧，非）。

麻：作丝，系物之用。乡间无人不种。

薯榔：皮黑、肉红，染皂之用。

茄藤皮：生海边。红者皮可染绛，功同薯榔；白者凶岁取其子，可佐食。又名海蒹葭。

炭：杂木烧者甚多，以九荆木烧者为上。

灰：蚶房壳烧成。台多以车螯等壳杂之，故不甚粘。

藤：枝叶多生刺。为用甚多，凡乘屋、捆糖、椗■〈纆索〉诸类悉资之。

鹿皮：春皮浅而薄，冬皮深而厚。土番用以为席。

獐皮：黄黑色。去毛存鞣，用以为袜；染皂，用以为靴。

麋皮：鹿之大者。俗呼为蒋皮。商人贩往外国。

器之属

车：轨用坚木为之。中驾一牛引重致远，旁用一牛佐之。

木柜：长七尺余，阔三、四尺。藏宝货，衣服于其中，人寝其上以备盗也。

甲万：其制本之红毛。长三尺许，阔二尺。木取坚厚。商人以贮账目。
床凳：衣架之属，多以竹为之；以价廉而工省也。

药之属

天文冬：叶细多莉，蔓生。结根在地下。「山海经」所谓■冬是也。

麦文冬：比天文冬而小。「本草」谓『久服轻身』。

土茯苓：白者似茯苓，赤者俗呼为山尾薯。

鹿茸：鹿角初发为茸，性温补。以大者为佳。夏至解角，故能补阳。

麋茸：冬至解角，故能滋阴。

鹿角胶：取角砍碎，浸长流水数日，熬炼成胶。

鹿角霜：胶之粗者为霜。功亚于胶。

穿山甲：即鲮鲤壳。

柏菰：小儿口痛，煎洗可愈。

赫茶菰：有红、白二种；红者治白痢、白者治红痢。

荞麦：（亦载「麦部」）：能收冷汗。

三柰：与姜相似，而味辛。

藕节：荷叶根也。性和而补脾。

枸杞：其实为地仙子，根为地骨皮。

菖蒲：生于石者为石菖蒲。一名菰，一名水剑草。

香附：即土香草根。

穿山龙：疥疮洗，效。

土木瓜：「本草」名通草。蔓藤大如指，结实如小木瓜。

薏苡：土番种。粒较小于内郡。

白扁豆（载「蔬部」）。

金银花：蔓生。花白，隔夜而黄；解毒之用。「本草」谓即忍冬藤花是也。
。又名鸳鸯草。

水烛：生水中。形如烛，叶如蒲。色赤，中有白絮，可治刀伤。

蛇草：蛇伤，煎泡酒服，立愈。形如波菱，有小白花，并捣烂敷患处。

艾：可灸百病，故「尔雅翼」谓之医草。

益母草：宜于孕妇，故名益母也。花与草皆可用，取之端午日者为佳。

木贼草：独茎如箭，茎而无叶，寸寸有节，凌霜不雕。

蒲公英：「本草」名蒲公英。专治妇人乳上生毒。

薄荷：叶茎似荏而尖。治风寒要药。

泽兰：□□□紫节，花白；能散血。

班节相思：与薄荷相类。散血用。

白鸡冠：晒干，能治妇人血崩。

苍耳子：俗呼「羊带来」是也。

车前子：即诗所谓芣苢也。俗呼为五根草。

蓖麻子：红者能治风疾。

急性子：即凤仙子。熟时以手微按，其缝即开，故名。

蝉退：蝉壳更生，脱其旧，挂于树间。

石决明：「本草」曰：苗三、四尺许，花黄白色，子如菘豆而锐。主明目，故名。

风藤：其形方，与他藤异。近海者佳。浸酒服之，可治风疾。出下淡水。

木鳖子：蔓生。叶似苦瓜，生青、熟红。肉上有刺，核似鳖，故名。

紫萍：生水中。面青、背紫；赤若血者，为紫萍。一曰七月十五晒干密丸，能入肺经、达皮肤，治脚气及胎孕有伤；名「紫萍一粒丹」。

竹之属

荻竹：竹之极高大者。旁枝横生。□□□□人种之屋后，可以防盗。茅屋梁柱悉资之，为用甚大。

长枝竹：椅、棹、床、榻皆资其用。亦名鲎脚绿。

凤尾竹：俗呼观音竹，一名箭竹。干小、叶细，高止六、七尺。

麻竹：比荻竹尤大。质不坚韧。车笼、糖笼、仓笨等物悉资之。

空涵竹：产山中。高二丈许、围二、三寸，无旁枝。草屋则以为桷。

棕竹：皮似棕而节密，高不满四尺。

芦竹：似黍。生水涯湿处。

木之属

樟：即豫章也。大者数抱，岁寒不雕。久年即内腐而中虚，不堪成材。

楠：即柟也。色稍黑，逊于内地。又有土楠，质坚，为辅辐之用。

猴栗：木性甚坚，可为梁柱，与栗亦无甚异。

朴：树高大。「通志」曰：『叶如加条差小，皮鳞皱而厚』。

百日青：俗名土杉。虽枯，而色尚青也。

柳：「本草」：『柳花名絮，即杨柳也。多种水畔。又有御柳，干赤、条细如绿丝。亦名垂丝』。

赤鳞：赤色，皮鳞。质坚，入土难朽；大者取为车心。

乌栽：皮色黑。其质不坚。供薪而外，别无所用。

象齿：木直而色白。人多取以为桷。

荆：树无甚大，随处皆生。有五叶、七叶二种；七叶者，能疗中暑之症。

栋：叶似槐而尖。春至而开花，实如小铃。俗谓之苦栋子。唐诗有「栋花

开后春光好莉」之句。

万年青：枝圆，色绿；无花，叶高至丈余。一名绿珊瑚，又名绿玉树。种本吕宋。

黄目树：树高大，质脆。实可漉衣。

茄藤树：产海滨。可以供薪。

荪荼：树类菠萝，而高大至丈余。乡人多于园外密种之以为篱，牛羊不得入。

水漆：生海泥中。皮有黏液，着肤则肿。用以编篱，多生枝叶。

九荆：树如紫薇。村落草屋及编篱，多用为柱。俗呼为九芎。

榕：大者垂荫可余丈。王敬美曰：『多根，故易茂而难拔；不材，故寡伐而长寿』。

枫：「说文」曰：『枫木厚叶弱枝，善摇。汉宫殿多植之。至霜后，叶丹可爱』。「尔雅」曰：『枫摄摄』。以其求风则鸣也。

莉桐：垂阴如梧桐，开花如连焦，而大恍惚班支。一枝数十蕊，色鲜红；先花后叶。无地不种。

破故子树：叶似梧桐而小。结实如苦栋，腌之可食，且能消积。

桄榔：树似楸桐，中有屑似面。木有文理，堪以为用。

花之属

梅花：开当首春，故为花魁。色白者为上。有单叶、百叶，而单叶者最佳。本地所产，皆系白而单叶，但不如内地之蕊大而清香耳。

山丹：花一朵百蕊，状如绣毯而色红。长年皆开。

紫薇：树无皮；爪其本，枝叶皆动；「通志」曰：『不耐痒花』是也。世人多以此为紫荆，误矣。

芙蓉：「通志」曰：『一名拒霜。花开于秋。清晨色白、午则浅红、晚则深红，名曰三醉芙蓉者种最佳。又有单叶而色白者，曰山芙蓉』。

佛桑：叶似桑，故名。四时长开，有朱红、淡黄二色。叶单者，曰照殿红。

树兰：「泉志」曰：『丛高成树，其花碎点清香』是也。有三叶、五叶二种；五叶者佳，名曰暹兰，以其自暹罗来也。

指甲：捣其叶涂指甲上令红，故名。花细而色白，一枝可数百蕊，虽香而实浊。

石榴花：有深红、浅红、白、黄数种。百叶者不结实。

茉莉花：夏开，色白。「南方草木状」曰：『自西国移来』。又有百叶者，花大数

倍，名番茉莉；更为可佳。

木槿花：台人呼为水锦。有红、白二种，白者为佳。小儿口破，捣汁擦之即愈。

棣棠：一名郁李。有白色、淡黄色二种。

长春：色淡红。四时相续盛开。台人呼为「月见」。

丽春：花似长春，而大过之。色深红，故名丽。

玉楼春：花色白，而中带黄。香而浊者，即百叶黄梔花是也。

金丝蝴蝶：「泉志」曰：『花黄，形类蝴蝶。微风至，则动摇』。

一丈红：似葵而叶大，直起无旁枝。花色淡红。一叶、一花，自本开至杪。高近丈，故名。

荷花：有红、白二种；又有白而红边、百叶最佳。「尔雅」曰：『荷，芙蕖；其茎茹、其叶口、其本口、其花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内郡夏天始开，本地隆冬之时尚有花。地气之不同乃尔耶！

菊花：种类甚多。台地至十二月菊尚盛，不必秋夕纔餐落英也。

玉芙蓉：叶似艾而微香。妇人插之，能去油垢。

龙船花：即頰桐也。其色鲜红；竞渡之时花□□开，故名。本地则长年皆花，又名百日□。

夜合：花开至暮即合，故名。又名合欢。「古今注」曰：『合欢枝叶互相交结，每一风来，辄自相解。树之阶庭，使人不忿。稽叔夜种之舍前』。

千日红：花绝耐久。数日以热汤濯之，色更鲜红如新。

金钱花：午开子谢，故又名午时花。

绣毯花：蔓生。施壁上，一簇数蕊，与内郡异。

月下香：似萱而花白。一茎数十蕊。自下开至上。薄暮放花，至晚益香。又名雪鸳鸯；以其花白，开辄两蕊相对也。

葵花：有黄、白、红三种。花开，朝向东、暮向西。自下而上，开尽乃上。与一丈红颇相类。

鸡冠花：有红、白二种。「闽中记」曰：『秋生，紫色，如绣画鸡冠之状』。

金银花：蔓生。花有黄、白二色，清香殊甚（又见「药部」）。

素馨：蔓生。花白而蕊小，清香异常。佛书曰：『昔有刘王妾素馨冢上生此，故名』。又有黄色者，花小而香亦稍逊焉。

兔丝：一名凌霄花。蔓生。色鲜红，朝开暮谢。

凤仙花：一名金凤。有深红、浅红，有红白相间，有紫，有白。内地开在夏、秋之间；本地则花开子落，随发随开，不拘四时。

番瑞香：蔓生。花微绿；一簇数蕊，香甚清远。夏月盛开。

昙花：有红、白二种。佛寺中多种之。开于夏月；一茎可数十蕊，香亦甚异。

胭脂花：有红、黄二种。开于夏月。

锦竹：一名石花竹。丛生，花如缣锦。

洛阳锦：丛生。诸色俱备，又有纯白者。蕊旁如剪，谓之白剪绒。

剪春萝：「通志」曰：『花淡红，旁如剪刻，故名』。又名翠剪萝。

喷雪：花白、蕊细，如雪乱点；「通志」所谓泼雪是也。

月桃：叶似莲蕉而狭小；花黄、白相间，味浊。一茎数十蕊，倒垂，端午摘插小儿髻上；又名虎子花。采其叶包糯米，以为角黍。

万寿菊：花似菊而色金黄，但不香耳。

莲蕉花：有红、黄二种。俗误为美人蕉。

番花：树高大；花黄、白相间，味浊。花□□叶。

番蝴蝶：叶似槐；花红、黄相间，一枝数十蕊。四时长开，实如扁豆。

莉桐花：色殷红，一茎数十蕊，先花后叶；类于班支。

美人蕉：似蕉而小。花出蕉心，恍惚莲蕉，色鲜红。经月余始谢。

兰：种类甚多，有玉干、大青、拜岁、鹤顶、素心，□□。本地所有者，惟大青而已。「尔雅翼」谓：『一干数花者蕙』。然则世所种者，皆非真兰也。

桃花：有淡红色、有白色，俱百叶；逢春即开。又有绛红而百叶者，春深始开；名曰「三月浪」。

草之属

藜：干浅红，叶微红带黄色。高可八、九尺，形似老莱娇。枯则取以为杖，所谓「藜杖」是也。

仙草：煮烂，取汁去渣，和米粉再煮而成冻，可解暑毒。

茅：有金丝茅、大头茅二种。金丝茅用以盖屋。

菅：似茅而粗大。煮糖多用之以烧火。

鼠曲：生平原垆野中。花色黄而细，艾轩集（？）谓之暑菊。晒干煮熟去其渣，杂米粉作糗。

白曲草：□以面粉为白曲，用为酿酒。

乳草：叶紫绿而细，生附地上。妇人少乳者和鸡食之，能通乳窍。

仙人掌：状似人掌，故名。

藻：「尔雅翼」曰：『根生水底、叶浮水上，不若浮萍之无根而漂浮也』

萍：浮水上。江东人谓之藻。

龙舌草：形似舌，旁有莉；俗呼谓芦荟是也。

莉苋：多生园中。高三、四尺。赤色而多莉，故名。

齿草：枝柔，色绿，高尺许。叶如浮藤口而差小，心如枸杞。番人取其嫩枝以擦齿，久之皆黑；因以得名。

畜之属

牛：有水牛、黄牛二种。水牛自内地来，研糖用之。黄牛近深山多有，取而驯习之，用以耕田，亦用以代步。驾车，则二牛皆堪用。

狗：「尔雅」，以犬未成毫为狗；「说文」，以狗之有悬蹄者为犬。今俗通谓之狗。

猪：毛粗而硬，故谓之刚鬣。「尔雅」曰彘，亦谓之豕；其子曰豚。

羊：毛细而软，故谓之柔毛。「周礼」曰：『祭祀，割羊登其首』。

猫：有黑、白、黄等色，又有杂色者。能食鼠。「酉阳杂俎」曰：『目睛旦暮圆；及午，黑睛为线。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温』。

鸡：「古今注」：『鸡名烛夜』。又鸡本朱氏翁化，故呼鸡曰「朱朱」。

鹅：长颈而善鸣。「尔雅」谓『鸣可惊盗』。养之园林，则蛇皆远去。

鸭：似鹅而小。近溪涧处，又有水鸭，能飞（别见「羽部」）。

羽之属

鸢：鸱类。「禽经」曰：『暮鸦鸣，则小雨；朝鸢鸣，则大风』。

鸽：人家畜之。能知往还。

鹞：状类鹤，但小而无朱顶。「禽经」曰：『鹞俯鸣则阴，仰鸣则晴』。

鹞鹞：「尔雅」曰：『鹞鹞，雝渠』。郭璞注：『鹞属也。飞则鸣，行则摇』。

雉：雄者有冠，尾长，身具五彩；其羽为翟。雷始动，则雉鸣而雊。

乌：「尔雅」『纯黑，反哺者为慈乌；腹白，不反哺者为鸦』。亦名鸛；诗曰『弁被鸛斯』是也。

燕：「说文」曰：『燕作窠，避戊己』。陶隐居曰：『胸紫、身小为越燕，胸班黑而声大者名胡燕』。

鸠：即班鸠也，与内地异。色青黑者，曰班甲；项下赤色者，曰火鸠。无地不有。又一种身绿、嘴足红者，曰金鸠；惟淡水出焉。

鹭：毛白，项有丝；嘴长、脚高。「禽经」曰：『鹭啄则丝偃，翔集必舞而后下』。

画眉：「通志」曰：『白眉、褐质，好斗、善鸣』。「兴化志」曰：『声似莺而小，清圆可听』。本地所出与内地等，但眉不白耳。

鸛鹄：断舌，可使效人言。一名八哥。

布谷：色浅黑，白腹；头亦微白。春作方殷，人以鸟至识耕农之候。江东呼为「护穀」。

鳧：似鸭而小，浮于水面。陆玑云『鸟之谨愿者』。俗呼为水鸭是也。

雀：「雀」字通「爵」，古作「爵」。「禽经」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鸥：水鸟也。隋帝谓『「鸥」字「三品鸟」，宜封「碧海舍人」』。

翡翠：俗呼为钓鱼翁。人取其羽为饰。常宿水，伺鱼食之。「异物志」曰：『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伯劳：「诗」所为鸣鵙是也。亦曰博劳。「兴化志」曰：『一名梟』。

黄莺：色纯黄，声巧啭可听。一名仓庚、一名黄鹂，又名黄鸟。「诗」：『睨睨黄鸟，载好其音』；又『仓庚于飞，熠熠其羽』是也。

鹞：色苍黑，比莺而较大。善击鸟；「诗义」疏：「隼鹞」是也。

长尾三娘：色青、嘴朱，红足、紫尾。长尺许。疑即青鹞。

鹰：「周书」曰：『惊蛰之日，鹰变为鸠；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大者一名扳雄。

乌鸢：色黑，较小于鹰。能搏鸢。人取其雏而饲之。与鸡子同为饮啄，鸢不敢近。

草雀：色紫，较小于雀。置之笼中，唧唧能吟。

海鸡母：色黑，形如鸡母。宿海边。味清而骨脆。

海鹅：俗呼为「南风鸞」。常于海中取鱼。其羽可为箭翎。

鸺鹠：状如鹰，头目如猫。鸣，雌雄相应。昼不见物，伏于丛草中；夜则出，鸣声若老人。俗呼为孤黄是也。

毛之属

豹：似虎而小。陆玑疏曰：『毛赤而文，谓之赤豹。又有玄豹』。古诗曰：『饿狼食不足，饥豹食有余』；言狼贪而豹廉也。本地所出；间或一、二，不可多得。

鹿：毛色黄，有白点。「说文」曰：『解角兽』。「尔雅翼」曰：『鹿与麋为友。鹿阳兽，游山；夏至得阴气而解角，从阳退之象也』。

麋：毛苍黑色，无白点。「说文」曰：『麋阴兽，游泽；冬至得阳气而解角，从阴退之气也』。

獐：毛黄色，似鹿而小。性悍善跳，无角。

麂：亦似鹿而小。「尔雅翼」曰：『其声儿儿然，实獐类也。有角而短细』。

兔：「论衡」曰：舐雄毛而孕，生子从口中吐出；故「埤雅」曰：『兔，吐也』。其居三窟。其毫利为笔，名兔毫。

熊有人熊、猪母熊。其胆可疗眼疾。台无人熊，眼疾多以此代之，亦佳。

猴：一名狙，一名胡孙。「尔雅」曰：『獠，母猴也』。相传猴无脾，故行以消食。王廷寿赋曰：『储粮食于两颊，稍委输于胃脾』；却是有脾矣。

野猪：似猪而小，尖嘴、高脚。牙铍利，与家畜者异；「汉书」『景帝游上林，野猪入厕』是也。

獭：居水上，食鱼。「月令」：『正月，獭祭鱼』。

鼠：出之人家者为家鼠，出之田中者为山豪。

鳞之属

海翁：大者能吞舟。浮于水面，则风将作。

鲨：有白沙、胡沙、双髻沙。其最佳者，皮上有圈文，曰龙文沙。

泥■〈鱼卖〉鱼：形似马鲛而大，无鳞。味甘美。重者可二十余斤。

乌鱼：各港俱有。冬至前出大海散子，味极甘；后引子回原港，曰回头乌，则瘦而味劣矣。子成片，盐过晒干，味甚美。「本草」谓之鲙鱼。

马鲛：类泥■〈鱼卖〉而细，无鳞与鲛。海鱼之佳者。

鎗鱼：身扁，色白，无鳞。以其首锐、腹广、尾细如鏢鎗，故名；海鱼之最贵者。又有一种色黑者为乌鎗，有微黄色曰金鎗；俱不及也。

午鱼：味甘美，大者为佳。以其出于午月，故名。本地出于冬，则与内地异矣。

红纱：皮红如淡朱，有鳞。出于秋。大者可三、四斤。

鰠鱼：与鲢鱼相似。味清而多刺，巨口而鳞粗。

敏鱼：似鲈而大，重至二十余斤。肉粗，不甚佳。

乌颊：身短，色微黑。味甘美。

黄鱼：色微黄，形扁；鳞细，肉有微刺。长不过六、七寸。

扁鱼：形似贴沙，俗名涂荆。晒干，味甚甘美。

绳鱼：俗呼大麦绳，以其麦熟时正出也。色青，无鳞，体圆而味腥。

麻虱目：形如鲙鱼，产海边埕中；无种，入夏，水热则生。味清而不腥，大则稍逊。

贴沙：身薄而扁，背紫色、腹白。贴沙而行，故名。大者为佳。

金钟子：细鳞，形圆扁。

狗母鱼：身圆，肉粗、多刺。有细鳞，赤黑色。鱼品之最下者。

白带鱼：身薄而长，其状如带，故名。泉人呼为澳鱼。

狮刀：郭璞注曰：『鲙鱼也』。又名刀鱼，形似刀。味清而多刺，大者为

佳。

鲈：巨口、细鳞，与鳊鱼相似。生于暑天，肥且美。

花铃：长二、三寸，而体微圆，青色。

金钱：体薄，多刺；不及花铃之厚而甘也。

黄翅：以翅黄，故名。又曰黄翼。

铁甲：鳞硬似甲，故名。

■〈鱼共〉鱼：形圆而扁，无鳞；口在腹中。尾长于身，似鎗。大而色微黑者为黄■〈鱼共〉，肉粗而涩；小而色微黄者为燕■〈鱼共〉，肉润而甘。

独鱼：大者如掌，皮粗。晒干，用以磨木器。

青鳞：有鳞，色青，故名。长不过六、七寸。「通志」：『一名青鲫』。

鮡鱼：濼口产者佳。身有白花点，故俗呼为花鮡。

鲤鱼：鲤为鱼之长。色有红、有黑。池泽皆有之。「埤雅」曰：『鲤进于鱼矣，殆亦龙类。故仙人乘龙，亦或骑鲤，乃至飞越山湖』。

鲮鱼：溪涧中，鱼之最恶者。引于游水，众鱼不敢犯。

黄爵：身薄而小，色黄多刺。长不过五、六寸。

沙梭：长五、六寸，身圆。味清，肉丰。

嘴尖：嘴长二寸许而尖，故名。

白腹：状似马鲛而腹白，故名。

鳊：有芦鳊、乌鳊。芦鳊可二十余斤，乌鳊大者斤余。陂中所出，肉细而润，品之最佳者。「埤雅」曰：『有雄无雌，以影鳊体而生子』。又有出于海者曰海鳊，大者可二十余斤；然其味则远甚矣。

鲫鱼：「本草」：『一名鲋』。「埤雅」曰：『此鱼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也，谓之鲫；以相附也，谓之鲋』。

涂虱：头扁，颊有两刺；身微圆，黑色。产陂圳中。「漳志」、「兴志」皆谓弹瑟，「泉志」谓之涂虱。

斗鱼：长三、四寸，有花文，红绿相间，以麒麟尾者，为佳。善斗故名。一名丁班，一名三班。

泥鳅：穴泥中，似鳊而短。身多涎，难握。俗谓之鳅鱼。本地所出者骨较硬。

鲇鱼：身圆、头扁，色黑黄，无鳞。多涎沫。出陂中。

鲮鲈：身上有斑点，体圆而尾有星。穴于泥涂中。

鳊鱼：俗谓之鳊。似蛇无鳞，体多涎沫。生泥窟中。

金鱼：色红，以虾尾而囊金者为贵，有黑色而囊金者更佳。

乌鳊：一名墨鱼。常喷墨于波以卫身，大鱼不得近。渔人见水黑，即撒网

取之；欲全身而适以害身也。中有骨如小舟，名海漂蛸。

水鸡：一名田鸡；以其多出于田中也。夏间，久旱遇暴雨，田水满；夜持火炬照之，昂头而视，更不转动，捕之易易也。至第二夜见火则跳，难以捕获。

青蛙：「图经」曰：『背青丝色，谓之青蛙』。俗呼为青约。

介之属

龟：生陂圳中。「尔雅」曰：『俯者灵，仰者谢』。「大戴礼」曰：『甲虫三百六

十，而龟为之长』。「古今注」谓之黑衣督邮。

鳖：段成式曰：『鳖伏于渊而卵剖于陵，此思化也』。

蜃：壳黑色，可作杓。血蓝色。尾长如鎗。有足十二，生在腹下。子可腌以为酱，甚佳。

蟹：「考工记」：『仄行，蟹属』；故曰旁蟹。蟹生毛，又曰毛蟹。生于溪涧之中。

蜆：「图经」曰：『后足阔者，名蜆蚌』。上海滨泥涂。蟹无毛，故异于蟹。赤嵌出者最佳。膏多于肉曰红蜆，无膏者曰菜蜆。

牡蛎：壳相连如房，故又名蛎房。内地架石于海滨而生；台无石，生于海中。取者乘桴，用长竹如剪，钓诸海底。

蚌：蚌蛤之属。壳厚，而外有棱如瓦垄然，故「岭表录异」曰瓦屋子。

花蛤：壳有班文，比车螯而较小，谓之文蛤。本地所出者，壳黑色，有白点；与内地不同，味亦亚之。

蚌：壳绿黑色，类蛤而长大。鹬蚌相持，即此也。

蠃：壳上有斑点，其螯甚锐。

西施舌：绿壳黑色，似蚌而薄。其肉有舌最美，海错之至珍者。

蛤蜊：壳圆，色微黑。肉黄，味亦甚清。

车螯：俗呼为蛸。壳厚而坚，色微黄。肉白，多浆。

螺：香螺，大者长六、七寸，肉白而脆，尾有膏，味清甜；其品最上。又响螺，其壳可吹。花螺，如田螺而小，壳圆、色白，红点相间，味甚清。又有一种味苦不甘，其壳可作鸚鵡杯。

田螺：壳薄。「本草」曰：『生水田中；含泥在腹，久而犹活，能伏气饮露』。又有生池潭中者，曰石螺；而壳厚耳。

海豆芽：形扁、壳绿，较大于蚬。有尾如豆芽，故名。一曰涂杯。内地甚贱，本地以为珍。

鯪鲤：一名穿山甲；谓能穿土为穴也。见人，则身缩不敢动。形如鼠，浑

身皆甲。有白皮、红皮二种；白皮者能却风疾。

水龟：俗呼龙虱。腌食之佳。

虾：种类不一。红虾味甘，沙虾次之，黄鳧米又次之；草虾则有班节而肉粗，其最下者也。

虫之属

蜂：有数种。其毒在尾。能酿蜜者，曰蜜蜂；无毒。有蜂王，群蜂采其花之佳者，戴于首以献。多出淡水。余如长腰虎头蜂，则皆有毒矣。

蜾蠃：一名■〈虫医〉螽。似蜂，腰小而长。取小虫置于木空中，七日化为己子。

蚯蚓：一名土龙，一名蜿螭。郭璞赞曰：『蚯蚓上口，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触而感物，乃无常雄』。

蝴蝶：有纯白者、有黑白相间者、有五彩者，种类甚多。今但呼为蝴蝶。

蝙蝠：肉翅。「通志」曰：『类鼠而有翼，昼伏夜飞』。又名伏翼，又名夜燕。

蝉：色黑。以协鸣。翅轻薄，其声雄以壮，鸣于夏者也。又有一种色绿而小，其声细而悲，鸣于秋者也，曰秋蝉；吸露餐霞。

蜻蜓：「尔雅」曰：『虹蛭负芳』。郭注曰：『即蜻蛉也』。「埤雅」曰：『蜻蜓饮露』。

螳螂：漆色。能飞，多藏壁间。「漳志」谓之螳虫。

蜘蛛：有数种。「尔雅」曰：『在地中布网者，为土蜘蛛；络幕草上者，为草蜘蛛；又蠨蛸长跣，即小蜘蛛；长脚者，俗谓之喜子』。陆贾曰：『蜘蛛集而百事喜』。

蛾：一名慕光。好扑灯火。

蜉蝣：朝生暮死。

蝇：班固曰：『青蝇，嗜肉汁而忘溺死』。又有一种大而色青者，粪为物中即变虫。

蚊：积雨生蛆变成者。树木多，则蚊尤多。

螳螂：「尔雅」谓之莫貜是也。螳螂食蝉、雀食螳螂，故俗谓之『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蚁：台产最多，种亦不一。色赤而极小者，为黄丝蚁。色黑而走疾者，为走马蚁。色白而生于湿处者，曰白蚁；凡衣服器物近湿处，多为所坏。

蜒蚰：形如蚯蚓，长二、三寸。黑夜吐白涎，有光。俗呼为青赖。

萤：一名夜光，一名霄烛。腐草化生者。

螽斯：蝗属。或曰：股黑有文，以两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故「诗

」美其不妒。俗呼草蜢。

蟋蟀：善斗。一名莎鸡。「尔雅」谓之■〈廿蚕〉泉，呼为草鸡。

蝇虎：蛛属。□黑色。专捕蝇而食之。

水蛭：生于浊水，即马蟥也。「尔雅」疏曰：『水中虫，得入人肉者，一名马螭；俗呼为蜈蚣。楚王食寒菹，得蛭并吞之；王素有结积疾，因是而愈』。

蛇：舌双，耳聋、听以目。其毒在涎。种类甚多。其食鼠不伤人者，曰山辣；其背有文如龟壳者，曰龟壳花；有头扁，逢人辄昂其首而喷鼻者，曰饭匙倩；有色绿而小者，曰青竹丝：皆最毒而伤人者。又有色花而小，不伤人者曰草花仔。

虾蟇：似蟾蜍。背有黑点，皮粗。陶隐居曰：『腹大，皮上多瘕磊』是也。按张畅弟收为獠犬所伤，食虾蟇可疗；收难之，畅含笑先尝，收乃食，疮亦旋愈。又取其肝涂疗疮，无不验。

蜥蜴：「说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蜓。蝮蜓，守宫也。汉武帝令人于五月五日取蝮蜓，饲以丹砂，身尽赤，搗之以涂宫人，有私者其迹即灭，故曰守宫。东方射覆曰：「以为龙，又无角；以为蛇，又有足。跂跂胠胠，善缘壁，非守宫、即蜥蜴也』。又名壁虎。本地出者能鸣。

卷之八

人物志

科目贞节流寓（附）

萃山川之秀气，而人生其间，或以道德着、或以事业彰、或以隐逸显，类皆抱不世出之才而为邦家之彦者也。自科目之制兴，而登贤书者有人、荐鹰扬者有人。盖将尽天下之贤才，而收之场屋之中。台自开辟以来，与内地并应乡、会之兴；而夺帜秋闱，则自凤山始焉。其以明经贡大廷，亦如内地之例。他若忠臣、孝子，新造之区固难卒见；而至于节烈之流，虽荒徼绝域未入版图之时，已有后光辉映者，勿谓巾幗中无人也。□并列之，而附流寓于后。

科目

贞节

流寓（附）

科目

□朝取士之法，不一其途。至宋神宗，始以八比□天下士。而□其尤者升于天府，曰进士。明洪武，则立乡试、会试二大典；以子、午、卯、酉年八月为乡，以辰、戌、丑、未年二月为会。福建乡试解额，定一百零五名。本朝鼎

定以来，乡、会同之而裁解额之半，定为五十三名。康熙五年丙午，易制义为论策，乡、会无异；行之一科而止，后仍用制义取士，各直省皆然。台湾尚未内附，何有凤山？二十二年初辟，台厦道周昌详请具题立学校，乡、会悉如内地例。二十六年，福建陆路提督张云翼疏称：请照甘肃宁夏生员事例，另编字号额中一、二名；行之数科，俟肄业者众、造诣者精，仍撤去另号，勿复限以额数。奉旨：台湾一府三县生员另编字号，额外取中文举人一名。是科，中乡试者首自凤山。三十五年丙子，诏天下分上、中、下省各增解额；福建在中省之例，增解额为七十一名。三十六年，台湾四学士子金呈，请撤另编字号，通省匀中；闽浙总督郭世隆疏请，诏可台湾之匀中，自三十八年己卯科始也。四十一年壬午，另编官卷，每十名加一名。是科、官生中乡试七名。四十四年乙酉，另增五经卷中式三名。是科，广解额为八十三名。五十年辛卯，又广解额为九十九名。五十二年，恭逢皇上六十万寿，特开恩科，定解额为八十五名。五十六年丁酉，罢五经卷，解额照上科之例；官生，则以十名加一为递增。

武科之设，自唐历宋，屡罢屡复。至理宗口佑间，校以骑射。明成化间，较骑射、策论。本朝定乡、会两试，与文一体；乡则以子、午、卯、酉十月，会则以辰、戌、丑未九月。福建乡试，定额五十三名。康熙七年定例：先试马、步箭、后试策论。十三年议定：乡、会射马、步箭外，再试开弓、舞刀、口口验其技勇；三场考试策论。二十九年庚午，中试乡试者，亦自凤山始焉。三十一年定例：头场试马箭，九箭中四箭者合式，准入二场；二场试步箭，九箭中二箭者合式。马、步箭外，再试八力、十力、十二力弓，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石。三项内有能一、二项者，准入三场；全不能者，亦不准入三场。三场试策二道、论一篇。四十八年，诏各省：绿旗营兵有通晓文义、愿应武乡试者，在充伍地方，令该营将弁申送巡抚，同武生一体乡试，于原额内取中；如不中者，仍令归伍。如乡试中式之后，有愿归伍者，亦暂令其归伍。千、把有愿应会试者，同武举一体会试。营兵之应乡试、千把之应会试，自此始也。四十九年行各直省：考试武生、武童，用论二篇；第一篇出「论语」、「孟子」题，第二篇出「孙子」、「吴子」、「司马法」题。其乡、会试亦照此例，第一篇出「论语」、「孟子」题，第二篇出「孙子」、「吴子」、「司马法」题；作论二篇外，作策一篇。五十二年十一月内，奉旨：文武考试虽曰两途，俱系遴拔人才。而习文之内，亦有学习韬略，善于骑射者；习武之内，亦有精于制义，学问优长者。如或拘于成例，以文、武两途不令通融应试，则不能各展所长，必致遗漏真才。着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嗣后文生员有愿改入武场、武生有愿改入文场者，照文、武生员乡试例，起送各文武场；文举人乡试有愿改入武场、武举有愿改入文场

者，照文、武举人会试例，起送各文武场会试。其中式者，照例造入新册；不中者，仍各归入文、武原册内，不准再行改考。奉旨：『依议』。通行八旗、汉军、直隶各省并奉天一体遵行。文、武通融应试之例，自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科始也。

岁贡，明以前无此名目。其诏天下府、州、县学每岁各贡生员一人至京试经书义、判语，中式者入国子监肄业，则自洪武十六年始也。正统二年，令府学年贡一人、县学二年贡一人，以食饩浅深为先后。本朝顺治四年，行直省各府、州、县，将屡经科举应贡生员三人，一正、二陪；学臣考核文字荒谬、年力衰迈者，给以衣顶，正陪者充贡。康熙元年，停岁贡。八年再复，永为定例。凤山之有贡，自康熙二十八年始也。又有拔贡（将优等生员考取，拔其尤者为贡，府学二人，县学一人，十余年而一举者也）、恩贡（遇覃恩、将首贡取充；不论年岁者也）、副榜贡（中式副榜者，以贡用），例贡（援例捐纳者也），由庠生捐者，序次附入；由俊秀捐者，不与焉。

论曰：科目之设，代各不同。至本朝之典为特隆，车书统一，人文日盛，增解额以收天下之贤士，定官卷以恤在廷之大僚。甲冑之众，得与观光；通经之儒，获叨巨典。又恐文武判为两途，致使有才弗彰，复着互试之令，使敦诗说礼，得见美于穿扬；挟矢操弓，益肆力于二酉。斯诚旷千古而一覩者也。凤山属在海外，幸际圣世，共亲盛典；应各自砥砺，以圣贤相期许。异日作楨王家，苍生霖雨，安在荒徼绝岛之区，竟无怀才抱德之士哉！

举人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萧弘梁榜）：苏峨。

康熙二十九年庚子（潘金卣榜）：邑星灿。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余正健榜）：王际慧（龙溪教谕）。

贡生

康熙二十八年：曾联标（岁）。

康熙三十年：黄巍（岁）。

康熙三十二年：何则鸣（岁）。

康熙三十三年：庄一媚（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三十四年：蔡邦彦（岁）、柳梦和（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三十六年：梁六善（岁）、郭允豪（恩）、施世榜（拔）、郑光基（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三十八年：张祚（岁）。

康熙四十年：王蕙岗（岁）。

康熙四十二年：叶朝弘（岁）、陈腾祥（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四十四年：李为泽（岁）。

康熙四十六年：郑其炳（岁）、王凤来（例贡。附生捐。漳平训导），陈许楫（例贡。附生捐）、林其蕢（例贡。附生捐。泰宁训导）、饶嗣珍（例贡。府学。附生捐。大田训导）、李桃（例贡。附生捐）。

康熙四十八年：陈宗达（岁）。

康熙四十九年：蔡光座（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五十年：吕世昂（岁）、张应时（府学。凤山拨入。岁）。

康熙五十二年：吴台成（岁）、郑应球（恩）、蔡振声（府学。凤山拨入。岁）、张道升（例贡。府学。凤山拨入。廩捐）。

康熙五十四年：郑其灼（岁）、蔡文达（例贡。附生捐）、王麟（例贡。附生捐）、郑应捷（例贡。附生捐）、王应选（例贡。附生捐）、陈附柏（例贡。附生捐）、林怀瑾（例贡。附生捐）、廖中起（例贡。附生捐）。

康熙五十六年：蔡骏声（岁）、杨文定（府学。凤山拨入。岁）。

武进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柯参天。

武举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台湾武开科始此）：林逢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许仪凤。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吴有声、曾国翰、陈进元（府学。凤山拨入）。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柯参天、张化龙、施世黻（府学。凤山拨入）。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蔡一聪、蔡朝凤、翁士俊、谢希元。

康熙五十年辛卯：颜士骏、林培（府学。凤山拨入）。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赵奇遇、李行可。

贞节

阮氏荫娘者，年十六，适王寻；居于安平镇。未有生育。寻伯兄歿，有遗腹子，嫂已别适；氏抚之如同己出。未几，寻歿；其仲兄偕嫂远来哭。寻殓毕，氏请所抚侄为夫立后，仲许之。夜深人静，氏合户自缢；得家人救苏。既卒哭，又乘隙就缢；嫂急救且慰曰：『叔死不可复，如何自苦乃尔』？氏曰：『夫死，誓不独生。倘得藁葬夫侧，以遂同归之愿足矣』。仲悯其志，使人防护；氏醉之以酒，严妆洁服从容就缢。事在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也。

黄氏弃娘者，安平镇黄堂壮次女。年十九，归伪宾客司傅为霖次子璇。为霖以反间谍泄，父子俱置极刑，眷属发配。时堂壮已故，胞兄铨为氏营救获免，得领回家。氏决计身殉，其兄多方慰藉；氏曰：『今日之事，子为父死，妻为夫亡，于理甚顺；妹复何憾』。遂自缢死。

郑氏月娘者，年十九，妇儒士王曾儒。甫阅年，曾儒病卒；月娘跪泣，乞暂停夫柩。越数日，语其翁：『愿死从夫葬』。翁骇然，嘱邻媪劝止。月娘曰：『吾当夫病剧时，即以死许之；义不可移』。投缳而死。邑侯宋公嘉其节，亲祭其坟，额其庐曰「百年今日」；盖侯挽诗有『百年今日乾坤老』之句也。通闻上宪，获褒奖焉。合葬依仁里内园路西。

征诗小引

节妇郑氏者，海国锤灵，闺门毓秀。爰以弱质，作配乌衣。方偕伉俪如宾，旋痛幽明隔世黔娄短被，顿覆王生；梁案齐眉，难同郑女。惨淡孤鸾之操，悲鸣独鹄之歌。乃犹佯作承欢，少冀得疏防范。我心匪石，断一息于青丝；遗恨终天，缔三生于石上。渺矣魂归夜月，凄然海泣洪波。青史不遗，愿征诗而表着；海天生色，先拈韵以阐扬。瓦砾当前，珠玑为继。诗曰：

绣幕尘生破镜鸾，一朝春色已凋残；从容就义水心苦，慷慨辞亲血泪干。
渺渺幽魂随地下，萋萋衰草泣江干。百年今日乾坤老，一夜西风俎豆寒。

廿载红颜誓柏舟，霜天皓月耀中州（郑氏所居）。绘来环佩皆生气，死去纲常属女流。早订双栖同土壤，肯留只影度春秋！尺丝魂断声名振，愧杀须眉万古愁。（吴周栎。凤山谕）。

一死从夫孰颀颀？盖棺犹着嫁衣裳。丹心直付水霜冷，白骨能同日月光！天上玉楼应有伴，人间巾幗独流芳。尘寰那得留仙种，两两精魂依北邙。（孙曰高。桐城人）。

双凤啾啾恋俦匹，屈指余生年二十。恩情两载重如山，一朝影只吞声泣。啼鹃血泪染鸳鸯，连理枝残欲断肠。水雪心肝甘自矢，轻生重节植纲常。数语辞亲自厄塞，回视亲颜心转迫。高堂勿复念残躯，薄命残躯奚足惜！生别死离在须臾，戚族罗拜皆长吁。精神顷刻化天地，斯称巾幗如眉须。君不见，湘竹泪斑传自昔？又不见，古来望夫化作石？以兹寸息付青丝，山为枯容水为赤，吁嗟乎！郑女节烈耀人间，千载留名垂史册。（李钦文。廩生）

吾家孙女名月娘，少小聪颖识书帙。十九及笄归王门，尝服敬恭称良匹。何意王生命不辰，一朝捐背嗟云没！义重如天女知之，矢志从夫泪成血。我闻其语奔相视，女自雍容正言说：尺丝昨夜手自裁，愿与纳甫（王生字）栖同穴；妇式礼言一与齐，莹独此身不欲活。乡里见者为酸辛，自视声吞皆哽咽。拜辞尊长与姑嫜，礼数周详到毫末。举止安闲若平时，顷刻房中命已绝。精诚凛凛塞两间，生气飘飘凌白日。似此贞烈信难哉，哀汝命名不媿月。吁嗟乎！共姜苦誓「柏舟」诗，陶婴「黄鹄亦歌」拙。何如举案泉壤间，地久天长树名节！（郑凤庭。廩生）

论曰：三女之节操，堪垂不朽。郑则褒章累牍，阮、黄则泯泯无闻；岂非

时为之乎？藉令当日「郡志」不及载，则二女贞烈，徒抱恨于九泉之下耳。今并登之邑乘，虽未经褒奖，而与郑女同争光于日月矣。

流寓

宁靖王，讳术桂；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明洪武九世孙长阳郡王次支也。配公安罗氏女。始授辅国将军，晋镇国将军。乙酉，隆武改封为宁靖。王初栖金门，癸卯挈眷来台。癸亥六月，我师克澎湖。二十二日，王语诸妃曰：『我之死期至矣！汝辈听自主之』。妃云：『王能全节，妾等宁甘失身！请赐尺帛，从王以死』。各冠笄被服，齐缙堂中；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其人也。王亲视殓毕；越二十六日，具冠、素服，投缳而死。葬于长治里竹沪，与元妃罗氏合焉。乡人建庙塑像祀之，有祷辄应。妃五人，别葬台湾县仁和里魁斗山之后；竖其碑曰「宁靖王从死五妃墓」。王无嗣，以益王裔宗位之子俨鈔嗣，年方七岁。归附后，奉旨安置河南开封府杞县（有转载「艺文志」）。

李茂春，字正青；漳之龙溪人也。登明隆武丙戌乡榜，遯迹至台。好吟咏，喜著述；仙风道骨，性生然也。构一禅亭，名曰「梦蝶处」；与住僧诵经自娱，人号李菩萨。寻卒，葬新昌里。

论曰：当明社之既墟也，王东奔西窜，靡有宁处。及其渡海而东，天涯海角之际，庶几得保其全躯乎！澎湖一北，郑氏归诚，而王竟以身殉，伤矣！五妃从死，闺阁中之以忠烈显者，又何多也！正青遯身全志，吟咏自乐，飘然于世俗之外。「梦蝶」故处，其亦可哀者夫！

卷之九

艺文志

传记赋诗

艺文之志，岂踵事增华哉！政教之得失、风俗之淳漓，咸于斯镜之。而且揆国华、征邦瑞，用垂不朽，顾容缺略弗备欤？邑固新辟，著述罕覩；然而博雅之才，何地蔑有？其间或采诸「郡志」、或广搜见闻，凡有关于邑治，选其文之尤者，辑而载之；从此文明渐启，富有日新，安在海外歌章，不足上登黼座乎！志文艺。

传 记 赋 诗 传

明宁靖王传（「郡志」采入）陈元图（会稽人）

宁靖王，名术桂，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孙辽王后、长阳郡王次支也。始授辅国将军。配公安罗氏女。

崇祯壬午，流寇破荆州，王偕惠王暨藩封宗室避湖中。甲申京城陷，崇祯帝殉社稷。福王嗣立于建业，王与长阳王入朝，晋镇国将军，令同长阳守浙之宁海县。乙酉夏，浙西郡邑尽归我大清，长阳率眷属至闽中；王尚留宁海。而郑遵谦从绍兴迎鲁王监国，时传长阳入闽，存亡莫测，监国封王为长阳王。郑芝龙据闽，又尊唐王为帝，建号隆武；王奉表称贺，隆武亦如监国所封。后闻其兄尚存，已袭辽王，王具疏请以「长阳」之号让兄次子承之；隆武不允，改封「宁靖」，仍依监国督方国安军。

丙戌五月，我师渡钱塘；王乃涉曹娥江，奔避宁海，觅海艇出石浦。监国亦由海门来会，同至舟山。十一月，郑彩率舟师北来，因芝龙与隆武未洽，知越州不守、监国出奔，故遣迎之；王与监国乘舟南下。岁杪抵厦门，而芝龙已先归命北行矣。是时郑鸿逵迎淮王于军中，请宁靖监其师。合芝龙子大木兵攻围泉州，经月不下，鸿逵乃载淮王、宁靖同至南澳。值粤东故将李承栋奉桂王之子称帝肇庆、改元永历，王因入揭阳；永历令居鸿逵师中，月就所在地方支膳银五十两。戊子春，命督鸿逵、成功师。

庚寅冬，粤事又溃。辛卯春，王仍与鸿逵旋闽，处金门。及成功取台湾，王辄东渡；成功事王，礼意犹有可亲。成功死，授餐之典废，视等编户；无以资衣食，乃就竹沪垦田数十甲以瞻朝晡。郑氏又从而征其田赋，悉索募应，困甚。

戊午，闻靖海将军调集水师楼船进讨，郑氏诸臣燕雀处堂，晏如也；王独蒿目忧之。常言『台湾有变，我再无他往，当以身殉』。癸亥六月，我师克澎湖；二十六日，郑兵败回。王向诸媵妾曰：『我之死期已到，汝辈或为尼、或适人，听自便』。侍妾金云：『王既能全节，妾等宁敢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请先赐尺帛，死随王所。「从一而终」之义，庶不忝耳』！王曰：『善』。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笄被服，齐缢于堂上。乃大书曰：『自壬午流贼陷荆州，携家南下，总为几茎头发，保全遗体，远潜外国。今四十余年，六十有六岁；时遭大难，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次日，校役升主人柩；王视之，无他言，但曰：『未时』。即加翼善冠、服四团龙袍，束玉带、佩印绶，将宁靖王麟钮印送交郑克塽，拜辞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书绝命词曰：『艰辛避海外，总为几根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书罢，结帛于梁自经；且曰：『我去矣』。遂绝。众扶之下，颜色如生。越十日，藁葬于凤山长治里竹沪，与元妃罗氏合焉，不封不树。妾媵五棺，埋于台湾仁和里魁斗山，竖其碑曰「明宁靖

王从死五妃墓」；去王墓三十里。

王无嗣，继益王裔宗位之子名俨鈇为后，时年七岁；安置河南开封府杞县。

其平生，得诸台之故老云。

记

文庙记（「郡志」采入）施士岳（凤山谕）

圣天子御极二十有二年，廓清台湾，以其地为郡县，定凤山为一邑，建簧宫于南路莲潭上；山明水秀，台之发科者自凤山始。特事因草创，所作圣庙、启圣祠，规模犹朴略也。十余年间风雨飘摇，仅存数椽，先圣庙堂窘于寒暑。

四十三年，莱阳宋公永清以平川令移宰于斯。行释菜礼，怆然念之。曰：『凤山自有君天下以来，版图未入，文教不施；今声名人物得与中土媲美，称为盛事。苟庙宇犹然卑陋，无以体圣天子尊师崇儒至意，其谁之责哉！』于是请诸上宪、集诸绅衿，捐俸乐输，鸠工兴建。高大前制，增两庑、棂星门，因地制宜，靡不周备。栋梁得大木，垣墙固砖砾，云锦丹漆，涂饰以法；诚壮丽巨观也。侯之用心，可谓至矣。而侯犹虑无以广圣泽，爰设义学、设学田，其为厥庙筹更深也。

士岳来教是邑，诸生具陈其事，请为文以记。士岳谓文庙告成，士皆欢感；从此子益知孝，臣益知忠，工文章者显当世，立事业者昭后代，莫不由文教中来。是则侯之为政能达本也，功德大矣；宁特以廉明勤慎为良吏已哉！谨刻石以记。

义学田记（「郡志」采入）李钦文（廩生）

圣天子尊师重道，文教振兴；诏府、州、县设立义学，延师课督寒士，为制已久。台固以初辟地，未遑也。

邑侯宋公，以武平调补凤山。甫至，而建兴文庙，自大成殿、启圣祠、两庑以及棂星门，次第毕举。乃复置义学，择郑应球为之师；日有试、月有课，顽者秀之、陋者文之，士之登其堂者，彬彬乎盛矣。又虑其久而辄废也，捐俸购田，以供束脯；而以半给灯火之资。请诸列宪报可，令勒石以垂不朽。

斯举也，有三善焉：宣朝廷崇文至意，一也；乐育人才，二也；海外之士笃于文行；三也。钦文备列弟子员，逢兹盛事，谨记始末，俾后之学者知邑侯之功有如此。

重浚莲池潭碑记（「郡志」采入）郑应球（凤山庠生）

莲池之浚，始于颜氏。岁久淤泥壅塞，几与地平。附近田园向资灌溉者，无利赖矣。居民谋疏通之，绌于力而止。

四十八年，邑侯宋公随郡宪周公巡行至此，见草奥其宅，耜悬于室，地亘

数里尽为石田，目击心伤；于是历阡陌、相地势而观流泉，由茄冬坑至半屏山麓，议筑坝开圳，以便蓄泄。计费不贲，侯慨然出粟千二百石以贷民；鸠工兴作，填岸凿渠，淤者濬之、塞者通之，计长千三百丈，费金四百有奇。而莲潭灌溉之利，遍兴隆庄矣。

四十九年孟夏告成，父老子弟群相感叹曰：『微巡行之役，不及此；今而后，旦暮耰锄，岁乐仓箱之庆者，皆郡宪、邑侯赐也』。爰立石而为之记。

新建县署记（「郡志」采入）宋永清（县令）

邑之有署，固传舍也。然向明而治，且居高望远、退食思过，实攸赖焉。台入版图，其分土设官，虽有此疆彼界；而衙斋朴陋，萧萧数椽，日就倾颓，殆不足以蔽风雨。来莅政者，辄假馆郡治，久遂习然；问所谓公署，无有也。

四十三年夏，予奉移凤山。过县治，方将集父老子弟，与之谘地方因革之大、农桑方土之宜；而檐桷倾圮，几无以为使者停车之地。嗟乎！鸣弦而治，即非其人；然制度规模付之荒烟蔓草，上而朝廷、下而民社，体统不肃，如观瞻何？爰捐薄俸，命梓人亟襄其事；于头门、于仪门、于大堂、于川堂，内而衙署、外而六房，皆为次第经理，稍存規制，未敢增华。累石栽花、移亭就树，非求安逸；盖海邦宁谧，政有余闲，或与二、三多士论文赋诗，陶其气质、养其文章，则衙署之设，固系听政平情之所，亦为士民发祥之地乎！

署成，父老子弟来庆于此，请为文以记。予无以辞，爰书以述其概。

重修凤山文庙记富鹏业（凤山谕）

文庙之废兴，前人记之详矣。鹏业莅任之初，从邑侯李公丕煜行释菜礼。时大成殿、启圣祠以及两庑、棂星门靡不毕备；圣天子文明之治渐被海外，猗与、盛哉！越明年冬，飓风大作、庙门、棂星门暨两庑坏墙圮者、壤者、倾者、塌者砖瓦之属，封姨卷之而去。盖自是，兴者又几于废矣。侯恍然曰：『是乌可以已耶』！爰取大木，亟命工师仍旧址而建棂星门焉。瓦之塌者补之、门之坏者新之、墙之倾者筑之、两庑之圮者葺之，取其实，不取其华；取其坚固而久远，毋取其苟且于目前。

庙既新，鹏业因进诸生而语之曰：而亦知侯新庙之意乎？夫宇宙莫大之事业，由于文章；千古不朽之勋猷，本于名教。修身立行者，大儒有用之学也；砥砺名节者，士人经世之具也。古之学者本穷理之识，以尽乎正心识意之功，而修齐治平之理寓焉。是故出其所学以献之廷，为王国之桢也；本其所学而体诸躬，为有德之彦也。今之学者不务经术、实修，而孜孜焉帖括是尚，以为弋取功名之具，庸讵知功名非可强求；毋论其必不可得也，即或幸而偶得，终无当于经济之学。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司马温公曰：『士先德行而后文学

』。德行不立，文将安用？韩退之「进学解」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诸生业患不能精，毋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毋患有司之不公』。今之学者业果能精乎？行果能成乎？若犹未也，将谁之咎哉！朝廷尊师重道，作育人才，立「卧碑」以教督，而又制「训饬士子文」颁行天下，务使天下之士崇正学而黜邪说、敦实行而弃虚声；士苟能惕然自励，以振拔于庸众之流，朴者进于雅、顽者化于秀。海外多士，相与观摩切磋；则从兹以往，文教日盛，邹鲁之风何难再见于今日乎！是则予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县署记李丕煜（凤山令）

亲民之官，莫如县令；所谓民之父母是也。苟听断无所，不惟无以肃观瞻，而公余退食之暇，将何所憩乎！邑自开辟之来，虽卜地于兴隆庄以为治，而衙斋浅陋，制多简略；官斯土者，辄就郡之公馆而居。四十三年，奉文归治。前令莱阳宋君，始庀材鳩工而新营之，于今十有六载矣。榱桷将倾，栋宇仅存；头门、仪门、偏厢之属，俱成片土。舍此弗修，将必有鞠为茂草之患。

于是命匠经理，废者兴之、圯者葺之，大堂、川堂、后堂焕然一新矣。而又建头门、仪门，以别内外而大规模；建六房，以积案牍；建外箱，以居皂隶。经半载，而工始竣。制虽云备，然亦不过崇朴尚素，不致听断之无地焉，斯已耳。若夫饰华增美，则端有望于后来。

新建城隍庙记李丕煜

国家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非缓之也，民为神主，急其所当急；而凡百兴作，乃不至于缓所不可缓。凤山置县自荡平后，已余三纪；而秩官相继，亦不一人。予以康熙五十六年，由南平移调斯邑。始至之日，而见夫厥土之已辟也、厥野之已治也，文庙之巍然在望，而美富之有其基也；虽未大备，心焉少慰。独城隍庙缺焉未举，斯民水旱、疠疾之害，孰为之除？盈宁寿考之祥，孰为之召？明有以治而幽无以赞也，又惕然虑之。

夫国依于民，民依于神。今县之东北层峦迭嶂，何啻百丈之言言也；其西南澜翻涛激，何殊表海之泱泱也。苟匱神乏守，是谁之过欤？用是卜地于县治之左，鳩工庀材，作庙翼翼。自此，而读法有所，祈报、赛祷有其地，朔望行香、陟降俯仰有其盐观。是前人之所缓，正今日之不可不急者也。

工始于五十七年夏，成于五十七年冬。所有规制、材木取其坚固，不取其华丽；取其可垂于永久，不取其观美于一时。尤愿后之君子，凡所以治民者，求其可质诸神，使海峤之治，邇观厥成焉！是则予之厚望也夫。

康熙五十八年七月朔日记。

赋

台湾赋（「郡志」采入）高拱干（台阳观察）

系洪荒之未辟兮，含混沌而茫茫。迨河山之既奠，爰画野而分疆。裂九州岛而成天下兮，谁不知海之为百谷王。维禹功之所不及兮，遂弃之于莽莽而苍苍。

一自地借牛皮，谋成鬼伎；断发裸身，雕题黑齿。营赤嵌之孤城，筑平安之坚垒。隐楼橹于鲲身，藏火攻于鹿耳。贸易遍于三洲，资生凭于一水。藉三保而标名兮，致怀一以不轨；哀商贾之何辜兮，聚魂魄于蒿里。

嗣是荷兰煽虐，天赞成功。鹿门潮涨，滄窟戍空。时移事去，兵尽矢穷；窜余生而归国兮，遂此地为蛟宫。非天心之助逆兮，盖劫运之未终。不谓寇我疆场，焚我保聚。时乘无备，而肆其鸱张；或因不虞，而资其窃取。收亡命于淮南兮，聚无良于水浒。民不聊生，王赫斯怒。咨左右之夔龙，率东南之熊虎。定百计以安澜兮，果一战而纳土。于焉扩四千载之洪蒙，建亿万年之都邑。风既变为新裁，俗亦除其旧习。文武和衷，干戈载戢；谁肆志以行吟，岂有怀而靡及！

若夫狂澜既倒，海若呈奇；一时琥珀，万顷琉璃。情渺渺兮孤往，天青青兮四垂；风轻兮水面，云淡兮山眉。即孤臣与孽子，亦抚掌而忘饥。至于辉璧耀奎，阴阳分位；月白飞银，空明捏翠。乘舴艋兮小舟，结金兰兮同志。玉树三章，青州兮一醉。实自幸世外之有身，谁复疑此间之无地。

又若山山紫气，树树凝青；层峦迭嶂，戴月披星。或琼飞而皓皓，或体洁而盈盈。时微云以四抹，忽巧鸟兮一声；怀高冈兮彩凤，闻此地兮仙灵。羌应接而不暇兮，又何让乎山阴！尔乃石尤乍起，马首长驱；雷鸣海底，雾失天隅。涛仓皇而山立，浪怒激而箭趋；惊闻声为飞炮，讶入眼而坠珠。乾坤兮云狗，风水兮人鱼；则惟有寄余生于泡影，谁复望视息乎斯须！

若乃水土无情，番彝裸处；既惯狎鸥，谁伤硕鼠！虽敬老而尊年，奈轻男而重女。富赛悬壶，粮无宿贮。围尺布之蒙蒙，谓衣裳而楚楚。蛇目蜂腰，雀行鸟语。而或荡子从军，贞臣流寓；哭倒行于途穷，伤逆施于日暮；奋一臂而长呼，轻余生以不顾。至阖室以雉经，且从容而遵路。于是水变为愁，山真如醉；叫泣月之子规，泪批风之蝨■〈厂外蝨内〉。魂黯黯兮牢骚，魄凄凄兮憔悴。固志士之不忘，亦斯文之未坠。

乃至虾须百丈，鱧骨千寻；贝文似凤，鱼首如人。大鼃之寿三万岁，蝴蝶之重八十斤。非此邦之物产，盖在乎南海之滨。又如蜃楼缥缈，海市高低。碧云拥日，沧海为梯；光从定后，圆始天跻。非此邦之风景，又在乎东海之青、齐。更或桥边鳌泣，别泪如珠；山头剑举，雪城为墟。飞女仙之一石，起剡史于沾濡；扶红裳之鱼女，使之返于沮洳。而兹邦又无此怪异，或见之于洞庭湖。

噫嘻！户满蔗浆兮人艺五谷，地走风沙兮群游麋鹿。厌五亩之宅而不树桑兮，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道无远近兮，肇牵车牛；人无老幼兮，衣帛食肉。惟占籍而半为闽人兮，故敦厚亦渐而成俗。若欲尽写夫杳渺之离奇兮，恐或见嗤夫齐庄而端肃。即饮食亦平易而无奇兮，原未足以穷夫人间之水陆。惟圣世而能破夫天荒兮，幸沧溟而亦拓其地轴。聊搦管而赋其物情兮，用以佐夫大风之一曲。

乱曰：秋风起兮枫木丹，天地闭兮荷始摊。燠多寒少兮厥民析，雷轰海发兮响空山。为王尊兮应叱馭，为王阳兮心一酸。于山则见太行之险，于路则见蜀道之难；于海道之难上难、险上险，普天之下望洋兴叹者，吾知其无以过乎台湾！

红毛城赋李钦文

系台湾之荒裔，实海国之神区；地属东南之极，星分牛女之墟。当洪蒙之未启，恣鹿豕之所如；三保因风而避险，道干遁此以全躯。知造物之有意，显示扼要于海隅。迨夫倭寇屯聚，荷兰窃窥；借鷓栖于穷岛，愿得地如牛皮。相厥土壤，筑城荒陲；缭以砖垣，层层累累。纳百川之巨浸，会潮汐之奔驰。天实假手以开创，夫何羨乎红彝！

至若成功败绩，因甲螺而窜于异域；虎势方张，狐威顿息。鹊窠竟为鸠居，荷兰遂归故籍。于焉修营垒、缮金革，列市肆、分庶职。辟土地于榛芜，聚卒徒而力穡。宫殿兮巍峨，舳舻兮山积。彼将设险为负隅，自夸不世之良画。讵知造物有意，复假手于郑氏，而开天家之泽国。

尔乃王师丕振，命将专征；朦朧蔽日，波浪翻腾。树参天之高桅，喧鼓鞞之雄声；悬迷云之巨■〈舟风〉，启八窗之净■〈舟零〉。旌旗所指，山渎效灵。澎湖奏捷，郑氏输诚。水涨兮汹涌，■飞兮纵横；虽鹿耳门之沙积，亦滂湃而弥泓。始信天意之有归，又何待乎经营！爰请天子，立郡建营。分三邑之疆界，拥一万之重兵；大帅居中而弹压，副戎统制于安平。维滨海之雄镇，端有赖于兹城。

修斥堠、严戍卒，肃军容、申纪律。遥望波涛而靡涯，俯瞩鲲身而有七。其或阴昏曖曖，雾障云集；日月掩其光华，乾坤倏而变色；明晦忽易于斯臾，东西莫辨于咫尺。虽造化之屡更，而兹城终无改于今昔。又或海气将腾，炎蒸郁结。轰轰殷其若雷，滚滚喷其如雪；海豨骤起而戏波，灵鼉夜吼而弗辍。登兹城以远眺，非石燕之飞翔，则少女之方烈。若夫明星皎皎，河汉当空；蟾影沉碧，渔火摇红。岛屿若连而若断，水天一色而交融。睹兹城之胜概，岂远逊于庾公。至于朝曦乍升，微风徐起；万顷晴光，绉鳞千里。群山耸峙于震方，商艘错列于鹿耳；人烟密迳而丛居，大井纷华而隔水。极宇宙之殊观，悉兹

城之佳致。

乃知天威远届，圣德汪洋；山岳兮永奠，海波兮不扬。民丰物阜兮俗厚而康，安如盘石兮固若金汤。熙熙皞皞兮，愿颂亿万年于无疆！

诗

东宁杂咏（十首选二。「郡志」采入）高拱干（台阳观察）

晓来吹角彻苍茫，鹿耳门中几战场。流毒犹传日本国，偏安空比夜郎王（台地先为倭奴所踞，旋归荷兰、后属郑氏）。楼船将帅悬金印，郡县官僚辟草堂。使者莫嫌风土恶，番儿到处绕车旁。

竹弧射鹿万冈岭，■〈𠂔上令下〉网张鱼百丈渊。幅布无裙供社饷，只鸡让食抵商钱。文身纔起疮痍色，赤手谁将垢敝湔！为语绾符衔命吏，远人新附倍堪怜！

安平晚渡（「郡志」采入）

日脚红彝垒，烟中唤渡声。一钩新月浅，半幅淡帆轻。岸阔天将暝，风微浪不生。渔樵争去路，总是画图情。

台湾杂咏（十首选二。「郡志」采入）齐体物（郡司马）

酿蜜波罗摘露香，倾来椰酒白于浆。相逢歧路无他赠，手捧槟榔劝客尝。燕婉相期奏口琴，宫商谐处结同心；虽然不辨求凰曲，也有泠泠太古音。

兴建文庙恭纪（「郡志」采入）宋永清（本县令）

荷香十里地（庙前有莲花潭，广盈十亩），喜建圣人居。泮壁流天际，圜桥架水渠。千秋陈俎豆，万国共车书。巍焕今伊始，英才自蔚如。

新署落成

百里山城几代瓜，我来犹自少官衙。承宣何地藏公案？听断无从隐使车。茅屋几间开枳棘，竹篱四壁带烟霞。群山极目含佳气，春色晴光到万家。

台湾吟（四首选一。「郡志」采入）黄学明（粤淳德人）

山花满插鬓头光，蛮妇蛮童一样妆。久嚼槟榔牙齿黑，新成曲蘖口脂香。草间察节知风色，日下承暄度岁霜。独有生男无喜处，女郎求室迓儿郎。

半屏山李丕煜

陡然拔地起，半壁凌芳洲。翠色空霄汉，岚光销绿畴。鸟道晴峰拱，云帆碧海收。影入莲潭水（山下为莲池潭），千年胜迹留。

傀儡番

汝岂生人类，■〈彳 𠂔〉然乱似麻！身文腰佩箭，齿黑鬓堆花。杯饮椰为酒，崖居穴是家。凭凌山绝顶，夜月数吹笳。

登红毛城

安平雄镇海连天，海尽天穷何处连？海岛休夸天堑险，天威直破海门坚。

天桥入海天涯断，海柱遮天海外悬。锁钥海邦天府重，擎天互海自巍然。

其二

海外孤城别有天，海天相际水云连。天开海国朝宗久，海拥天家砥柱坚。
薄海车书今一统，中天日月正双悬。楼观沧海摩天汉，海角天涯意惘然！

前题林凤飞（榕城人）

海畔孤城落日昏，水天无际欲销魂。云拖两脚鲲身岛，风送潮头鹿耳门。
堪笑霸图归幻梦，独留遗迹吊寒暄。纡回磴路谁过问？止有萋萋细草痕。

前题曾源昌（明经）

巨海水奔流，安平镇最要。斯地古荷兰，砖城筑何巧！暮角声清凄，震天万迭炮。自夸不拔基，伊谁敢与较？讵知郑氏藩，剑芒日边耀；吞并气正雄，乾坤庆再造。割据三十年，舳舻城下绕；门户键澎湖，台彝奉伪诏。无何振王师，海氛倏已扫；扬帆穷绝域，波臣乐前导。皇恩何汪濊，残黎遍慰劳；酋长纳款多，诸社齐欢笑。今我渡江来，城高恣凭眺。层层磴纡回，霭霭云笼罩；洁井泉犹甘，地洞路仍拗；墙宇嗟倾颓，库藏怜破耗；庭角黑沙堆，桐头残月照。忽听潮声喧，西风晚狂叫。鲲身七点浮，戍卒严水道；羽旗巡残堞，鼓鞞无乱噪。爰此清晏时，游情随处好。

前题黄名臣（茂才）

雄镇当年控上游，波涛万顷望中收。鲲身云合晴皆雨，鹿耳风生夏亦秋。
潮汐时通沧海气，乾坤中划大江流。从兹岛屿风烟静，极目纵横尽钓舟。

前题陈慧

回想当年匠石工，层层迭绕卷长风。波流远去潮声急，山势飞来地脉雄。
几叶渔舟隐现里，数村烟火渺茫中。而今一眺情何限，鹿耳沙鲲壮海东。

前题李钦文

高筑坚城自昔时，登临远眺快襟期：潮声暗逐风声急，鴈影还随日影迟；
鹿耳浮沉天以外，鲲身隐现水之湄。于今休问当年事，总为王朝壮帝基。

番社

社屋参差路转纡，社中忽见数番奴；文身自昔称殊国，断发于今入版图。
墙以竹环皆郁翠，屋因茅构束薪刍。争弹口里同心调，携手成婚醉酪酥（番弹口琴而成夫妇，名曰「牵手」）。

莲潭夜月陈文达

清波漾皓月，沉璧远衔空。山影依稀翠，荷花隐现红。潭心浮太极，水底近蟾宫。
莫被采菱女，携归绣幕中！

过宁靖王墓郭必捷（明经）

萋萋芳草忆王孙，碧水丹山日闭门。吊月螭蛄悲故府，号风松柏泣忠魂。

一枝聊借犹堪托，四海无家岂独存！历尽艰辛逃绝域，但留正气塞乾坤。

打鼓山（旧传林道干妹埋金此山）施陈庆

闻道山中有白金，百年遗迹却难寻；山中寂寂金无语，惟有哀猿泣茂林。哀猿鸣狄两为伍，怪石巉岩如吼虎；破址颓垣今尚存，埋金狭女终尘土。茫茫不见埋金人，白云来往埋金坞。须臾山上有樵来，一担枯株一柄斧。告我曾知埋金事，笑指青山为钱虏；■〈山上〈弓文〉下〉光敛晦已多年，有时隐现若将睹。伊昔樵夫有奇缘，采樵日暮却忘还。山中竟遇埋金女，绣阁妆楼在目前；巍峨不类人间屋，置酒张灯肆绮筵。舞剑双鬟来劝饮，奉金为寿醉瞑然；罗帏翠被三更梦，冷露阴风一夜眠。醒来只在荒林下，何处山中有人烟？挑得白金一担归，欲寻旧迹似登天。依稀如入桃源去，渔父樵夫可并传。世人多为樵夫误，欲觅白金不知路。我闻此语为谬传，问却青山不能吐。

冈山道中施世榜（明经）

阴阴竹里隐啼鸟，迢递冈山百里途；四顾昏林烟历乱，独怜疲马步踟蹰。溪桥崩后旋深浅，野店烧残乍有无。遥望南村何处是？徘徊歧路问樵夫。

题前阿仙堂（堂祀五文昌及东王公、西王母）何借宜（茂才）

海岛由来是驾鳌，幽阿隐隐结蟠桃。风过竹树鸾笙远，云挂茅檐鹤驭高。星聚一堂扶世运，文司百代萃仙曹。丹成九转千年事，此日闲游兴自豪。

凤岫春雨（山为文庙邑治对山）李泌（圭海人）

凤山多翠色，阴雨渐侵晨。雷奋翻龙角，波清跃锦鳞。禾苗皆献瑞，草木亦生春。知是圣泽远，衢歌遍海滨。

泮水荷香谢正华（茂才）

海国多奇卉，莲开待腊霜（台地腊月，荷花尚开）。池塘初梦草，菡萏已成房。藕带芹泥绿，叶翻泮水香。地灵佳气萃，浓艳岂寻常。

冈山树色洪成度（明经）

去城五十里，忽见大冈山（山南，有小冈山相联）。绝顶平而坦，荒蹊阻且弯。浓阴隐现际，落照有无间。遥睇人烟少，白云自往还。

娘娇潮声张士箱（茂才）

娘娇耸出碧云空，俯撼流波势更雄。日影随潮寒欲曙，松声卧海午生风。依稀雪涌浮天外，恍惚雷轰入耳中。自是圣朝恩泽溥，河清共庆九州岛同。

安平晚渡黄元弼（茂才）

落日海天红，孤城一苇通。潮平轻荡桨，浪急半推篷。不尽栖飞鹭，无边断续虹。几回思共济，举首待长风。

鯤身晓霞柳存信（茂才）

彩霞朝起灿江天，历历沙鯤几屿连。玉镜初开云外现，红绡一缕望中悬。

潮来错认波生锦，雾散翻疑彩作笺。极目沧溟无寻处，祥光岂向海门偏！

卷之十

外志

灾祥（兵乱附）寺庙古迹坟墓杂记

事纪其大，而近小亦不可遗；言取乎详，而眚灾亦不宜略。盖塞翁得失，休咎固难齐观；而盛德媵修，沴戾翻为迪吉。至若梵宫棒喝、清庙铎音，探旧迹于荒郊、吊忠魂于广莫，有关风教，例在必书。即涉传闻，亦备采辑。敢曰搜讨遗逸，非操觚者所当加意耶！作外志。

灾祥

寺庙

古迹

坟墓

杂记

灾祥

顺治十八年（辛丑）夏五月，鹿耳门海水涨。

先是，鹿耳门港口浅窄，内外多沙线，巨艘不得并进。是岁，郑成功师至，水骤涨至丈余；大小战舰，纵横毕入。遂克台湾，凤山属焉。

康熙十九年（庚申）夏六月，有星孛于西南。其形如剑，长数十丈；经月乃没。（二十）年（辛酉），疫。

先是，有神曰「天行使者」来居安平镇陈永华宅，永华与相酬接。自是，郑之主臣、眷属凋丧殆尽。

二十一年（壬戌），大饥（斗米价六钱余）。秋七月，地产毛。八月，冈山鸣。九月，雨发。

二十二年（癸亥）八月，鹿耳门水涨，大师入台，阖郡皆薙发归顺。

二十五年（丙寅）四月，地震。

二十九年（庚午）冬，大有年（自荡平后，年穀时熟，几不胜数。是岁尤大稔）。

三十年（辛未）秋，大风坏民居及船只，飘碎无数。

三十二年（癸酉）冬，大有年。

四十四年（乙酉）冬，饥。知县宋永清会状详府、知府卫台揆转详、巡抚李斯义委勘详报具题，奉旨：四十四年应征粮米，俱着蠲免。

四十六年（丁亥）冬，饥。知县宋永清会状详府、知府周元文通详、巡抚张伯行委勘详报具题，奉旨：照例蠲免十分之三。

四十九年（庚寅），饥。

五十年（辛卯）秋九月（乙酉），地震（民居、仓廩倾圮甚多）。

五十一年（壬辰），恩诏蠲免本年应征粟石。

先是，四十九年奉上谕，通行蠲免直省地丁银两。部议恐兵饷不敷，奉旨匀为两年。康熙五十年，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先行蠲免；于是福建内地折色俱蠲，台、凤、诸止免丁银。三县士民公吁台厦道陈瓚、知府周元文详照奉天府尹廖腾燧题请蠲免米豆之例，台属三县本年应征粟石一例蠲免。巡抚黄秉中具折奏请，奉旨：『台湾府属五十年应征粟已经征完，在官虽蠲免，小民无益。其应征五十一年粟石，着行蠲免（按请蠲五十年粟石而特旨蠲五十一年者，圣德同天，务使民实受其惠。恺泽和风，真无远弗届、无微不周矣。其为祥孰大于是，故特附于「灾祥」之后焉）。

五十四年（乙未）秋九月，地震、大风。

五十五年（丙申）秋九月，地震。

五十六年（丁酉）春正月，地震。秋九月，大风。学宫颓坏，民居倾圮甚多。

（附）兵乱

明天启甲子年，荷兰酋攻逐倭众，取之；遂筑台湾、赤嵌二城。

崇祯戊辰年，海寇刘长卿攻掠台地，不克遁去。

戊戌年，荷兰酋长肆虐，郭怀一谋袭；事泄，被杀。

辛丑年，郑成功取之，荷兰乃遁归本国。时顺治十八年也。

泊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侯施琅奉旨东征。六月，先攻澎湖，拔之。秋八月，郑克塽归诚。侯奉旨入台受降，耕市不变，老幼欢迎。虽曹武惠之下江南，不是过矣。

寺庙

天妃宫：一在安平镇渡口。一在兴隆庄左营。一在兴隆庄龟山之顶（庙虽窄狭，层级而上，盘曲幽折，古木阴森，背山面海，颇称胜致）。

按妃莆田海滨人，宋巡检林愿之女。幼时，即能知休咎，人称神女。所居与湄岛对峙，常用席以渡。厥后人见其衣朱衣飞腾海上，因建庙□□祀之，且并祀于其乡之地名红螺者。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舟行遇风，神降于橈，因得无恙；还奏，赐号顺济。历绍兴、开禧、景定间，屡显灵加号。元以海漕底绩，赐额「灵济」。明永乐，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国朝改封天后，环海内外各港澳无不立庙奉祀。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靖海将军侯施琅奉旨徂征台湾，师次平海。时方苦旱，有井在妃庙之左

，旧不能资百口；至是，泉忽大涌，四万余众汲之裕如焉。及澎湖既克，我师登岸，见妃像脸汗未干、衣袍俱湿，乃知神功之默相也。事闻，上遣礼部郎中雅虎致祭。其文曰：『国家茂膺景命，怀柔百神，祀典具陈，罔不祇肃。若乃天庥滋至，地纪为之效灵；国威用张，海若于焉助顺。属三军之奏凯，当重译之安澜；神所凭依，礼宜昭报。维神锺灵海表，绥奠闽疆。昔藉明威，克襄伟绩；业隆显号，禋享有加。比者虑穷岛之未平，命大师以致讨。时方忧旱，并泽为枯；神实降祥，泉源骤涌。因之军声雷动，直捣荒陬；舰阵风行，竟趋巨险。灵旗下颺，助成破竹之功；阴甲排空，遂壮横戈之势。至于中山殊域，册便遥临；伏波不兴，片帆飞渡。凡兹冥佑，岂曰人谋！是用遣官，敬修祀事；溪毛可荐黍稷惟馨。神其佑我邦家，永着朝宗之戴；眷兹亿兆，益弘利济之功』。

关帝庙：一在永宁里。一在安平镇（改旧遗房屋而更拓之，宏丽甲一方）。一在土墘埕（神像先祀于烈屿。时值播迁，有贼舟犯岛，民多震惊；是夜见帝提刀跃马，沿海驰击，贼遂散去。岛民因奉像来台祀焉）。一在兴隆庄。一在半屏山大湾。一在大竹桥。

按明太祖都金陵，城中建庙十四；一曰「汉前将军寿亭侯庙」。自是，庙祀遍天下。嘉靖十年，太常卿黄芳始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盖汉寿，本封邑；亭侯，则其爵也，列第五等，在国侯、邑侯、关内侯、乡侯之下。今人以侯仕汉，以寿亭为封爵，非也。万历甲寅十月，司礼太监李恩始赍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敕封为帝。然祭祀，则仍旧称。天启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有修明祀典疏，谓臣诣汉寿亭侯庙，见其匾称「帝君」，冠冕俱系帝服。如讹传敕封，自有三尺；果系皇祖加恩，不妨命阁臣撰制。此封号所宜详考，不可从俗误称者也。

慈济宫：一在凤山上庄。一在硫磺水庄。一在半屏山后。在安平镇者三。一在兴隆庄北。一在维新里竹仔港。一在观音山大社。一在土墘埕。

按大道公，即真君，宋时人也；吴姓，名本，泉郡同安白礁人。母梦吞白龟而生。长而学道，以治疾多效。及卒，人肖像祠之，有祷辄应。景佑间，敕庙额为「慈济」。庆元间，敕为「忠显」。开禧间，封吴惠侯。人群称之为大道公焉。

水仙宫：在安平镇。祀禹帝、伍员、项羽、屈原、鲁班。

元天上帝庙：在兴隆庄者一。在大竹桥■〈鱼逮〉港者二。

观音宫：一在兴隆庄龟山下。一在凤山下庄。一在淡水新园。一在万丹港街。

仙堂：在长治里前阿社内。乡人何侃鸠众所建。祀五文昌，能降乩。环植

竹木、花果，颇有胜致。后建草亭，为游人憩息之所。近复合祀东王公、西王母于内。

元帅庙：在观音山里。祀唐张中丞巡。俗称为元帅庙。

无祀祠：一在一鯤身（郑氏时，行刑于此。祇今风雨晦冥之间，鬼哭神号，凄切不堪入耳。五十三年，水师副将张国建祠祀之。鬼有所归，自是郑伯有不为厉矣。额曰「万善宫」）。一在淡水港东（郑氏时，以嫫媯一带为安置罪人之乡。故死于斯者，往往为祟。居民触之，频以疾病为忧。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李丕煜令淡水司巡检王国兴建祠祀之；庶几疫厉不生，而民长享康宁之休矣）。

古迹

红毛城：在安平镇一鯤身。顶筑小城，又遶其麓而周筑之为外城。东南由鯤身二十里，通濑口大路。城垣用糖水调灰迭砖，坚埒于石。凡三层，下一层入地丈余，而空其中；凡百食物及备用者，悉贮之。雉堞俱钉以铁。广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有奇，女隄、更寮星联内城。郑氏改建内府，外城内楼屋曲折高低，梁栋坚巨，灰饰精致，瞭亭、螺梯、风洞、机井，鬼工奇绝。近海短墙年久倾塌，潮水辄至城下，日夕冲激，非复昔日旧观。五十七年，知县李丕煜奉文重葺，坚牢如故。至于政府、歌楼、花囿、舞榭，今已化为荒烟瓦砾矣。

红毛井：在安平镇城内，荷兰所凿。镇四面环海，独此井之水最淡，他井不能及焉。

龙目井：在阿猴林内竹仔寮，为小竹桥、观音山二庄交界。两井相连，状如龙目，故名。相传沉痾者饮其水，即愈。

石洞：大冈山之顶，蛎■〈虫房〉壳甚多；沧海桑田，亦不知其何时物也。山上有湖，雨则水满。山阴有小石洞，莫测其所底；或以瓦掷之，窅然无声。相传谓其下通于海云。

火焰山：港西里赤山之顶，不时山裂涌泥，而火焰随之，有火无烟。取薪刍置其上，则烟起。考「诸罗志」亦有火山，皆从水中炎上。造物化工，真不可解；殆相克乃能相生者耶？二十二年，我师将进港，出火三条，如彩虹亘天，至三日夜而始散；又显示以「出幽迁乔」之象焉。顶四傍并无草木，名为火焰不诬也。

大、小滚水山：山不甚高。其上瀆涌出泉而温，故名大滚水。又有小滚水，□与大滚水相去十余里，脉络联属如弟兄。但水源浊，故山下所汇之溪，亦以浊名；附近之田，资以灌溉焉。

仙人山：山在砂马矾头。其顶常带云，非天朗气清不得见也。故老言：时

有服绛衣、缟衣者对奕。说近无稽；然生成之石碁盘、石凳犹存，亦或有可信者也。

漂底山：山在仁寿里。顶平而宽，上有小窍如蟹眼。水口窍中喷出，多杂沙泥而不清，与小滚水略相似。

月眉池：池在竹沪。为明宁靖王术桂所凿；植莲花其中，不时观玩以自遣。今尚在。

莲池潭：潭在兴隆庄，修且广。荷花满沼，香闻数里。今为文庙泮池。

坟墓

明宁靖王墓：在维新里竹沪。

杂记

明都督俞大猷讨海寇林道干，道干战败，舣舟打鼓山下。恐复来攻，掠山下土番，杀取其血和灰裯舟以遁。其余番，走阿猴林。今之比屋而居者，是其遗种也。相传：道干妹埋金山上。又有奇花异果，入山樵采者或见焉，啜而啖之，甘美殊甚；若怀归则迷路，虽默识其处，再往终失之矣。夫异方固多异境，岂南田石洞、五黄山诸胜特擅其灵秘也耶！

大吕觅山，旧为番一聚落也。相传：有芋一丛，高丈余；月将出时，有二物如凤凰，从芋下振翮腾飞。众番惊异，因相与移居社内。

台地从无产珠。开辟后，凤山下庄海中，蛎■〈虫房〉产珠如稷米大，名凤山珠；不堪饰簪珥，只用以充药品。

维新里大冈山，形家谓其形肖犬。故凡有异谋者辄被获焉，以犬善警故也。山之灵，其信然耶？山能鸣，鸣则吉祥之兆。

近治之山，皆培塿耳。即有高者，樵采可通。独傀儡千峰崇耸，直插天际，人迹不到；终日云雾裹羃，鲜有晴朗。若日中云收、峰峦可数，必不日而雨矣。夫泰山之云触石肤寸，不崇朝而雨遍天下。傀儡之山晴朗，反为雨候；方知荒遐之山川，亦别有异气也。

沙中有骨坚结如石，积潦奔冲，地崩沙溃，始露峰挺岬；仰皆剑攒，垂非乳滴。质虽不坚，而一种爽峭竦耸，彷彿英石。

风将作，海气先动，浪势汹涌，声闻数十里。台海四围皆沙线环绕，故声响雄于雷殷。迄风静而浪势尚高，声吼如故；必二、三日海气息而浪方恬，声不振矣。闻之舵师曰：海将反，先一、二日海水忽变腥臊，飓风即作，波浪簸腾。乃天地之气交逆，地鼓气而海沸，天风雨而飘摇，遭之往往沉舟倾橈。若海气不鼓，天风虽烈，舟行如飞；若迅突，则折帆顺风而驰，真同鲲鹏之徙。人但知有天风之患，殊不知实地气之交构作飓，为患始烈矣。

地常动而不甚震，甚至连日动或日数动，罕有终年不动者。岂万峰高峙大

海之中，同仙峽之浮蒂巨鳌之更翻无次耶！

相传：明太监王三保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浴之，即愈。夫土番性乐水，不论有病、无病，日就水淋澡；故生产，亦浴水中。三保药力如许通灵，此语殊属荒谬。

地悬海表，风气亦殊。将晓则东风拂拂、近午则西风烈烈，与内地之早西、晚东，迥不相侔。若西风不透发，天气则将变矣。

牧畜既多，选旱犊之牝者，身小足疾，性良易驯，熟则备鞍鞵以代步。价廉易购，不用摧秣。夏秋泞泥，□觉轻快。

台无虎，乡人车糖及柴炭、五谷之类，率于夜间驾车以行。既不妨永日之功，而水牛之负重亦无酷热之患，便孰甚焉！